第四號

旅行雜誌

第六卷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中華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出版

CHINA TRAVELER

Published Monthly by CHINA TRAVEL SERVICE, Shanghai, Chin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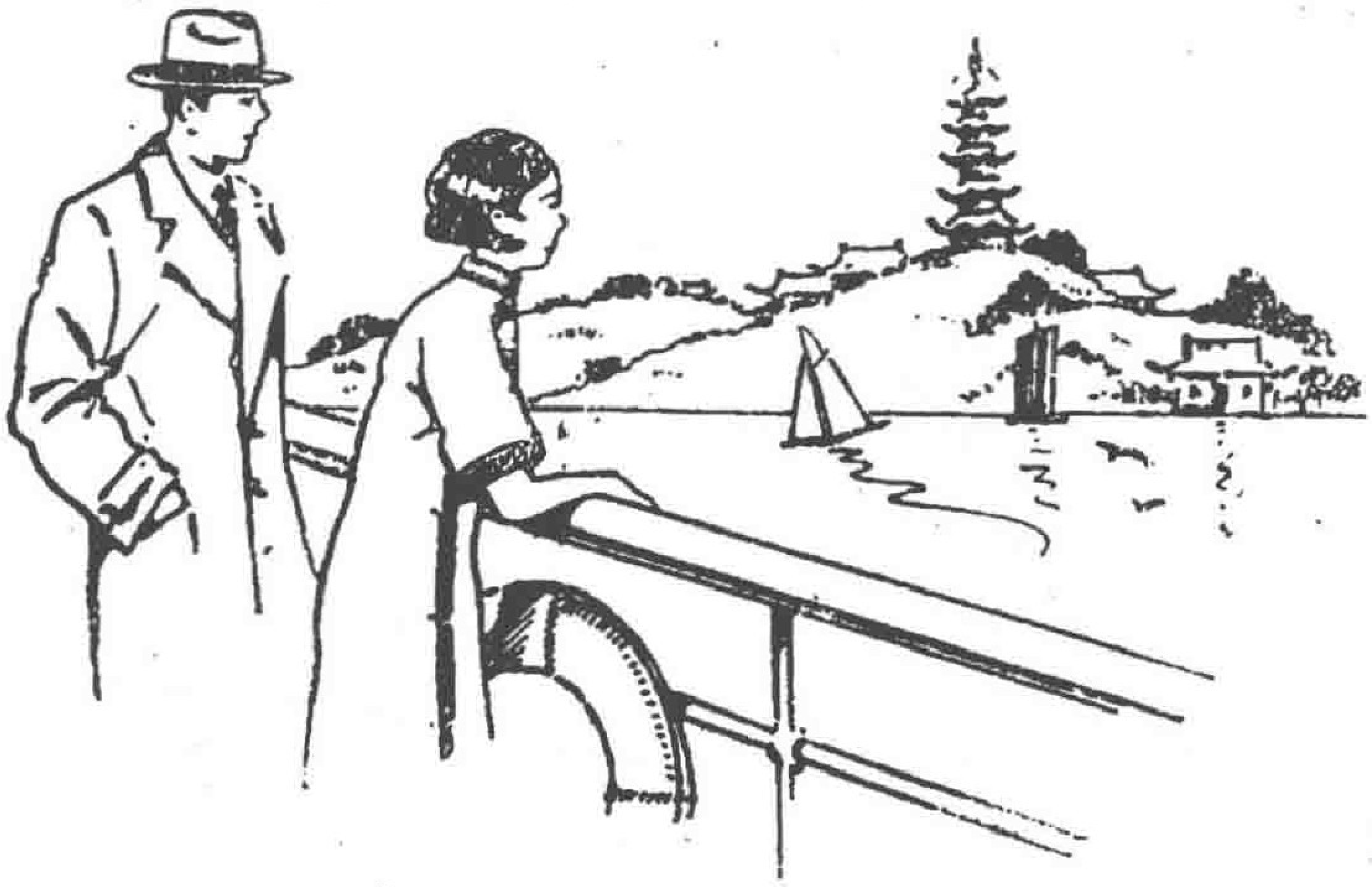
Vol. 6 No. 4 April 1932



渡頭

［郎靜山作］

AT FERRY



旅行良伴

旅行攜帶現金最爲困難太多則宵少覬覦過少則使用不敷如購備上海銀行旅行支票則妥便無比

旅行支票計分中英文兩種自十元至百元不等各埠上海銀行暨中國旅行社均有發售國內名勝及各大商埠代理行莊皆可隨時兌現設有遺落并可掛失誠旅行中之良伴也

Bijou

Portable TYPEWRITER

Extreme Rigidity and Durability.
Wonderfully simple mechanism.
Beautiful clear and absolutely visible work.

絕頂堅固耐久
機關簡單靈巧
美觀雅潔清晰



Sole Agents.

KUNST & ALBERS

Shanghai
29 SZECHUEN ROAD
Hankow Nanki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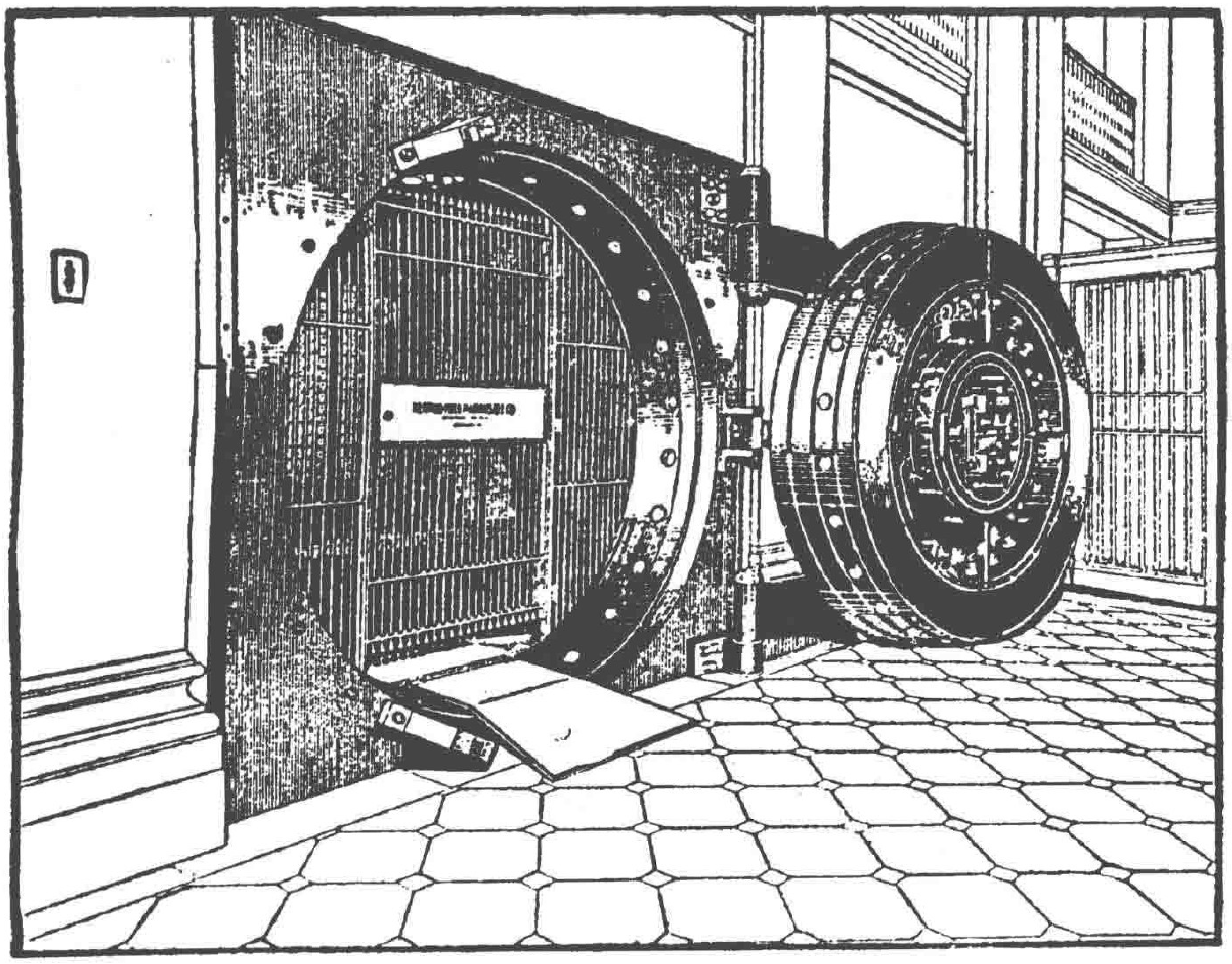
孔士洋行經理
上海
四川路二十九號
漢口 南京

赫令好馬文

銀箱

及

銀行庫門工程



此圖係本行所經理之特別銀行庫門之一種此門上裝有計時暗鑰其門之厚薄六寸半至四十二寸

欲知價目及詳細說明書請向本行索取可也

上海博物院路廿二號

老晉隆洋行有限公司

分行 天津 廣東 奉天 漢口 香港 哈爾濱



CANADIAN PACIFIC

STEAMSHIPS ~ RAILWAYS
HOTELS ~~ EXPRESS



本公司輪船行駛迅速無暈浪之苦，船上設備完美擬比皇宮巨廈每日中西餐膳任客選擇並有華人招待由上海至香港四十八小時內可到，至域多利亞，雲哥華，西雅圖祇需十二天，並售歐美聯票如蒙預定艙位或函詢一切無任歡迎

由上海開往各口岸船期

往香港，小呂宋

三月卅日——加拿大皇后
四月十二日——俄國皇后
四月廿七日——日本皇后
五月九日——亞洲皇后

往日本，域多利亞，雲哥華及美國

三月廿八日——亞洲皇后
四月十一日——加拿大皇后
四月廿五日——俄國皇后
五月九日——日本皇后

地址上海外灘四號

昌興輪船公司謹啓

電話一八八六八號

中國旅行社經理

美國北太平洋鐵路



Across America Swiftly, Comfortably on the *New* NORTH COAST LIMITED

Newest and finest sleeping cars—box-spring beds—private rooms en suite—barber and valet—large ladies' lounge-card rooms—shower baths—radio—buffet soda fountain—library and writing facilities—lounge, with davenports and overstuffed chairs—roomy observation platform—roller bearings and the "famously good" Northern Pacific meals.

Only Two Business Days
Seattle to Chicago
NO EXTRA FARE

A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representative meets all steamships from the Orient at Victoria, Vancouver and Seattle. He will gladly assist you with baggage and make sleeping car reservations to all poi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C. L. TOWNSEND, Asst. General Passenger Agent
200 Smith Tower, Seattle, Washington
A. C. STICKLEY, General Agent
912 Government Street, Victoria, B. C.
W. F. CARR, General Agent
501 Granville Street, Vancouver, B. C.

NORTHERN PACIFIC RAILWAY

旅行雜誌

第六卷　第四號

本期目次

渡頭……胡伯翔……〔封面〕
春曉……J. H. de Carvalho……一
西湖春游雜詠……俞寶澄……二
雪竇記游……蔣維喬……三
嵩山游記……楊雲史……九
陽羨游記……唐玉虬……一三
蕭隱聽泉記……徐曉麟……二三
西湖快游錄……蕭梅性……二七
西京春色
〔一〕西安府城堞之壯觀……三三
〔二〕西安府北門……三四
〔三〕西安府回教寺之庭院……三五
〔四〕西安府回教寺之一眞亭……三六
鼎湖山游記……何家瑚……三七
歐游漫話〔三〕……文淘……四〇
美都追憶〔上〕……秦理齋……四九
獵人筆記……朱茉莉……六一
春申烽火記……孫頌虞……七三
一笑相逢……趙叔雍……七七
似水流年……張恨水……八三
片段游程
桃源何處……四一
海角天涯
東鱗西爪……四四
行旅常識
苦旅行……七三
旅邸情報
北平之旅館……七四
隴海路新訂時刻簡表……九三
浙江省杭江鐵路行車時刻表……九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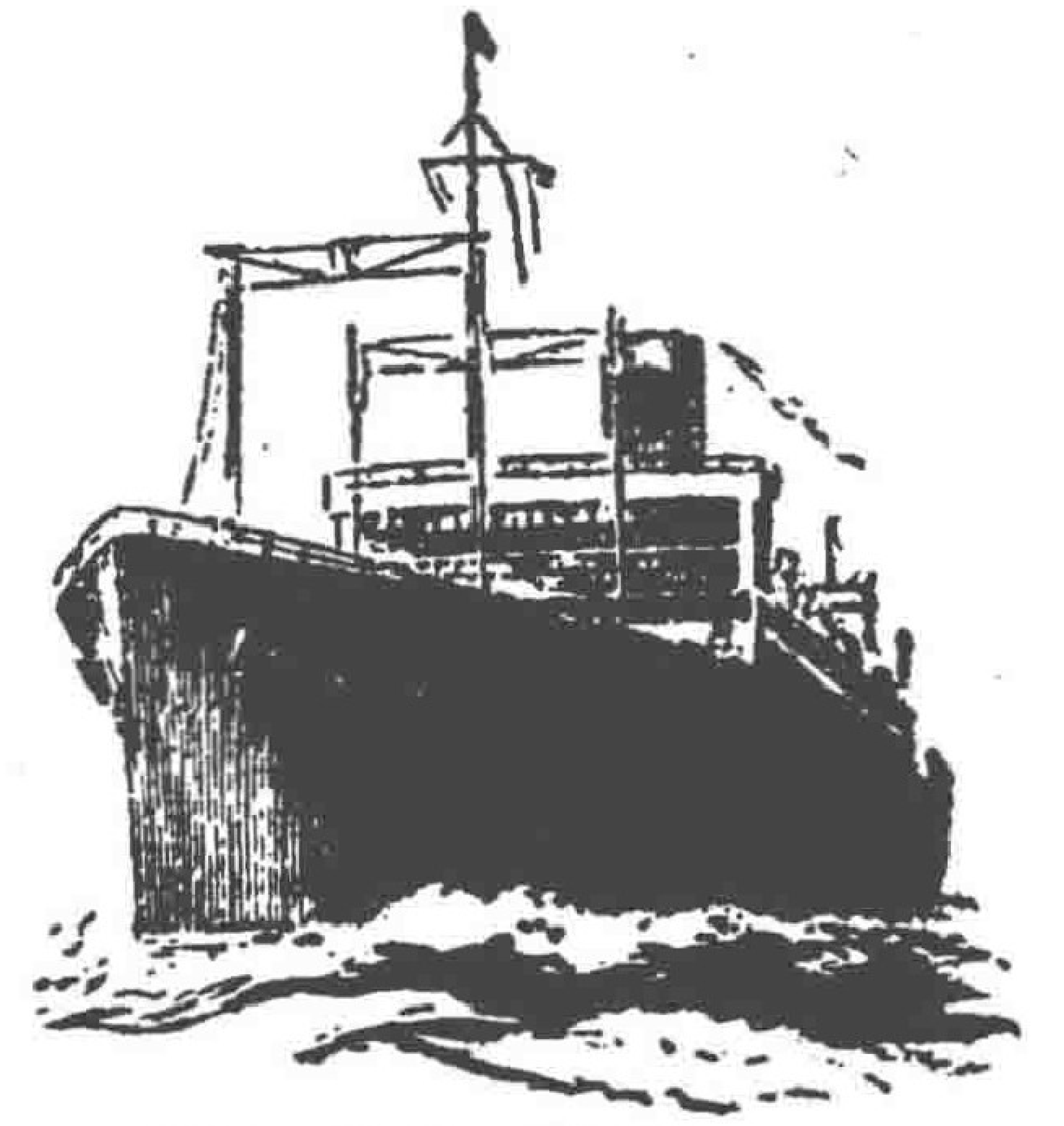
編者之言

趙君豪

編者執筆之頃。四野皆綠。春光又燦然矣。預計本誌告成之日。必有無數讀者回憶往歲春時。結伴出游。紅樹青溪。風光旖旎。歷歷幾如昨日事。今者遼吉黑失陷。淞滬遍地瘡痍。眼前光景。觸處興悲。誦「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之句。令人感喟不盡。雖然。讀者諸君乎。感喟又復何益。自今日始。願各竭所能。各盡所長。努力一切。有良好之國民。始有良好之國家。大好河山。吾人必有盡驅敵騎之一日也。

本誌印刷工廠。遠在戰區。紙張油墨。運送諸感困難。三月號出版。逾期旬日。言之深爲疚心。茲者四月號準期發行。讀者可稍稍忻慰矣。自戰事起後。日軍摧殘我文化機關。無所不用其極。商務印書舘燬於砲火之下。各種定期刊物。無法編印。暫告停頓。其他各處之書報雜誌。或以營業衰微。或以排印無人。泰半中輟。本誌所遭之環境。初未嘗稍厚於人。廣告未能增多。書款收集不易。每月虧損。數極可觀。然而本社主者以本誌發行迄今。業已六載。讀者又復愛護備至。故犧牲雖鉅。仍持以毅力。照常進行。庶幾無負於初衷。兼以報愛我之讀者者也。

秦瘦鷗先生之「世界之末日。」已於三月號中載畢。爲「似水流年」續畫之馬國亮先生以事赴港。本期只得從缺。趙叔雍先生之仿唐人小說「一笑相逢」。讀之斕殷古意。又俞劍華先生之「雁蕩寫生記。」亦於下期續刊。特併誌之。



十四天開行一次

大來航線・經檀香山至舊金山

美郵航線・經維多利亞至西雅圖

世界航線・經蘇彝士河至地中海各埠及紐約

大来輪船公司

大來公司總統號內容華麗設備完美內外各室空氣流通并用電扇調和溫度一律平牀并無高鋪牀上均安設小燈以便旅中讀書消遣頭等艙房并有私用浴室冷熱水兼備游泳池則常儲清潔海水以便游泳船舷甲板異常闊大并無煤煙污塵因大來總統號用油為燃料也再本公司之烹調環球著名所聘均馳名廚師并有弦樂隊在船上日夜奏樂以助旅行興趣上述種種利益倘蒙惠顧在在可得旅行仕女盡興乎來

遠東分公司

上海　香港　橫濱　神戶　小呂宋　新加坡

上海中國銀行

業務概要

（一）國內外匯兌　地點普徧　匯費克己

（二）國內外押匯　手續簡捷　取息較廉

（三）各種存款　利息優厚　收付便利

（四）各種放款　利息從廉　堆棧穩妥

（五）證券保管　辦理謹愼　設備周密

（六）經付債券本息　核點敏捷　付款迅速

其他銀行範圍以內之業務無不竭誠辦理印有詳章函索卽寄

本行行址　上海黃浦灘路二十二號

南市辦事處　小東門中華路東門路口

虹口辦事處　北四川路海甯路北首

八仙橋辦事處　法租界麥高包祿路一一五號

新聞辦事處　新聞路四百二十號

電話　一一〇八九一律通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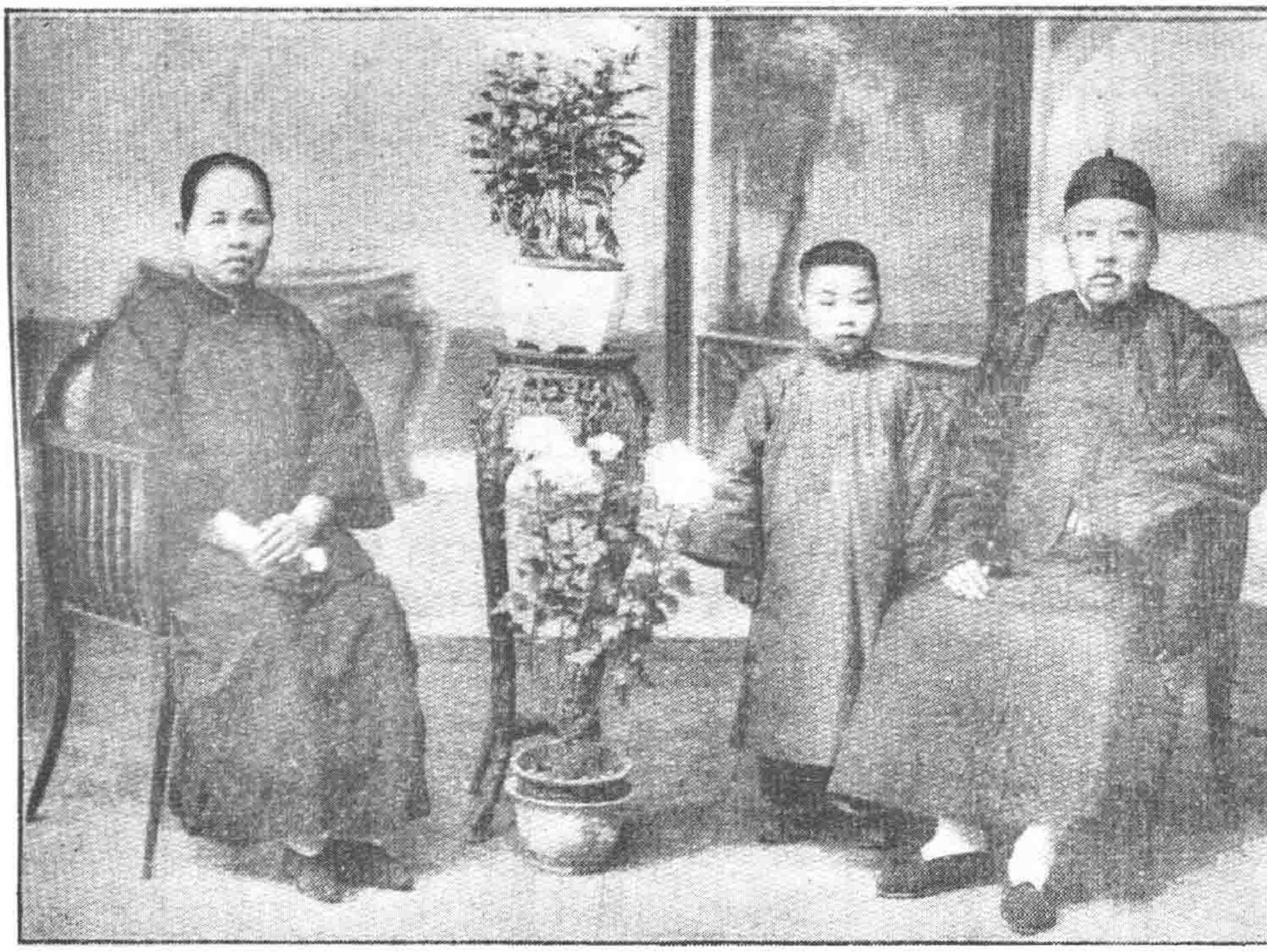
荳市街辦事處　荳市街六十九號

電話　六一二八八

電報掛號　六八五五

本行及各辦事處一律通用

杭州人士望六之年充滿少年精力



梁華山先生及其夫人公子玉照

杭州許衙巷同復煙號經理梁君華山云『鄙年六旬身體素弱四肢無力常患目眩咳嗽氣喘等症屢試中西各藥均無效驗後經友人介紹試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即往許衙巷華康藥房購就數瓶服後頓覺血氣轉佳腦力增益於是繼續服用諸症悉愈體氣復原今則精神體力有如少年眞可感也』

其夫人血虧肌瘦

再看其夫人因過勞衰病此丸如何治之『內人現年五十四因中年操勞過度以致血虧形瘦背痛胃呆腿痺腰痠諸症蠭起囑服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數週即見胃强力壯身體復原矣』

嬰孩自己藥片復其公子健康

梁君又云『次兒宗衍現年七歲因食物不節嘗患食積腹痛肌瘦面黃投以嬰孩自己藥片得遂全愈恢復康健』

嬰孩自己藥片每瓶七角六瓶三元五角郵費在內

韋廉士醫生紅色補丸凡經售西藥者均有出售或直向上海江西路四五一號韋廉士醫生藥局函購每瓶一元五角六瓶八元中國境內郵費一律免收



春　　曉　　J. H. de Carvalho 作

西湖春游雜詠 辛未

俞寰澄

葛嶺樓臺故蹟非。暖風猶是醉芳菲。逢人盡道杭州好。歌舞湖山能幾時。(葛嶺)

文采風流話白蘇。千秋遺愛在西湖。宇中多少佳山水。不遇名賢委草蕪。(蘇堤)

巍巍一塔壓平波。博覽功高記念多。歎息雷峯今不見。比來風景竟如何。(博覽會記念塔)

車走雷聲燈似晝。一橋新樣界明湖。梅魂鶴夢都驚起。爲問逋仙何處逋。

幼年故里屢瞻依。(幼來杭寓上珠寶巷巷口墻上刻忠肅古里四字)寥寂荒墳夢亦稀。(從前秋闈時士子多往于墳祈夢科舉廢後此風遂息)湖山莘傳岳少保。回天功業幾人知。(于墳忠肅精忠偉略不遜岳武穆而功業過之杭人士何不力爲表揚先德乎)

登嚴子陵釣台

童年已識布衣尊。到此翻將往事論。白水不如桐水好。雲臺爭似釣臺存。突天石壁留奇氣。匝地江流是古源。幾度低徊日斜去。歸輪何惜過黃昏。

十一二歲時在家塾學作試帖詩一日師以嚴子陵釣台命題擬五言六韻以陳尚憶首聯爲「漢室今何在千秋賸此台」爲師所激賞今閱四十年始登此台追懷前事憮然不置偶成此律猶足四十年前之舊意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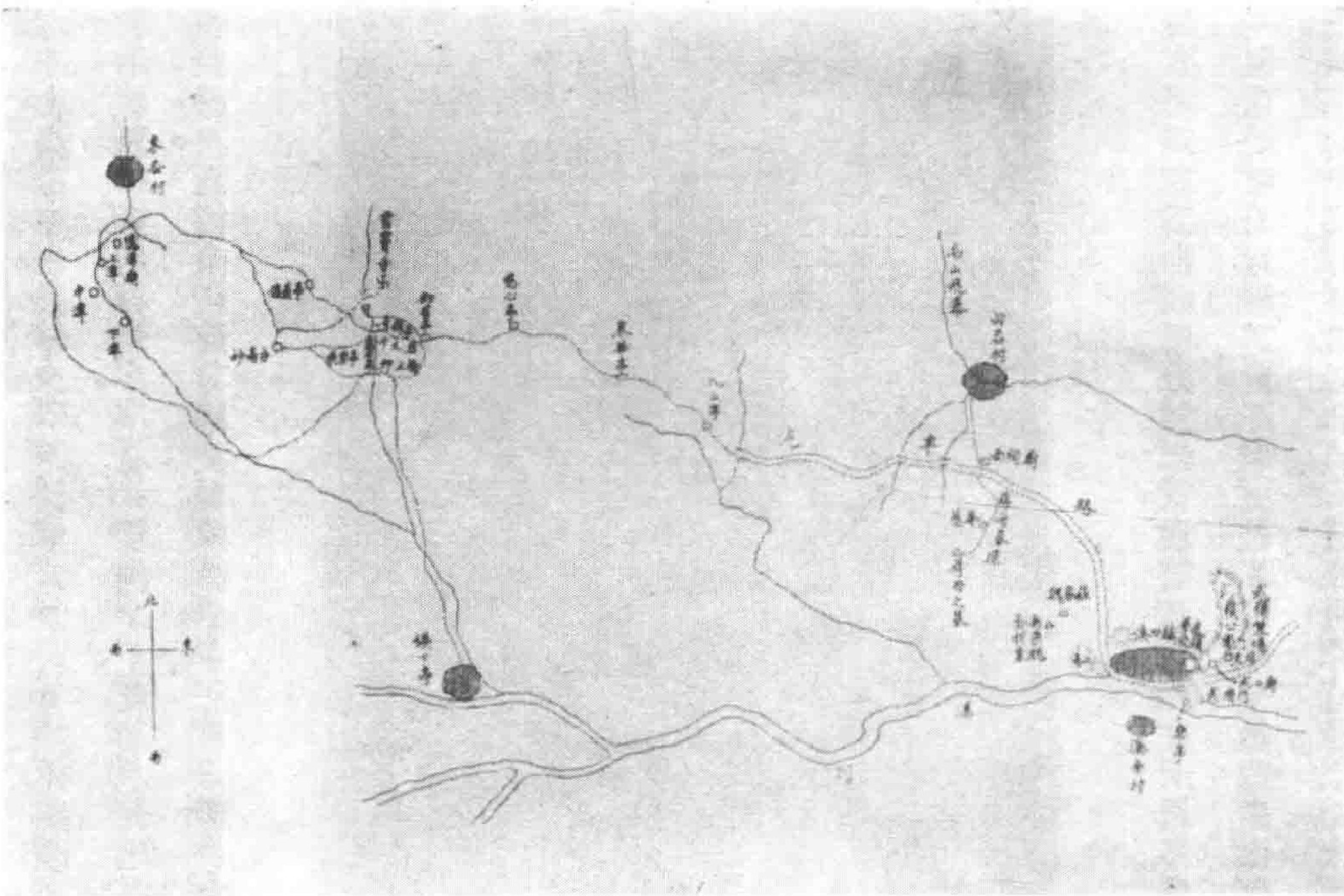
釣台(又)

祇因舊友尊爲帝。遂令斯台說到今。我笑先生亦多事。客星何意紫薇侵。

介推絕祿不貪天。回皓無端侍御筵。自古隱淪有清濁。千秋惟仰子陵賢。

和 伍心言先生釣台懷古用原韻

不厠風雲擾攘間。江頭閒把釣魚竿。興亡歷歷久無漢。今古巖巖存此山。祠宇千年歸鶴思。雲鬟幾輩沐猴冠。高風直與巢由繼。未許終南一例看。



雪竇游程略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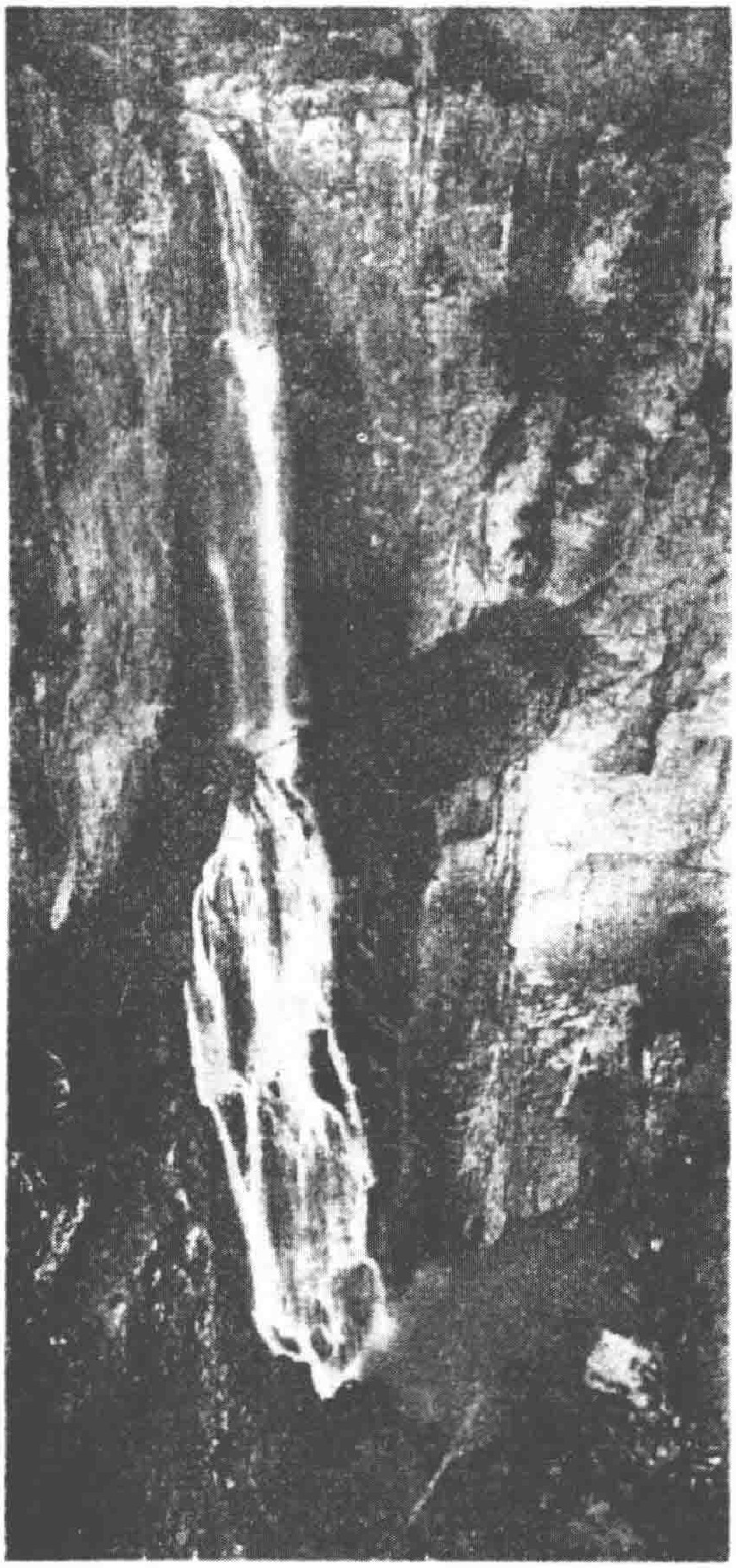
雪竇紀遊

蔣維喬

四明山水。以雪竇稱第一。山在奉化縣西北五十里。其脈自天台山來。迂回曲折。至奉化而奇峯突起。羣山環抱。極擅勝景。余屢擬往遊。去春金君松岑有約而未來。以滬甬海輪。一夕可達。乃決計獨往。四月二十三日。臨行。汪君仲長忽來加入。余以有伴不寂寞。頗爲欣喜。午後三時。先赴太古碼頭。登新北京輪船。爲汪君預留一艙位。四時。汪君匆匆趕至。五時開行。二人在船。隨意談天。汪君雖與余在光華共事有年。而暢談機會。則始於今夕也。

二十四日晨六時。到甯波。余等盥洗畢。進早茶。即登岸。乘人力車至南門甯波公路局汽車站。無意中遇王君仙華。渠亦赴雪竇者。斯時汽車尚未開。而乘客特多。仙華倡議。合雇一小汽車。可以先行。余等贊同之。遂雇定一車。於一小時中。行四十公里。抵入山亭。公用汽車至溪口站爲止。由溪口至入山亭。例須換車。余等自雇之車。故可以徑達。方車抵溪口。已升山麓。沿途峯巒聳秀。久居塵市之人。到此胸襟頓爽。入山亭者。乃入山之要道也。八時。分乘籐轎登山。五里寒華亭。又五里慈心亭。又三里御書亭。亭有石刻「應夢名山」四大字。相傳宋仁宗嘗夢至此山。故仁宗書此四字賜之。又里餘至靑鎖亭。亭築於關山橋上。即昔時之錦鏡橋。橋正對雪竇山之資聖寺。東西二澗繞寺合流。過此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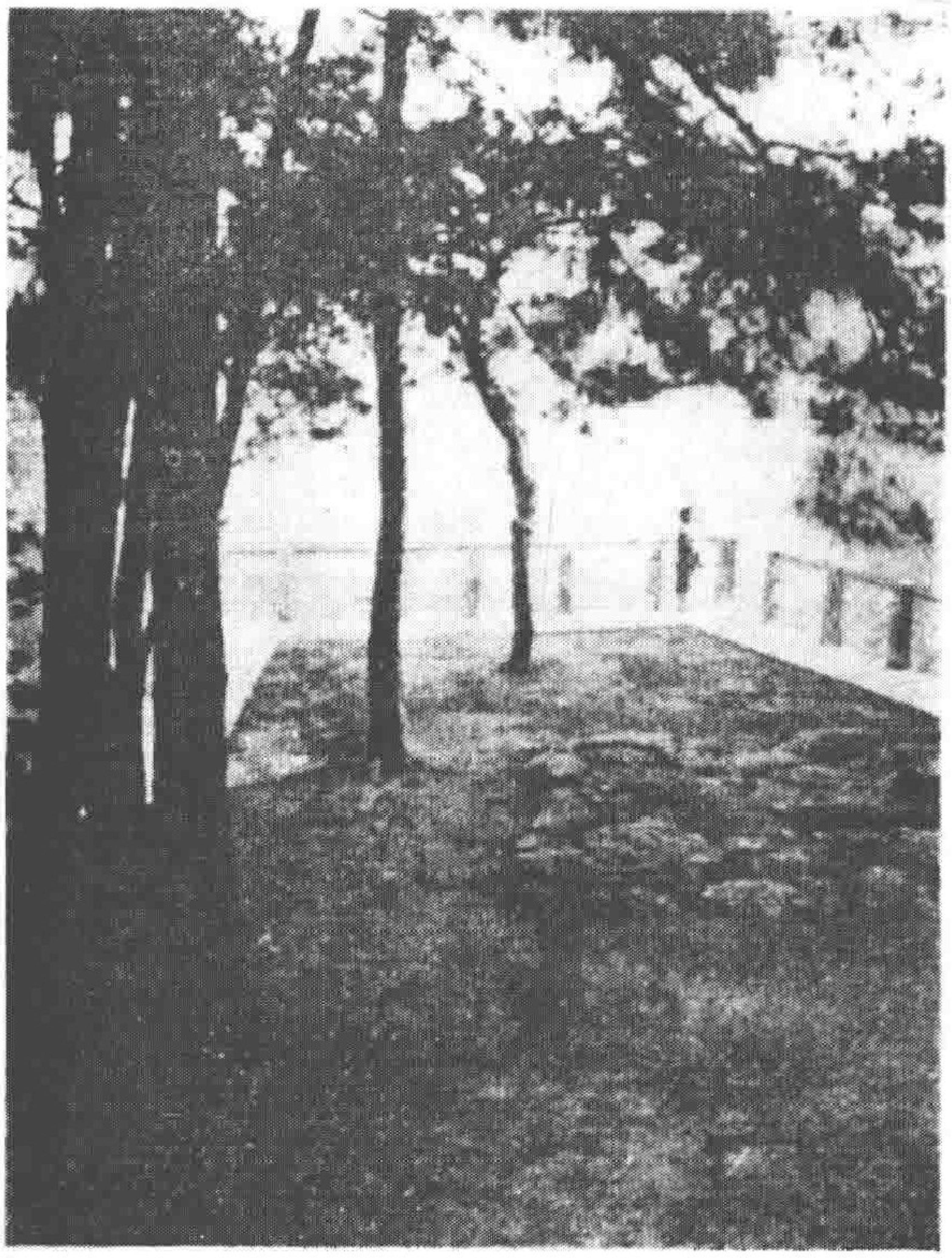
名瀑布泉。泉喧豗於亂石間。至千丈巖之缺口。直瀉而下。即著名之千丈巖瀑布也。余等以為時尚早。乃未入寺。先往觀瀑。過橋南行。斜上數十武。為飛雪亭。亭在千丈巖之上。新用水泥建築。其東正對瀑布。憑欄俯視。瀑自巖隙奔流傾瀉。上部為三節。至中部巖腹有石突兀橫出。將瀑分為三支。灑若飛雪。此亭所以得名也。出亭向南繞而上。為妙高台。亦名天柱峯。峯頂平如台。高出衆山之上。故名。以測高器測之。得三百廿公尺。資聖寺建於明崇禎之末。燬於山寇胡乘龍。至清順治年間。有石奇禪師諱通雲者重興之。



雪竇千丈崖瀑布

禪師圓寂。建塔於天柱峯。今則蔣介石建一別墅於此。洋式樓閣。煥然一新。台之西坡有兩亭。一高一下。亦用水泥建築。僧人恆宗居此招待遊客。甚殷勤。余等在此稍憩啜茗。因詢恆宗以隱潭之勝。恆宗云。隱潭山離雪竇不過五里。今日若先到上潭。再回資聖寺午餐。為時尚從容也。余等遂出妙高台。步行赴隱潭山。向西斜上。過唐家坡。測其高四百二十公尺。行五里。抵隱潭山。山在雪竇之西。有東西二呑之澗水。匯流而下。迤邐成上中下三潭。下潭之水。至鎮下亭。與千丈巖之瀑水合。名為剡溪。東流至溪口鎮。而其流益大。東呑與西呑相對。有雙峯壁立峻削。兩呑之水。從峯間下瀉為瀑。自其旁歷石磴而下。十餘盤至澗底。仰見懸瀑。是為上潭。潭上有龍王廟。為舊時祈雨之所。故亦稱龍潭。觀玩久之。時已嚮午。不及至中下潭。擬明日往探。即折回。循山徑向東南行。五里過偃蓋亭。而至雪竇山之資

聖寺。寺僧云。昨日奉化縣知事章君嶠(駿)在此等候。竟日而去。蓋余臨行前。以一人獨遊。恐人地生疏。曾函告章君。章君計算日期。相差一日也。余等在寺午餐。餐畢。王君仙華先回甯波。王君自云先來探視山中景狀。如行路無艱難。當偕其夫人再來。故來去匆匆。意不在山。若王君者。可謂對內竭其忠誠者矣。


妙高台

資聖寺歷史甚古。據志云。晉時有尼。結廬山頂。名瀑布院。唐會昌元年。始移建於山窩。後為賊所燬。咸通八年重建。改瀑布觀音禪院。景福元年。常通禪師住持此寺。遂成十方叢林。宋淳化三年。建藏經閣。眞宗咸平二年。改今名。雲門宗重顯(謚明覺)禪師。於此建立道場。大暢宗風。厥後屢燬屢興。直至清初石奇禪師。又復重興。則由雲門宗而改為曹洞宗矣。寺門有四明第一山豎額。入門為金剛殿。再進為大雄寶殿。後為藏經閣。余等即居於閣下。寺址雖在山窩。尚高三百公尺。其後正倚乳峯。東則桫蘿東翠諸峯。西則屏峯諸山。其前豁為平疇。門對關山橋。東西兩澗繞之。匯於寺西之伏龍橋。折入關山橋下而為瀑布泉。余告汪君。千丈巖瀑布之上源。即在寺前關山橋。盍往觀之。汪君欣然。乃於午後三時出寺。自關山橋沿澗而下。履亂石渡水。直逼千丈巖之缺口。俯而觀之。方知澗水匯流於石上。至巖缺乃一瀉而下。成巨大之瀑布也。聞每歲中恆有到此捨身者。數日之前。曾有人自巖投下而死云。余於名山勝處。最喜流連。仲長亦然。遂各擇一石坐。久之。盡情欣賞。至夕陽將下。方回寺休息。是夜月色甚明。晚膳後與仲長在庭中玩月。明鏡當空。天淨無雲。寂寂深山。偶聞犬吠。此景此情。何可多得。憶曩年八堡觀潮。夜半在西湖泛月時。正各極其妙也。今日步行不過十餘里。仲長欲觀余之太極拳。乃於睡前練習一遍。

二十五日晨五時起。七時進早膳。仲長健步。不喜乘轎。與余有

同情。今日決計由千丈巖脚。觀瀑布之下部。再繞巖行。以探下潭中潭之勝。正擬覓引路者。而資聖寺之僧人。皆未到過隱潭。不識路徑。適恆宗至。遂邀之同行。於八時出寺。從御書亭左之百步階曲折南下。五里。至千丈巖之麓。仰視飛瀑。比昨日在飛雪亭對面所見者。更覺壯快。瀑上部較小。中部爲巖腹橫出之石所阻。分作三支。後其勢乃大。自上至下。折成七八疊。白沫飛灑。濺及襟袖。其下匯爲深潭。潭水碧色。奔流於亂石間。成一溪。即南流與下潭之水。匯於鎮下亭者也。有新築石橋。跨於溪上。名仰止橋。橋畔更築二層長方平台。以水泥爲之。據僧云。本年夏雨時。瀑布面積。較現在大數十倍。故新築平台。其欄爲水衝毀。僅餘欹斜之鐵筋而已。余等坐仰止橋畔。恣意縱觀。昨既觀瀑之上源。又在飛雪亭觀瀑之遠景。今又仰觀瀑之近景。且探其深潭。瀑之來源去路。盡在目中。凡遊雪竇觀瀑布者。不到仰止橋。固不能盡其勝也。



隱潭瀑布

於是自千丈巖緣溪而行。履亂石渡至對岸。有石立於路隅。鐫樂不二字。大可徑尺。遊者至此。云胡不樂。此二字深有意味也。右望千丈巖。周遭如石城。其西有石筍。離立高與巖齊者。名石筍峯。再西行。至溪水與下潭之水合流處。又履石渡溪。折西北登隱潭山。磴道盤曲。約行七里。始抵下潭。潭水廣可半畝。懸崖覆之。若夏屋然。仰見一綫天光。不覩雲日。瀑水從旁注潭中。蜿蜒如白虹。再上里餘。得中潭。其瀑亦自巖端衝激直下。約十丈餘。聲震數里。其下亦匯成深潭。瀑水大時。遊人不能近。今水小。故可攀登對面石上觀之。再上二里。即上潭。以昨日曾到過。即不去。統觀三潭。當以中潭爲絕勝。可與千丈巖瀑布媲美。千丈之瀑。長而曲折。中潭之瀑。短而雄直。可謂各擅勝場。余來遊時。以雪竇爲小山。初不措意。今晨出門。未攜乾糧及熱水瓶。至此日已正午。又因行路多。汗透重衣。飢而且渴。屈計回寺午膳。決來不及。乃囑恆宗先從

上隱潭回妙高臺。備麵食遣人送至仰止橋畔以待。余等仍遵原路而回。口渴甚。則與仲長用手掬溪流飲之。甘冽異常。固然飢者易爲飲。而泉味則誠美也。復至千丈巖下。遙見妙高台待者已攜盒先在。余與仲長席地坐。一面觀瀑。一面啜茗進麵。告仲長曰。好景難再。不妨多留。我等可大啖。以當午餐。不必回寺。仲長然之。斯時日昃向西。陽光正照瀑上。飛沫折光。五色斑斕。宛如垂虹。彷彿雁蕩之大龍湫。美哉歎觀止矣。從巖脚西上妙高台。有新築磴道。極其陡峻。盤曲而上。每數十步。輒有石磯。可以息足。余等徐徐拾級以登。且行且回顧。不忍遽去。此懸空之長虹。亦復移步換形。變幻不定。似向客呈其媚態者。五里。至妙高台。恢宗出迎曰。今日往返。計有三十餘里。登山下山兩次。不覺疲耶。余等笑曰。否否。餘勇尚可賈也。於是啜茗清談。至午後三時。方別恢宗而回。仍至關山橋下千丈岩瀑布發源處。坐石上靜觀。四時半方回雪竇晚餐。今夕月色仍佳。頗有愛月眠遲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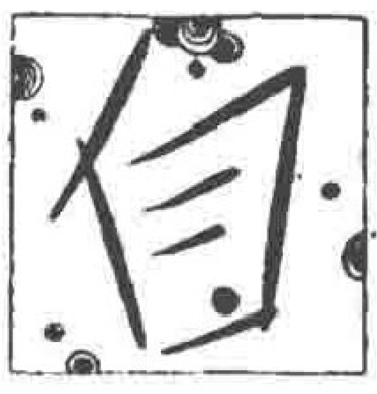


雪竇資聖禪寺

二十六日晨五時起。習太極拳。七時乘籐輿出寺。向東行。八時至入山亭。九時到溪口。訪武嶺學校王伯龍（家驤）校長。本擬稍憩即登汽車。而王君堅留午膳。情不可却。以時間有餘。由王君領導參觀全校。並及醫院農場。是校規模宏大。農場亦有七十餘畝云。午後一時。赴汽車站。則乘客擁擠。已停止售票。因須趕至甯波趁輪船。不能久待。仍雇小包車而行。與王君殷殷話別。二時抵甯波。乘人力車到三北公司。購票登船。二十七晨返滬。

此行往返四日。入山遊程。亦未預定。後之遊者。可不必依余之路綫。應先到雪竇寺。以第一日遊千丈巖妙高台。第二日遊隱潭。探三潭之勝。如事忙者。更可縮短日期。可乘轎出遊。以半日遊千丈妙高。半日遊隱潭。在寺中一宿即返。則滬甬往來不過兩日三夜。時間極經濟也。

嵩山遊記



楊雲史

先朝遜國。羣雄爭長。戰禍連年。賦斂橫暴。飢饉洊臻。於是盜賊蜂起。海內騷然。自隴秦豫鄂。以至湘贛。二十年來。羣盜滿山。已成流寇。河南尤稱匪藪。多數萬少或數千。輒據深山城邑爲巢穴。掠奪既盡。去而之他縣。官軍畏其悍。與之通。兵以械易匪錢。縣官相約弗犯而已。故十餘年剿無功。白狼張國威范明新樊鍾秀尤著者矣。辛酉余入洛陽吳上將軍幕。樊鍾秀方久據登封數縣。故久不得遊嵩嶽。癸亥將軍赫然怒。設四司令。限期勦匪。張范伏誅。樊竄襄樊。九月全省告肅清。是年十二月。康長素先生遊關中歸。再遊洛陽。欲登太室。將軍命圻偕往。以盡東道。其門人陳重遠同遊。十二日由洛經偃師二百餘里而至登封縣。謁三闕。縣官某迎於十里外道左。宿縣署。縣居嵩山中峯下。城中十室九扃。荒無人烟。百姓聞縣官躬迎貴客至。則傾城出觀。僅五六十人。署有嵩陽樓。孟浩然所遊也。是日大雪盈尺。入夜而霽。登其樓仰視。削玉萬疊。高寒突兀。若冕旒之下垂。雲開月脫。盪胸清魂。心狂喜。次日黎明。縣官備肩輿酒食。武士僕役二三十人。二邑紳挾說嵩一冊爲嚮導。攀躋終日。至山半白鶴館。再上。遂造嵩嶽絕頂。暮色蒼然自遠來。南臨箕潁。西瞻伊洛。黃河如帶。天空虛寂而已。捫石上瞰。舉目千里。一俯一仰。窮極宇宙。寒莽夕照。相與有無。其間如遠水之微波。鱗而之微甓者。則爲太行虎牢潼洛肴函諸天險。盡東西南北數千里。平坦無復有山。即足底羅列諸峯。亦復盡失。沕然無聲。廓然無物。豁然而覺天地之大。瞿然而知天地之小。先生曰。昔子匡山詩。平生第一登高處。祇有青天在上頭。可移詠今日之遊。天風舉衣。其聲發發。凜乎其不可留矣。乃折而至逍遙谷。谷爲唐煉師潘師正隱居之所。石室呀然洞開。在懸崖萬石間。上則懸梁一線。下則絕壑千尺。昏暮路崎嶇不辨色。進退皆不可。蛇行以達。心胆俱碎。雖嚴寒汗流浹衣。先生健腰脚。顧而笑余之怯焉。石室中戶牖牀几。皆鑿石爲之。寒甚。燃松枝取煖而進食。夜分風息。月至中峯。從人勞頓畏寒。皆酣臥。獨余三人悄步出石室。仰見冰壺皎皎。岩石巉巉。上視千尋。俯視萬仞。自顧山高月小。人影三兩。在萬笏凹晶凸玉之間。余喜呼酒至。披貂裘與先生相對露坐於絕壁之下。絕壁之上。寒輝在地。崩雪墜衣。舉杯相屬。吸月而飲。其寒擊齒。肢體皆僵。先生則樂甚。顧而笑曰。我嘗三環遊地球。安知與子今夕之樂。清絕人世哉。余澄思瑩慮。表裏虛明。相戒今夕此地不得談天下事。於是清話未已。高詠朗發。余亦有答。月將沒。始相與枕藉石室中。空山寂靜如太古。惟聞上方崩雪下墜崖谷。終夜有聲。或挾折枝亂石。轟然

俱下。漸碎散而微細以至不可聞。則下絕乎千仞之虛矣。日出。越萬歲峯。高出雲霄。下臨無地。下山尤險。令人迷眩。皆有難色。下輿步行。手凍石滑。股慄汗出。則繫繩腰間。數夫曳之倒懸而下。從人有傷者。至一大谷稍憩。是爲漢武帝聞三呼萬歲處。三面皆石壁。從人高聲大叫。余亦長嘯。則山鳴谷應。其聲去而復迴者三四。衞士鳴鎗一發。聲如海嘯天崩。千岩碎裂。震盪往復於崖谷之間。相顧失色。山下行平地里許。入朱子嵩陽書院。觀漢柏兩株。古翠猶濃。其一燬於火。武帝時以其古。皆封將軍。則夏商前物乎。日暮復歸。署縣官溫酒盛筵以俟。醉飽後。夜登嵩陽樓。寒月晶晶。嶽雪兀兀。憑欄顧視。凍合玉樓。余骨瘦被酒。畏寒。自聞竟體珊珊有聲。然清致狂發。是夕皆有詩。次日遊嵩嶽廟。唐人所稱嵩邱者也。在太室東盡處。松柏甚盛。廟貌宏壯。道士贈漢栢谷尺許。刼火餘枝也。至告成。觀周公土圭。及天象臺。遊於石淙。爲武后三陽宮故址。溪水清激有聲。游魚可數。中流一石山。玲瓏透瘦。當時有亭館。柱礎石室猶存。張易之撰碑亦完好。中途復大雪。登箕山拜許由塚而歸。是日臘望也。明日晨起。別嵩山。踏雪遊少室。二室山勢相連。太室南向。少室東向。居西側。太室尊貴嚴重。少室翼然奇秀。其斷處通行人。古之轘轅關也。山下平原數十里。沙水邐迤。林深谷靜。溪澗生明。人行其中。望諸峯積雪。峻極於天。寒霞夕暉。絢素相射。少室之峯凡九。俗名九朵蓮。遠望之。瘦皺銳削。岌業巋崒。如筍列。如筆卓。插雲戴雪。積玉崩翠。眩駭不可逼視。既近。如瑤臺。如銀闕。蜷崿巉巘。斷嶂峭聳。深壑大澗。長林巨石。無不高下皚皚。如白馬之白。白羽之白。白布之白焉。先生欲深入山。邑紳謂少室險過太室。遊宜春夏。今山深雪滿。不可舉步。殘匪猶出沒。僅得遊山外。土人亦云。山中人跡罕至。其峯不可登。樵採者往往不歸。下墜深谷。餓死或飽虎腹。不知者緣壁而上。則不可復下。雖見亦莫可救援。崖谷間多見人骨焉。於是行山谷十餘里。渡大溪而至小林寺。寺屋數百間。咸頹敗。僅十餘僧居之。觀達摩面壁之石。太宗玄宗碑碣猶存。殿下娑羅樹二株。謂唐時自西域移來。先生撫摩枝柯。悵然有詠。寺僧言近歲焚匪盤據。人民逃亡山中。迨官軍勦匪。匪亦入山中。洗刼淨盡。至無雞犬。非二十年前風景矣。言已欷歔。叩以拳法。諸僧謙遜。謂技遍海內。而寺僧未必能。法存乎人。不係乎地也。固請。三僧各演一技而已。先生懷想古人。慨念世運。賦五古一篇。乃出。渡轘轅關。山石犖确。霜林蕭然。是晚宿參駕店行館。山半孤村。人烟密聚。燈火熒熒於亂峯深雪中。此地自唐武后每歲避暑三陽宮。於此置頓。百官參候之所。其地名古矣。先生作書竟夕。贈余同遊詩。又書少室觀雪橫幅。紀遊蹤焉。十七日晨開門。喜見曉霽。人馬數行。渡嶺而下。崎嶇行積雪間。擁鞍四顧。山川縞素。天地

一白。須臾。旭日浴銀濤。翻雲背而上。其赤如火。回視洛南。嵩高諸山。但峯頂三五出沒。雲海迷漫而已。西行四十里。遊乎緱山。登子晉昇仙之臺。望伊洛之上。河山平遠。形勢盡出。偃師縣官某迎宿其署中。十八日謁杜子美墓於首陽山下。遊既畢。天欲雪。登車還洛陽。上將軍先得報。置酒西宮。割鹿肉羊羔以待。自偃師四十里而至金谷園。雪花紛紛大如掌。下車遂夜飲。紅爐火熾。賓客衆多。將軍笑曰。嵩山之遊樂乎。先生欣然謝。大聲繩二室之美於將軍。且述殘破狀。將軍曰。我治軍苦不得出巡。來年春暖。或一往。雲史可爲嚮導。因顧圻曰。子此遊錦囊當滿矣。越二日。金谷送別。車騎甚盛。先生握手辭將軍。飄然東去。渡湘水洞庭而遊乎衡嶽焉。斯遊凡六日。所至官吏置頓候供起居酒食輿馬之屬。故無跋涉苦。然風雪祁寒。重裘不溫。奇險幽深。思之猶悸。然以是因緣。行行冰雪之間。醉詠牛斗之際。奇峯大月。高雪清夜。陰晴殊變。光景奇絕。胸懷亦奇絕。雖事隔什年。而不可以忘。其明年甲子。兵敗於榆關。丁卯再敗於宛洛。以至於今。將軍入蜀已五年。先生歸道山亦五年。事業人物。風流雲散。近歲中原數經苦戰。登封又淪匪窟。嵩山風月。不可復問。疇昔之遊。不可復得。而先生所書及所共爲詩。則楮墨無恙。展視猶新。能無今昔盛衰之感耶。爰取而裝之。涉想而記其事。復閉目憶少室之眞形。與嵩山之一角。寫爲圖稿。請畫家作是圖。若夫雪之夜。月之夕。雲臥山居。輒神往於二室之遊而臥遊之。然遊記二室。而先生獨書少室者。太室歸途。遂及少室。言少室則太室可知矣。余嵩遊諸詩在十一卷中。辛未十一月冬至。江東楊圻追記於江山萬里樓。

附康南海嵩山記遊詩

好辭絕妙楊雲史。孔教傳經陳煥章。風高太室同登嶽。塚抗箕山寫讓王。瞻仰周圭聽淙澗。摩挲漢柏臥嵩陽。聞笙緱嶺昇仙去。記取祁寒遊外方。

癸亥臘望先後五日風緊月明大寒登嵩山遊箕山石淙周公廟嵩陽書院雲史仁弟與重遠同遊臨行賦贈爲記

天游化人

新華信託儲蓄銀行
人壽儲金
發展經濟
保障堅固
利益獨多
詳章備索
總行上海江西路

陽羨遊記(上)

唐玉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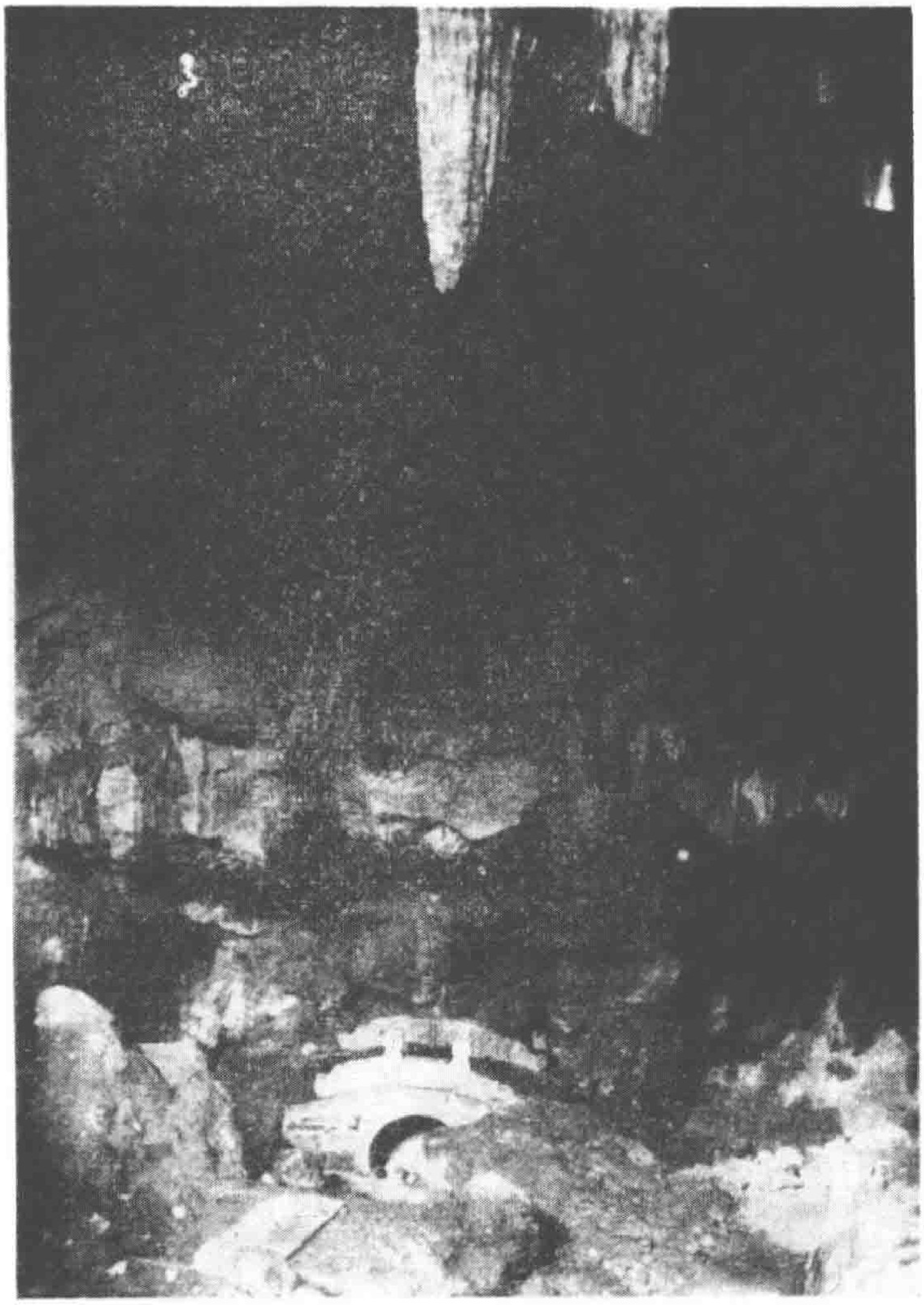
陽羨山水。沖融窈窕。秀絕人寰。銅峯僊嶽並峙縣南。不啻錦屏萬疊。東西長谿。襟帶城郭。樓臺屋舍。掩映境中。塵埃不着。雲水長黏。論其人物。則有周孝侯之壯烈。盧忠肅(象昇)之大節。震爍古今。論其名蹟。則有孫堅任昉二釣臺。梁山伯祝英臺讀書處。杜牧水榭。岳武穆題壁。及度兵堤。百合場。先荆川凝庵兩公別業。湛若水甘泉亭記。無論英雄才士。名賢大儒。與夫有情眷屬。儻其節屐至此。無不欷歔憑弔。而不能勝者也。而國山一碑。與李上蔡齊名。為吾國文化上之至寶。尤考古者不可不寓目而手摩抄。昔蘇東坡生長峨嵋。及乎遊宦。踪跡半天下。杖底名山。不知閱歷幾千萬億。而獨戀戀于陽羨。欲終老是鄉。則是邦山水之佳可知矣。今京滬遊人。多趨無錫之黿頭渚。杭州之西湖。武康之莫干山。蓋以其交通便利而已。然西湖之山雖佳。而湖水一勺。無煙波浩淼之意。時有濁潦之憾。莫干山尤傀奇。然有山無湖。未免美中不足。黿頭渚太湖之水雄矣。然山僅一角。體不相侔。登陽羨銅官諸峯。則太湖萬頃。盡在烏前。而長谿百里。則獨自有之。西南則有桃溪。東南則有罨畫谿。尤為自昔騷人墨客之所豔稱。而張公善權二洞。道家稱為洞天福地。彌擅幽勝之致。百里之間。山重水複。探討無窮。引人入勝。洵寰中靈境也。先荆川凝庵兩公既考槃是鄉。而自凝庵以下葬山中者凡十餘世(凝庵名鶴徵。字玄卿。著述甚多。見明史荆川傳及江南通志。黃梨洲明儒學案載其學說甚詳。)溯甲子歲迄今茲。不佞入陽羨山中凡十餘次。猿鳥識影。艸木知名。曲徑間道。孤節獨諳。今京杭國道。業已通車。而武宜公路。亦在興築中。將來交通便捷。京滬遊人之趨



張公洞後門

之者必更甚於杭之西湖。與錫之黿頭渚。特為記繩之。并作老馬之導焉。

辛未春。吾邑莊公思緘。唱為陽羨之遊。而族叔祖企林。議往掃墓。異旨同途。以余兼充山中顧問。同行者為沙君武曾。趙君頌平。郭君次汾。屠君公覆。雇大舟二。別租電船拖之行。四月五日星期。為清明前一日。即襆被出宿舟次西郭。是行惟企翁及余實為掃墓。往莊公以次。則均為覽勝去也。明晨八時。舟出西郭。楊柳深青。梨花濟白。兩岸薰風醉人。吾常州至宜興。風帆一日程也。電船尤速。十二時至河橋鎮。先是鎮人朱公樾亭。與思老約。舟過載與俱往。遂停舟待之。



張公洞大纓絡門

蘇東坡手植海棠　河橋距宜興三十里。此去東南八里閘口市。左右雲定村卲氏祠中。有東坡先生手植垂絲海棠。往歲花時。風雅士多置酒張樂賞之。覺玉局高燒銀燭照紅妝之豪情猶在。今值豔陽時節。知僊姿玉質。定已旖旎臨風。余議別雇小舟往訪之。則抵陽羨猶未晚也。贊之者半。阻之者半。遂未果。然不可無詩識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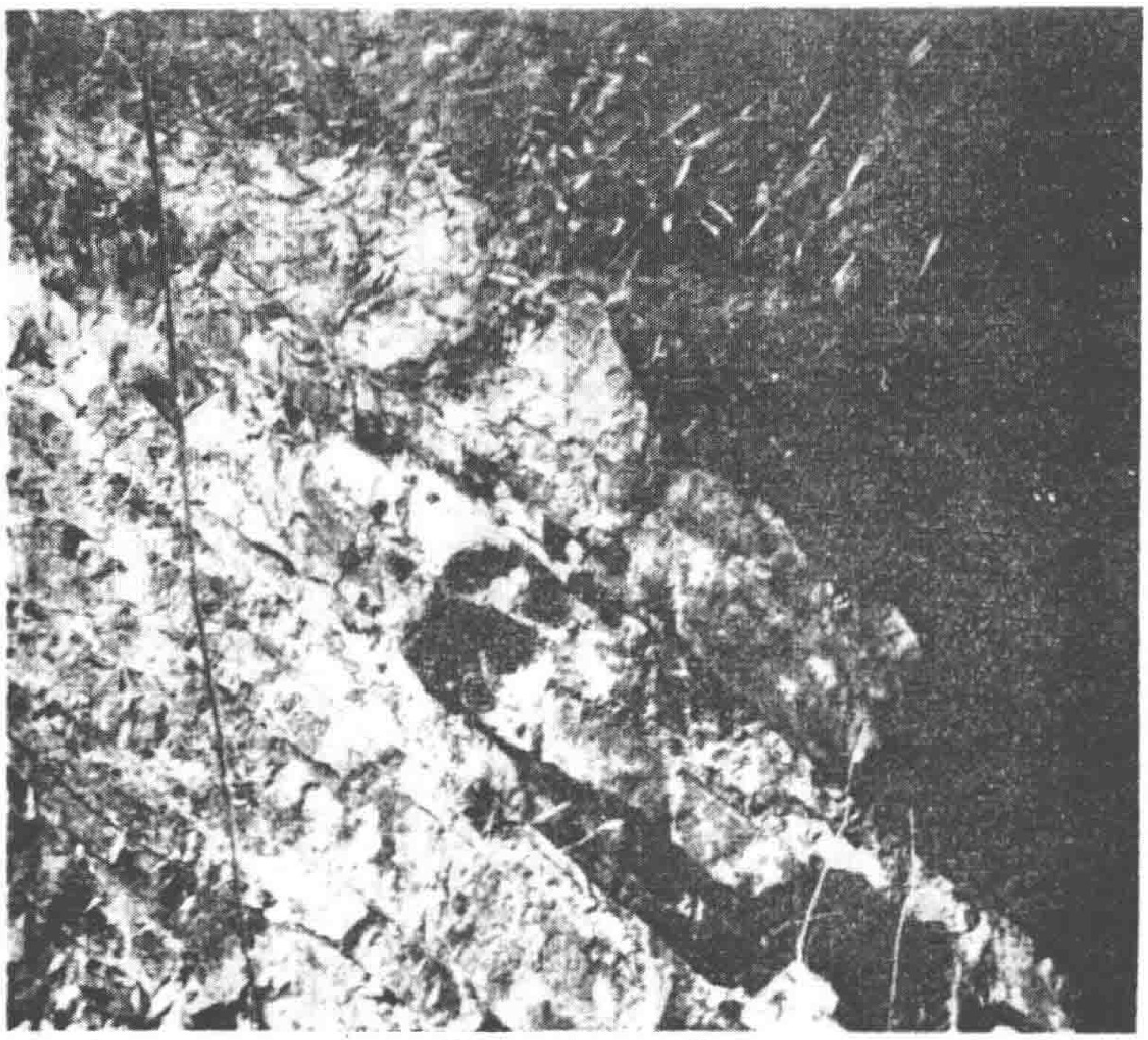
荊溪南望路非遙。水綠山青興自饒。
總嘆風情遜坡老。海棠花發未停橈。

是日乘輿趲蜀山。過宜興城未繫纜。舟入東氿。正山披斜照。水籠寒煙。昔東坡先生船入荊谿。便覺意思豁然。古今情興未殊。余扣舷賦一七律。

江南有此好湖山。肯放遊人一日閒。春在夕陽新雨後。舟行花

一一—四〇二

氣。柳陰間偶看放鴨捐塵慮。聊為啼鸎破俗顏。此是坡公還往處。至今遺韻未應刪。



玉女潭

杜牧水榭　東氿北滑。唐詩人杜牧曾結水榭于此。按牧之集有寄歙州刺史邢羣詩云。一壑風煙陽羨里。解龜歸去路非斜。寄

李侍郎云。終南山下拋泉石。陽羨谿頭買釣舟。又寄許七侍御云。他年雪中棹陽羨訪吾廬。舊邑人王公輔治地得巨木橫亘其中云是牧之築榭故址。今東嶽廟西有杜橋。亦以牧之故得名。余在乙丑歲客宜興時。常披夕照至此。倚橋覽荊南山色也。

任公釣臺　在縣北一里。臨荊谿。梁任昉為守。嘗垂釣于此。舊傳臺高二丈。荒址尚存。近邑人儲南強別築臺于西氿之上。以補之。未幾臺圯石落西氿中。茲以舟未停泊。未克登尋。但作舟中談助而已。

蜀山東坡書院　舟出東氿二十里。過張澤橋。縣南諸山盡入舟中矣。又十八里抵蜀山。纔下午六時。山在溪東。一峯屹立。水環其麓。東坡謂似蜀中山。故名。或曰以其離立無所附。初名獨山。後乃去犬為蜀。耳山不高。然登之可東觀太湖。西則銅官南嶽諸峯。翠撲襟袖。瀉滌胸懷。山泥可陶。宜興紫瓷聞于世。山麓有東坡書院。壁刻公遺像。不類世所傳豐頤脩髯者。清臞似野老。兩目甚秀。所謂一雙翰林眼。半箇配軍頭也。當為眞本。大興翁覃谿曾遣人摹之去。見珍藝林。乙丑歲企翁初卸宜興篆。曾隨之扁舟來此。夜深不寐。起呼溧陽槎川族兄。出訪東坡書院。余咏有一絕句。

蒼蒼古院列巖阿。澹澹秋風起綠波。船歇蜀山山月裏。滿身清露訪東坡。

追誦前詩。風景如昨。已六易春秋矣。

鳳凰山唐太常墓　七日晨。企翁起喚侍者備酒殽。放舟十里至均上。周畝上。祭太常凝庵公墓。公爲荊川子。隆慶辛未進士。補禮部主事。與張江陵不合。投劾歸。與吳中行。顧憲成。襲道立。講學里中。江陵罷。再起。歷官至兩京太常寺少卿。平生所著有元卿三稿。周易象義。周易合義。憲世編。輔世編。南遊記。常州府志。武進縣志。三關象。東林商語。南華正訓。桃谿札記等書。博學亞於荊川云。墓葬鳳凰山。山頂爲楚山。翹然獨秀。西北遠鼎山七里。東南離烏谿關三里。山自銅官萬嶂千嶺。奔赴烏谿。衆流自太湖分支滙於山下。墓適當山水環聚處。從葬者爲公子翰林儆純夫婦。及六世孫婦陶恭人。余吟五七言兩律句。以示吾族之後來者。有所遵循云。

佳城鬱鬱鳳凰棲。鼎蜀山南路不迷。地帶羣流朝馬鬣。天圍萬壑鎖烏谿。文章一代東林望。出處千秋子道齊。泉下英靈猶把臂。飯山均上若相攜。（七律）

公繫東南望。千秋宅鳳岡。文章賸星斗。邱壟幾滄桑。瞻拜陳蘋藻。淒清割肺腸。蒼然楚山色。寤寐豈能忘。（五律）

吳中行。字子道。以疏劾張江陵不奔喪。廷杖削籍。歸名震天下。墓葬飯山。相去均上。僅十餘里也。回舟蜀山莊。思老等已登訪東坡書院返矣。于是雙舟並開。六里之鼎山。更三里。過湯渡。

罨畫谿　自湯渡以南十里至湖㳇。爲罨畫谿。在唐宋時。兩岸夾植桃柳。古木陰森。朱藤蒙密。陽春花時。遙望如畫。故名。前人詩所詠。家在江南罨畫谿者也。一名五雲谿。又名東舍谿。梁任昉。唐獨孤及。許渾。宋陳襄等。並有詩。谿水清絕。作紺綠色。宜釀酒。逾湯渡一尺。水色即大遜。乙丑秋。余尋太常公墓。回鼎山時。值薄暮。擬買小舟沿溪流放之。無所得。遂緣谿獨行。至於湖㳇。嶺椒嵐碧。水底月明。此心與之俱澈。曾吟二十字

秋風吹布袂。遊子不勝情。夕嶂攢羣碧。幽谿照獨行。

己巳春。重過畫谿。得舟矣。惜晦夕無月。復有句云。

朱藤綠柳昔時稠。罨畫遙承茗嶺流。辜負一谿泉水好。可無山月照孤舟。

此來正值芳春。雖無昔時朱藤蒙密。而紅桃綠柳。映帶多姿。于是莊思老逸興遄發。掀髯劇談。時而罵孟子朱子。時而誦少年院試八股文得意句。時而談孫總理逸事。時而談洪憲稱帝時事。袁世凱與孫寶琦爲親家。兩家眷屬往來甚暱。民國某年。袁世凱蓄意稱帝。一夕。孫慕韓以電話請世凱赴夜讌。適世凱自接之。謬爲僕聲曰。謝謝你老佛爺。今晚身體不舒泰。不來了。老佛爺遜清宮人之稱西后者。世凱取以自娛。不自知其醜也。元旦。孫慕韓夫人

詣世凱行拜賀。往時世凱必答禮。是日則否。蓋隱以萬歲爺自居矣。孫夫人歸而大恚。既而思老復說西方經。同黃環而聽之。朱樾老長于思老十歲。年七十餘矣。思老恆以老伯呼之。精神矍鑠。去年如夫人新生子。愷悌君子也。獨隱船牕。垂首閉目。同蕢嬲之曰。公獨何默默。不講故事與我們聽。樾老曰。我家老祖已罵得彀了。（指莊思老罵朱子而言）我尙不自藏拙。歷嗣復說其爲令時折獄數則。皆古人仁慈惻怛。精義獨到處。今人所罕知者。于是余卽席爲兩截句。以贈二老。

琉璃爲色鑑爲光。罨畫迢迢十里長。不是藤花覆谿路。天花飄得滿谿香。贈莊思老

先生杜召相倫比。說與今人豈得知。聽到仁言藹然處。潺湲溪水覺流遲。贈朱樾老

湖㳇　日晡。舟抵湖㳇。湖㳇初名湖洑。亦名洑溪。㳇讀如部。爲宜興後起所造字。書所無也。離宜興四十里。爲縣東南大鎭。市肆繁盛。辦商團甚整練。足資防護。有客館兩三處。遊人尙稱便。年出山筍利甚夥。諺有金張渚銀湖㳇之說。爲溪山勝處。凡遊張公洞。玉女潭。磬山海會者。須取道于此。谿上有茶舍。李棲郢爲州有僧獻佳茗。陸羽以爲芳香冠絕他境。可供尙方。始供萬兩。置舍靈洞。後韋夏卿徙茲。然今蹟存舍杳矣。址近唐貢山。唐貢山卽在昔湖常二守會此採茶脩貢處。杜牧之有詩吟之。所謂山實東南秀。茶稱瑞草魁。剖符雖俗吏。修貢亦仙才也。是日以天雨。未出遊。余乙丑己巳歲。凡兩至。皆寓客店。曾遊張公洞。回深夜。玩月中庭。題兩五言律詩于寓壁。

媧盤苦結構。神鬼競疑猜。路出雲濤底。門由霹靂開。空餘蝙蝠矢。猶護汞丹臺。洞府千年在。仙人去不回。詠張公洞 註見後

深谷絕人蹤。高空秀碧峯。雲開湖㳇月。寺出磬山鐘。海外無歸鶴。泉中有蟄龍。長期謝塵世。卜築倚巖松。

今日舊地重臨。情不能已。急冒雨往訪之。雖無碧紗籠護。然字跡尙未模糊。朱樾老出訪鄉長陳君。託呼山輿。以備明日出遊張公洞。玉女潭諸勝迹。

張公洞　八日黎明。枕上卽聞山鳥鉤輈。急推牕起。曰天已晴矣。兩舟皆驚喜。咸起盥洗。晨餐畢。次第登輿。迤邐西北行。薰風襲衣。鳴泉撥耳。銅官離墨諸峯。蓬蓬濕雲。如飛車走馬。軒豁遙青開呈面目。企翁時方勤苦習畫。大聲歎呼曰。此八大山人潑墨稿也。五里抵張公洞。洞闢於孫吳時。一夕大風雷。洞忽自開。相傳爲漢張道陵得道之地。或曰張公非道陵。乃其四代孫輔光。或又謂唐之張果老。洞在衆山間。山不高。麓周五里。若覆盂然。三面皆飛崖絕壁。北向一竇。廣踰四尋。嵌空可入。所謂後洞也。遊者先至洞旁

之朝陽院。向僧取炬。燃以入。後洞又名地戶。幽黑杳冥。惟聞蝙蝠振翼鳴啾啾。初俯而行。歷燒香臺。頗平廣。自此下臨如棧道。怪石錯立。有仙人房。元武石。芝田丹竈。錦屏瑤草。伏行過鯽魚背。見日光穿漏。更前數十步。豁然開朗。寬可數十間。山上樹木俯垂。中有臺盤可坐。俗所謂天門也。更秉炬由旁徑入幽深處。罅咫尺不能穿行。返出天門。昔有毛蕢嘗行張公洞。自洞底東行。惟聞上有波濤之聲。至太湖之洞庭山。得石穴而出。又唐時姚生嘗遊張公洞。秉燭行十餘里。見二道士弈棋。生倦且飢。道士指以旁有青泥可食。試取咀嚼。甚芳馨。道士曰。爾去謹無語於世人。生再拜。返密懷其餘。以示市中人。青泥出洞已堅如石。賈胡見之。驚曰此龍食也。余素耽隱僻。安得長伏張公洞。分龍食食之。願與今之世長辭矣。惜乎今之張公洞。爲令宰所窒。不可得而深入也。此洞冬煖夏寒。游宜寒月。夏多浮嵐。蝙蝠矢覆地如雪。垂溜點衣。默承之無迹。道書白龜經云。天下福地七十有二。此居五十八。庚桑公治之。凡遊者入宜後洞。由窄而之曠。出暗而向明。則奇趣橫生。若走前洞。則一覽無餘矣。然此次朱莊二老。則已年邁。餘亦憚勞。均由前門入。獨余一人。仍由後洞入。余遊此爲第二次矣。有邑人儲鑄農者。募鉅款在張公善權二洞。蓄意經營。矛乙丑歲遊此。即已興工。今猶未毀。洞中講經臺等。悉經雕鑿。堦級蘆然。可坐數百人。旁復鑿二石橋。以屬于臺。惟遊者多譏其失天然之致。而洞外所鑿磴道。殊便行者。功不可沒。張公洞明都穆及清初吾鄉邵長蘅。皆有遊記。宋尤延之有遊張公洞詩序。茲錄之如左。以見今昔殊景。

宋尤袤遊張公洞詩序

予艤次湖洑。侍季父伯兄遊洞靈宮。步行五里。夾道皆喬木參天。鶴巢其上。若笑若咳。澗水流濺濺。鳴聲甚悲。殆不類人間也。入洞靈宮。覽前賢畱題。徘徊久之。由石徑里許。達于洞。洞深數千丈。磴道險絕。俯僂僅可下。寬廣容數百人。大石離立。或下甃欲落。若劍盾矛戟相撐拄。或疊棟連地。崛起而不斷。若虎豹蹲伏。俯踞而拏攫。中有小門。持炬乃得入。丹灶井壇在焉。由石罅而上。皆流石怪形無窮。其狀旁行屈曲。益深遠不可到。其陽有縣崖滴乳。水流澗谷。乍細乍大。自成宮商。橫澗得小閣可憩。朱藤纏絡崖上。丹花蔌蔌下墜。芬香襲人。毛髮凜然。欲少畱而大風作。遂歸。予遊山川多矣。茲游最可紀。

會仙巖　甘泉碑記　出張公洞數百步。有會仙巖。孤峯側立數仞。橫理若鑿。相傳昔有二仙人遁形而入。因以名巖。元至元辛卯。本心文先生篆會仙二字于石。巖下流水可浮杯。屠君公覆。擕有攝影機。合攝一影于巖前。離巖數十武。有亭翼然。亭覆湛若水所書甘泉記。註云爲溧史恭甫書碑。石方四面。刻字。幾五寸。縱宕

有奇氣。湛在有明中葉。負理學盛名。世稱甘泉子。與王陽明先生埒。曾築精舍于此講學。史恭甫其弟子也。回視草間泉鳴瀄瀄。卽湛所稱甘泉。然涓涓滴滴。予頗小之。因題一絕句于壁。

荊川（卽荊谿吾祖襄文公所取以自號者）灝淼起風煙。太覺甘泉一勺。泉濟物要堪放舟楫。英雄懷抱豈徒然。

玉女潭　出張公洞西南行叢篠灌木中。盤旋屈曲。約二里餘。有潭倚於絕壁之下。曰玉女潭。舊傳玉女修煉于此。潭廣逾百尺。停膏湛碧。瑩潔如玉。三面石壁。下插深淵。石梁亘其上。如榻而偃。草樹蒙幕。中流黑不可測。石上微竅。日正中。流影穿漏。下射潭心。光景澄澈。唐以前名賢多此遊覽。李幼卿陸希聲嘗居之。一時酬唱。篇詠流傳。權德輿所稱陽羨山水。此爲首也。明嘉靖間。溧陽史恭甫建玉光閣于潭之陽。又建玉潭仙院其上。幽巖絕壑。靈湫邃谷。各爲標表。文徵明爲之記。有凝玉亭。流觴嶼。瓊樹湍。漱玉軒。虬龍峽。沸玉橋。梅竹嶼。琅玕所。聽玉寮。生明池。隔凡橋諸名目。隔凡橋之上。爲玉陽山房。中爲玉虛堂。周堂爲八室三楹。依易卦爲面勢。隨方署名。曰純陽。曰中陽。曰初陽。曰循陽。曰明陽。曰通陽。曰來陽。曰升陽。升陽之北。又有大觀廊。雲薈臺。環玉岡。澄觀樓諸勝。其餘不可勝紀。迨後王元美（名世貞融鳳洲）來遊。僅數十年間耳。莊院已半廢。而唐之瓊樹猶在。王記所謂夭矯偃蹇。欲無白日者也。今則一片榛荊瓦礫。欲尋曩昔瓊樹盤蛟搏螭之所。亦杳不可得。而潭水清澄。黝然古色。俯而挹之。心凝神釋。東道主陳君呼僮于石上汲泉烹茗酌客。昔東坡嗜飲玉潭泉。恐汲者詐僞。造竹符。令金沙寺僧典之。吾輩得酌瓊漿。彌有福矣。飲罷。予與沙君武曾。披荊探幽。一邱一壑。往往得史氏之題名石焉。衆擬醵資建竹閣三間于潭上。明歲來爲朱樾老壽。思老命余對此靈潭盍倚聲爲傳言玉女一闋以贈之。余爲誦明相國夏言念奴嬌一詞。並自口占一絕句。

夏言咏玉女潭念奴嬌詞用東坡韻

玉光閣上。憑闌處。下有蜿蜒神物。窈窕洞天煙霧裏。環鎖千巖萬壑。鳥埭雲間。龍淵石峭。虬峽濤飛雪。山翁占斷。江左地靈人傑。　凌虛臺下倚青冥。碧樹滄洲。遠興時時發。極目斜陽飛鳥外。杳靄斷霞明滅。縹緲亭邊。回陽洞口。長嘯披玄髮。玉梁倒影古潭。冷浸秋月。

自占絕句贈玉女潭

碧雲高捲石爲梁。玉女何年隱玉房。窈窕靈潭同絕代。夜深明月爲梳妝。

石門崗　遊玉女潭畢。歸餐於舟中。沙武老繩石門崗之勝。樾老思老企翁。皆倦而欲臥。余聞之。興爲勃勃。于是喚肩輿五。沙郭

趙屠與余五人。郭肥碩無朋。忽輿槓中折。輿夫咸不願舁之。棄於途中。爭論久之始行。穿湖汶市。東南奔。幽篁覆路。新樹成陰。春山迢遞。杜鵑花開。爛熳似火。俗所謂映山紅也。約行十五六里。重岡複嶺。高入雲霄。天然邊塞。昔南唐與吳越分界處。亦今蘇浙分界處。高杉數章。蔭蔽古祠。東西衢坦。題桃源仙境四字。態見世外幽致。竹陰中人家十餘。鷄犬翛然。沙趙郭屠諸君。徜徉嶺脚。余鼓勇獨上數峯。立最高處。牛跡以外。即屬越天。落日蒼茫。遂覓歸徑。石門崗之勝。知者甚希。遊人既至湖汶。不可不一往眺覽焉。是晚陳君爲東道主。設讌公所。帶露山筍。活水鼈裙。別有風味。終日輿馬之資。則朱樾老破鈔。亦以主人自居也。

金沙寺。　岳武穆題壁及繫馬樹。離湖汶二里而弱有金沙寺。唐陸聲讀書山房也。九日晨。余披襟起。花露濕履。谿苔緣衣。獨行至寺。重觀岳武穆繫馬古銀杏。老幹崔巍。赫然動魄。惟正幹已成枯株。由脫皮重產枝蘗。生氣沛然。結實纍纍。昔年吾師錢名山先生遊此。曾賦長古。轉至寺後。覓得武穆題壁石刻。抗聲讀之。山禽盡起。木客悲號。余乙丑及茲。爲再至矣。

岳武穆金沙寺題壁文

余駐大兵荆溪。沿幹王事。陪僧寮。訪金仙。徘徊少憩。遂擁鐵騎千餘。長驅而逝。異日復三關。迎二聖。使我宋朝中興。得勒金石。重過于此。豈不快哉。

磬山海會　是日議遊磬山海會。將成行而雨至。濃雲四合。非可即晴。僉謂與其蜷伏舟中。坐耗光陰。不如利用雨中時間。即發櫂張渚。明日即可登龍池山矣。然磬山海會之於陽羨。猶雲棲花塢之於西湖。人山逾深。入林逾密。景逾幽絕。遊陽羨者。不可不至焉。余己巳歲曾獨往遊。茲以舟中之暇。略爲補敘之。磬山在湖汶西南二十餘里。有磬山禪院。僧朗文主之。山似象形。盤旋而上。湖汶東來之大道。如不南折。更西六七里。即至海會寺。寺在山麓東向。氣象宏壯。與磬山俱以竹木勝。古樹千章。碧陰滿地。琅玕萬個黛色參天。屏列千峯之秀。泉開百丈之幽。一片清涼地。眞個截斷紅塵矣。山中禽多畫眉。千百爲羣。每當春曉競啼。如聆金絲之奏。余前歲遊此。爲立夏之前一日。曾吟詩三絕句。今歲重遊。未果爲重吟一絕。以識去年拄杖時情景。

春漲盈盈積翠陂。瀼瀼濃露沐新枝。江南占斷雲林秀。百里青山叫畫眉。

冠纓何事濯滄浪。靜數疎鐘到上方。一笠綠飄塵壒外。滿山松影落衣裳。

迢迢人在翠雲叢。寂寂幽懷倚石櫳。古寺無花啼鳥亂。今年春盡磬山中。以上己巳年作

金沙南去畫谿西。是處蔥蘢雲木低。想得綠陰新滿路。兩山晴色畫眉啼。

自湖㳇上龍池。共有四道。以水道往。須仍回宜邑。經西氿。抵張渚。水程百里。宿一宵。雇輿登山。更十八里。若在湖㳇雇輿由陸路徑張公洞川埠之間。逆龍池之首。由北而登。不過三十六里。晨行日午可達。若由龍池之南而入。僅二十餘里。惟爪徑不通車輿。又自磐山附近翻山而達龍池。則十餘里耳。惟強趫者能之。聞往年吾鄉蔣竹莊先生遊龍池。曾由白雲巖披荊棘。履巉巖。直達磐山。可謂壯矣。余己巳歲遊湖㳇。則雇輿徑張公洞川埠之間。冒雨登龍池者也。往時常溧錫溧輪舟。僅經徐舍。由水道至張渚者。自宜興附輪舟至徐舍。更換快班船。水路廿餘里而至張渚。多在夜半。人極辛瘁。今張渚至湖㳇之間。日開汽油船兩次。朝發午達。午發夕至。遊人殊以爲便。然余則茲山中老行脚也。猶憶乙丑歲自湖㳇步行至宜城。頗有可紀。途中曾過一險坡。問之土人曰愚生坡。相傳大德中。荊南有九人同山行遇雨。避入土穴。忽一虎來飢坐洞口。眈眈視。八人密計排一愚者啖虎。虎當去。虎果啣愚者置他所。復來踞坐如故。須臾洞崩。八人皆死。愚者獨生。因名之曰愚生坡。可爲今之善作機械者戒矣。過坡不識道。指前一山。問樵者曰甑山。獨高於諸峯。余夙勇於登高。擬由甑山嶺背行。造乎銅官。竟赴之。荒絕無徑。革履滑不何登。如鮎魚一上竹竿。極其巔。日亭午。飢渴甚。對視銅官。僅及其肩。在張公洞前隨來一童子。摘山果餉予。遂下。竟不能登銅官。

岳堤　百合場　日昳抵岳堤。距宜興城三里矣。昔岳武穆追金虜於此。築堤度兵。堤長三里。堤盡有亭。面山襟谿。風景佳絕。宜邑名士程肖琴等題聯語甚多。回視百合場。余爲高歌岳武穆滿江紅。白日西匿。暮雲變紫。百合場在銅官山下。昔武穆與金虜大戰百合於此。余在金沙寺覽武穆繫馬古銀杏。慨然欲賦詩憑弔。以有吾師名山先生長古而止。至此益感慨不能自已。遂賦兩絕句。

乾坤終古幾英雄。不使將軍建大功。我過岳堤長隕淚。那堪回唱滿江紅。（余不啻十過岳堤矣）

萬古青山百合場。岳堤千尺向斜陽。秋風回首金沙寺。老樹摩天望驌驦。



靈隱春淙亭

靈隱聽泉記

徐睡麟

早

晨。天氣晴朗得爲近幾天所未有。隔湖一排深綠色的樹。叢藉的。葱鬱的。蔭滿了整個的孤山。一層高一層。漸次隆起到山頂。樹後襯着蔚藍的天空。幾筆有明有暗的白雲。疎疎的皺在樹頂上。正是一幅天然畫圖。

向午。天色轉變。先是堆堆的濕雲。從葛嶺後推漫了碧空。接着就是沛然的大雨。

每次雨中。有一清課。到西冷橋。聽荷喧樂。急雨尤耐人尋味。如洒豆。如傾珠。其聲鏗鏗。有梵音。風來則響緊。風過則響微。愈遠則愈細碎。愈近則愈清淅。聽之。使躁者靜。煩者消。喚起靈魂的欣賞。

烟雨中。湖山諸山。均爲濃霧所迷漫。高者或辨頂。晴朗時的青嶂翠微。皆隱入了瀧濛幻境。遙想靈隱高峯間。必另有奇勝。心向往之。懼其遠。

西冷橋下。平日水清見底。游魚可數。澄靜無聲。近因連朝的大雨。湖水高漲。水色赤黃。係山中泥沙。夾水衝瀉。而橫流泊泊如奔河。浮翳的萍藻。亦失却平日甯靜的故態。在依違掙扎的

隨波逐流。遙想着山內暗淡遮山。幽閒入竹。游興亦動。

冒雨乘環湖汽車。電逐風馳的。岳墳。玉泉。一霎卽逝。車窗上雨點密集。模糊看見移動的山影。同往另有三人。一路剪徑的橫流。潺潺的泉響。一客操湘音曰。「山洪暴發。」

我的心。已在車前飛馳靈隱。聆客語。知爲同好者。彼等問答間。話多不符。係初來。我欲告以游徑。又怯不出口。因客皆西裝革履。似不屑沾染這落拓我。

下車。雨小住。走入山門。沁人心肺的涼爽。栩栩撲人。遠近的溪澗。如洪濤。如巨浪。淙淙的交響着。不辨其聲自何來。

左右合抱參天的大樹。龍身虬似的枝戟在半空。道上覆滿了涼蔭。一陣風來。浩浩的怒吼。洒下許多錯落的雨塊。

同車的幾位游客。已健步如飛的不見了。伶俜的我。徘徊在北首危崖的澗邊。領略奔流的噴雪。

百步。到春淙亭。亭橫跨靈隱澗兩岸。五十步。到壑雷亭。二十步。到冷泉亭。均在澗西岸。東爲飛來峯之山根。平日游此。常訝其不經。春淙固無淙。壑雷亦無雷。唯冷泉有一派清流。倒映着山光樹影。可垂釣。可試茶。可浣纓。可濯足。山根有穿崖的石罅。清流冷冷的傾注。如拖練。如鳴琴。另有一番深致。益以好鳥時鳴。更外將環境襯托得性靜。於此作半日游。有出塵之想。

是日。一洗往常的閒逸。幾疑非復舊境。靈隱澗爲北高峯飛來峯小和山天竺等諸山所匯之下游。寬四丈。流量甚猛。百步之外。卽聞潺湲之聲。至冷泉益壯。過壑雷亭。斜瀉六丈。始達澗底。漱着嶙峋的石骨。激起無數的浪花。如萬斛跳珠。如雪崖崩瀉。其聲轟轟。悚人毛髮。膽怯者。不敢逼視。至春淙亭。澗寬及半。水爲所束。勢益急。經一斜坡。墜落丈餘。始及澗中。流一石柱。水搗其根。浪色飛起數尺。若莽漢憤人之阻路。作激怒狀。其聲不及壑雷之宏。而壯過之。至此始信古人之不欺。壑雷。春淙。皆實錄。平日不易見耳。

澗邊有僧三五。頑童數輩。取石擲之。聲益隆隆。有山水癖的我。留連不忍去。据壑雷而濯足。俯春淙而浣手。倚冷泉而傾聽。如見英雄。如對豪俠。使人心曠爽。塵滓都盡。衣履濡濕。亦不恤。

同行的游客。翩翩自寺中出。澗邊略一巡視。南向去。寺前仰望插雲的高峯。是日則烟霧迷濛。莫辨高低。既盡壑雷春淙之勝。復欲一探高峯之奇。

循寺北的山道而行。路右是竹樹叢雜的山麓。路左是靈隱寺的圍牆。芊芊的綠草。帶雨的伏貼在路上。像出了汗的馬毛。再也撐不起身來。

一帶掃空的的叢竹。消失了乾脆的清韵。被雨打得像疲倦的舞女。腰軟如綿的。扶得東來西又倒。在撐持不定的搖撼。平日鈎

輞格磔的鳥聲也清寂得無聲。

沿路傲慢的大樹。同平日一樣雄偉的排列着。似乎不屑理會這渺小的我。斜着頭朝天。唯枝葉像是受彀了驕陽的酷虐。現在雨後又得了霧的摩撫。如飲了醐醍一般的陶醉了。如脫了枷鎖一般的解放了。總懶洋洋的享受這舒透的幸福。

連接經過幾次盤曲的轉折。石級一層一層的高起。寺的圍牆已走盡。卑視我的樹林。已一一落到脚下了。

遠遠有兩棵夭矯挺秀的喬松。交讓的孤矗在山半。數百級過樹下。粗可合圍。高十五丈。遍身的蒼鱗翠粒。虬髯一般的松針。如蓋的含着烟。像一個遺世獨立的巨人。雖是細雨濛着。還是森森的肅靜。雖是濃霧迷着。還是鬱鬱的莊嚴。使人起着異樣的仰慕。

兩腿經過這一陣的攀登。已欲表示怠工。勉强的繞到松後。坐在石級上息喘。遙遙的領略這兩類道貌岸然的孤松。

此路係靈隱山正面一條支脈。前面爲靈隱寺的全基。後面係一巨大的墜壑。石級砌在這支脈的山脊上。山高一千尺。級約兩千。已上五百級。再一千級至春暉亭。再五百級至峯頂。歇了一刻。後鼓勇前進。

上三百級右面墜壑的山缺上。有一道丈餘的飛瀑。濺珠如雨。噴石似烟的奔注壑底。起初只聞雷鳴。距離較遠。兼之霧迷。不甚清晰。亦不信此山有瀑。漸高漸近。如看清這風吹不斷的白練。心喜欲狂。

再上三百級。濃霧四起。仰望峯巔。尚在雲霧之間。回顧山麓已失來時之路。不覺連連稱奇。更奮勇上登。至春暉亭。已一步一喘。

亭翼然東向。分兩路。北下爲靈隱。南下爲韜光。往常遠眺。屏立的亂峯。如碧城一般的圍繞着。遠遠的湖面。如鏡一般的平躺着。是日均爲濃霧所迷。朦朧得白成一片。

及頂。霧益厚。風亦動。疑雨的飛烟。在樹間縹渺。如塵似的撩人衣袂。

頂有廟。未入。山後衆壑縱橫。霧自壑中起。每一陣至。則對面不見。霧氣來去不定。下盼諸峯。時出如碧嶠。時沒如銀滔。幾疑置身天上。

汗出如浴。循山脊得一石橙。解衣憩之。坐對靜觀。心不忍去。足不能移者半日。時聞地下悠遠的鐘聲。汪汪的犬吠。始信尚在人間。

上山如負重。愈行愈累。下山如息肩。愈行愈便。循春輝亭南下山。霧漸淡。沿路萬壑爭鳴。千泉注玉。路亦截數段。路半。後遇同游者。知我自高峯下。略問數事。折回同下。五百級至韜光。亦未入。韜光左有瀑布一。夭矯凡五折。約六七丈。始落澗底。亦平日所絕不

可見者。路右沿澗。有竹千竿。高盡數丈。平日疎陰碎地。密翠浮天。爲游人留連之所。竹盡。東下。出靈隱寺之南。雨已止。蟄雷春淙之勢。絕未稍殺。同游者仍乘車去。仃伶的我。順着溪流。躑躅而歸。一路潺湲之聲盈耳。足濡者數次。

游靈隱者。皆領其清幽秀麗。未覩若斯之奇。雲雨如神術。揭開此山之隱。始識此山之靈。非久雨之後。此景不易見。非冒雨而往。見亦不若是之奇。因爲之記。

療肺聖藥

肺形草

謹防仿冒

上海石路四馬路南新普慶里

天濟醫室發行

每盒二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 函索即寄

中南銀行儲蓄總部

本行各種儲蓄存款利息均極優厚手續便利印有詳章函索即寄儲蓄種類如後

(一)甲種(二)乙種活期(三)定期(四)整存整付本利證 計分五元至一千元六種滿洋一元即可存儲 (五)零存整付(六)特種零存整付 分五十期隨時可以儲存無時期數目限制 (七)整存零付

地址 上海漢口路七號電話一五二二二 虹口分行北四川路老靶子路北首電話四一九八六 一五二二二 南京黑廊街卅三號 杭州清河坊十五號

UNION PACIFIC SYSTEM THE OVERLAND ROUTE

go EAST by UNION PACIFIC

from any one of

5 Pacific Ports

from

San Francisco

San Francisco-Overland Limited
Lv. San Francisco 6:20 pm
Pacific Limited . . . " " " 11:20 am
Gold Coast Limited " " " 9:40 pm

from

Los Angeles

Los Angeles Limited Lv. Los Angeles 6:05 pm
Pacific Limited . . . " " " 9:45 am
Gold Coast Limited " " " 8:30 pm

from

Portland, Tacoma, Seattle

Portland Rose
Lv. Seattle 12:01 pm Lv. Tacoma 1:17 pm
Lv. Portland . 9:30 pm

Pacific Limited
Lv. Seattle 11:15 pm Lv. Tacoma 12:40 am
Lv. Portland . 9:40 am

For help in planning your trip to the U. S., for reservations, fares and all information, write to:

SEATTLE
Room 203 Union Station
4th Ave. and Jackson St.

PORTLAND
628 Pittock Block
385½ Washington St.

TACOMA
114 So. Ninth St.

SAN FRANCISCO
673 Market St.

LOS ANGELES
732 So. Broadway

Cable address for Union Pacific Offices at San Francisco, Los Angeles, Portland or Seattle: UPARAILCO.

THE OVERLAND ROUTE

UNION PACIFIC

西湖快游錄

蕭梅性

西湖之名者。孰不夢想神游。思一親歷其境以爲快。吾之嚮往西湖。自信逾乎恆流。一旦得跨六橋履三竺。逍遙乎山水之間。樂固意中事。快又何待言。顧吾之所謂快者。與時下之快車快信。同一意義。不僅作愉快解也。簡言之。卽開快車式之游覽而已。

吾與西湖接近之期。在民國二十年三月二十八夜十點半鐘。識者聞之。或疑吾語之不類。以游西湖者。常卜其晝。鮮卜其夜也。吾以仰慕之殷。謀面之切。舍館初定。卽趨湖邊。孰知白霧茫茫。氤成一片。湖光山色。皆在白紗帳裏。杳不可覩。霧裏水畔。遠如天樣。昔人謂海上仙山。可望而不可卽。吾今問諸水濱。乃可卽而不可望。咫尺天涯。恨何如也。

游興未盡。快快歸來。與伙伴計畫明日游程。按圖討論。如經國重議。最後決定以一日逛山。一日游湖。蓋吾等游期。僅有二日故也。閱各種游湖著作。有十日或七日游覽之計劃。吾等爲時間所限。曷克語此。又恐勝境過多。不無罣漏。惟有加快游覽。補此缺陷。此快游之所由來也。

詰朝晨興。肩輿就道。其製以雙竿荷籐椅。上覆布幔。輕而易舉。且瞻顧爽朗。可以左右望。爲游山計。固甚得也。每當登峯造極之時。與夫喘息甚苦。吾心惻然不安於位。自請下抬以輕其擔負。步行既久。荷者又向吾請願。恢復原位。如此且乘且步。請降請登。禮讓之風。得於吾身親嘗之矣。此日所經。自寶俶塔葛嶺初陽台棲霞嶺紫雲洞黃龍洞天竺靈隱韜光諸寺岳墳孤山蘇小墓等處。終日登山涉嶺。備亟忙碌。每到一處。不遑甯息。稍有

西湖邊之戰士紀念碑



流連不過五分鐘。凡游山玩景者。皆安閒雅步。從容不迫。吾等之忙。反過於平日。不知者幾疑爲長途賽走也。西湖有此游客。山靈能不笑人。最難堪者。各寺院之招待。敬茶献菓。慇懃不已。吾儕乃匆匆而來。望望而去。始而以嘉賓相期者。終不免以敬謝失望矣。

上述諸地之故實。專載甚多。僅將吾之感想。拉雜書之。亦各言爾志之意也。寶俶塔如冲天春筍。爲餐煙霞者之上味。又如西子翹起纖指。指示此湖爲人生生活中不可少之途徑。惜鄰有洋房。似如傖俗爲伍。不倫不類。葛嶺依山面湖。全景在目。能得同樣地點。居之不羨仙家矣。黃龍洞小有亭園。結構精雅。清泉涌湍于石間。茂樹錯雜于水畔。小立須臾。頓忘塵世。惟洞甚淺。不足以觀。靈隱擅泉石邱壑之勝。天竺爲香客薈萃之區。貨攤盈庭。佛門如市。無甚美術品。吸收外人游覽。負此名勝號召力矣。謁孤山處士墓。令人起無



岳廟大門

限感觸。此君二十年不入城市。想是孤芳自賞。不合時宜。一流人物。瑰意琦行。不合俗眼。羣鬼揶揄。徒供私快。使之超然獨舉。放浪孤山。甚至妻梅子鶴。甘與動植物爲伍。其視城市衣冠。必較動植物之不若也。倘所謂傷心人別有懷抱者歟。至於岳墳。誠值得景仰。如君精忠報國者。果有幾人。惟秦檜諸醜。附驥以傳。臭名赫赫。同垂不朽。可謂恨事。吾向游湯陰岳祠。亦見羣醜鑄相跪諸大門之外。當時曾爲拍照。惜不清晰。玆特爲攝影了此宿願。

吾等快游計畫。第二日是遊湖之期。當僱舟出發時。墨雲成朵。細雨如絲。天公惡作劇。將不利於吾行。吾等以遊逛雨景。亦非惡事。各買滿繪西湖十景之油傘一柄。挾之登舟。舟如瓜皮艇子。輕巧伶俐。與吳儂身材彷彿相似。此時四圍煙雨。人在畫圖。不覺顧而樂之。尤以吾久羈中州。生活枯燥。黃塵匝地。與水常違。忽泛舟於山明水媚之鄉。清潤

撲人土老兒直登仙界矣。未幾雨霽雲除。遊船漸盛。中有一船。滿載絲竹。脆管繁弦。迢遙湖上。及到水雲深處。猶聞笛聲嫋嫋。使人之意也消。特賦少年遊詞以紀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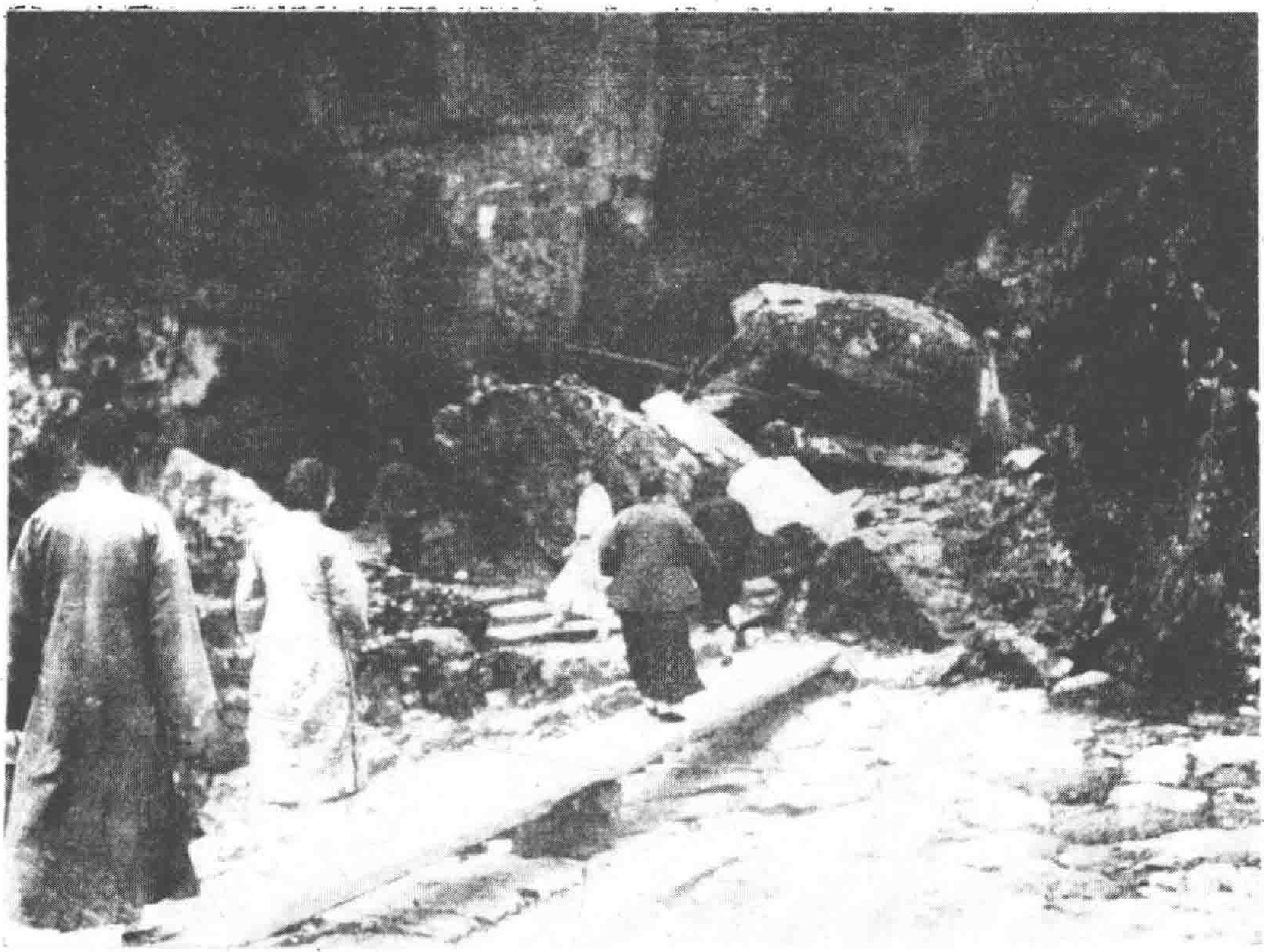
扁舟望去淡妝西子。好似五湖游。樓邊翠柳。清波一溜。此際最深處畫船浮。人盡不知儘夠蕩過小瀛洲。綠煙風流。　玉笛漾水銷魂愁。

遊湖行程。僅半日畢事。此欲貫徹快游之旨。亟力避免一切延誤之結果也。經過柳浪聞鶯。三潭印月南屏晚鐘。焦石鳴琴。蘇隄春曉。花港觀魚。諸有名無實之勝跡。不及劉莊汪莊等私家建築多矣。諸莊鈎心鬥角。爭妍取勝。要皆不外乎短橋碧水。楊柳樓臺之布置。此種園林。置之他處。可謂別有佳境。築在西湖。未免畫蛇添足。以西湖已有其天然風景。勿須此人造山水也。惟雷峯夕照。今已無存。不若改爲雷峯昔照。尚有回味。此游有足述者。厥惟月下老人祠。祠非宏敞。無可稱道。所異者。白雲庵非定婚店。何來此月老。自在新鮮潮流之立場觀之。此老已成老腐敗。何以尚有香火鼎盛。匾額如鱗之局面。凡物不合需要者。終莫能存在。意者此老善揣風氣。因時制宜。且將繫足赤繩。權當牽幔紅綫。以合乎一般有情人之需要。果爾。則月下老人可謂一肚皮合時宜者矣。



作者在龍井攝影

吾談月下老人祠。因憶及天竺之香客。善男信女。村俏互見。尚有鶴髮老婦。着其三十年前之鑲袖襉衣。繡花紅裙者。不一而足。此種服裝。內地久已不見。又在香煙繚繞之場。遇一油頭少年。西裝入時。上服已卸。僅御黑色馬甲。顯露雪白襯衫之兩袖。跪把籤筒。奮力幹其類似機械的搖撼工作。筒內竹籤。踊躍如跳舞。吾等雖欲快遊。到此躊躇不能卽去。蓋此種現相。內地亦未之見也。以形式文明者不屑有此行爲。虔誠祈禱者。又必正其衣冠。此與老婦盛裝恰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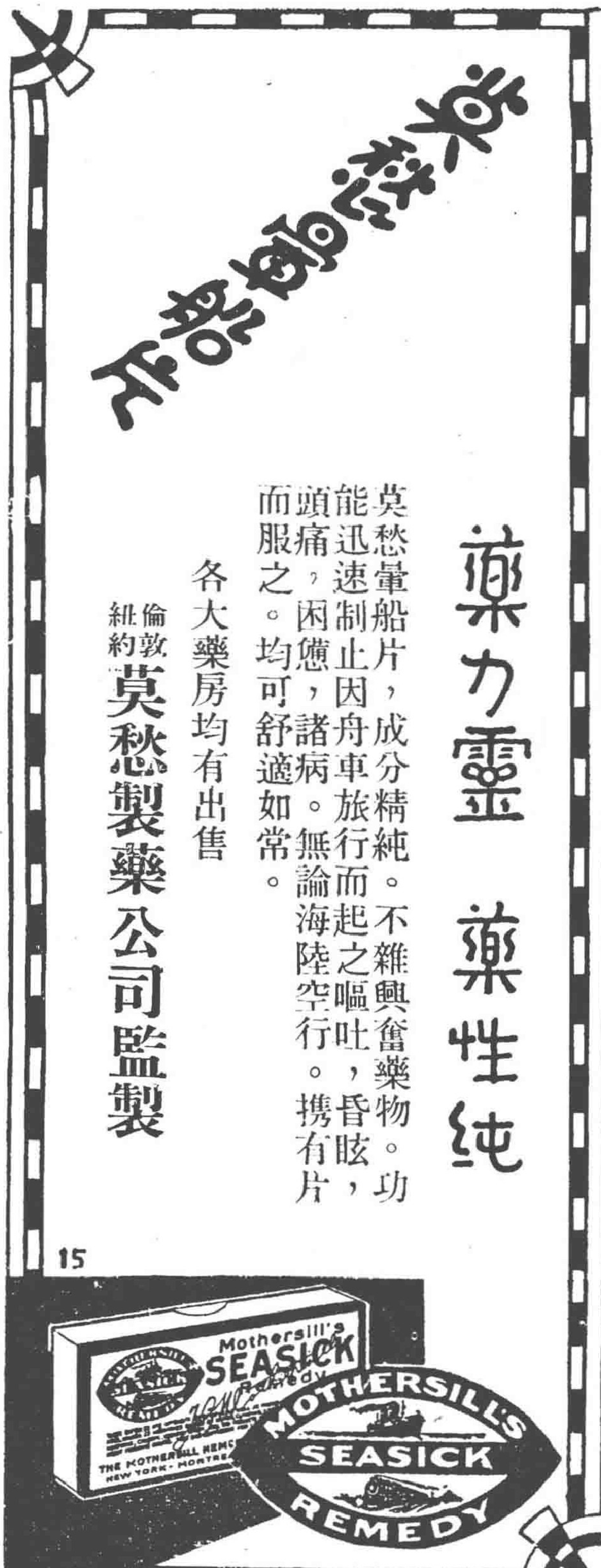
龍泓洞

其反。有所爲而來。則正相同。世有以新舊老少高論派別者。曷鑒乎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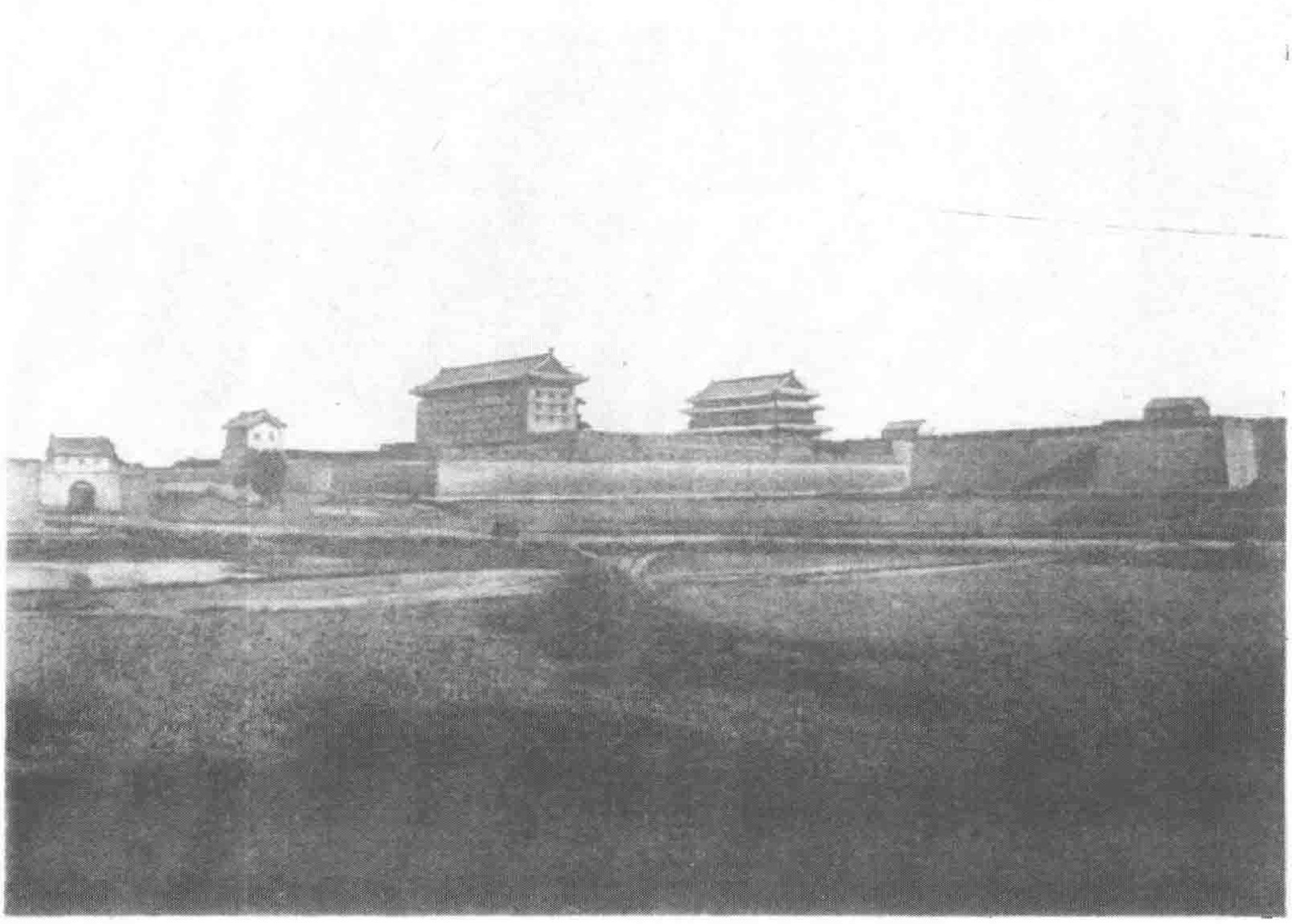
午後舍舟登陸。由茅家埠至龍井虎跑及煙霞水樂石屋諸洞。所經九溪十八澗。曲折幽拗。泉流紆餘。此類山景。看來平淡。作指南者。稱爲名勝之一。使吾等虛耗寶貴時間至三點鐘之久。未免受寃。山無駿駥之狀。澗乏棧閣之奇。蹩躠山間。殊爲無謂。龍井產茶名區。可以小憩。虎跑前後兩寺。俱亟清幽。其泉伏堂穿室而出。涓涓外流。有聲潨然。寺內懸濟公照相一幀。云是向空所攝。吾略知此術。自病未能爲神鬼攝影。願同好公開研究。揭人生最大之秘。以科學的機械的方法。尋出玄學的靈魂的證據。於學術世道。必有裨益。煙霞洞在半山之間。游時未備手電。導游者秉燭前行。指點石佛。較飛來峯所刻稍有遜色。擬之龍門九間房造相。渺乎小矣。水樂洞幽邃深遠。倍于煙霞。地面平舖石板。泉流其下。鏗然有聲。導者指示石觸石笋。高與人齊。至洞之盡頭。其頂有片石。上空質薄。言者謂是石鼓。扣之磕硜然。和以淙淙泉響。似有鐘鼓樂之之妙。名之曰水樂洞。不亦宜乎。(命名之義吾實不知)石屋亦佳。但不足稱洞。若取諸洞甄別甲乙。吾以水樂爲冠。

歸途參觀曲院風荷。只見春水吹皺。風作表演。荷不逢時。尚未露面。登舟再發。已是晚景。遙望前途。白霧彌漫。漸及兩岸青山。若隱若現。恍如西子晚粧。面傅薄粉。體換霧綃。風態撩人。別有情味。及至抵岸。已是萬家燈火時候。

此二日之中。登山臨水。疲於奔命。體雖加勞。神亦至快。吾以愚士。繫俗久。寄旱鄉。譬若池魚籠鳥。時有江湖山藪之思。天假之緣。得與淡妝濃抹之西子盤桓兩日。不輸銷魂真個。吾謂西湖之美。在其風韻。西湖之豔。在其風流。西湖之佳。在其風味。西湖之麗。在其風采。如單獨批評某山某石某樹某木。縱欲阿其所好。不敢妄贊一辭。此次快遊匆卒。不遑細玩。雖有不足之憾。猶留未盡之趣。寄語西湖。吾再來時。必慢游也。



一一—四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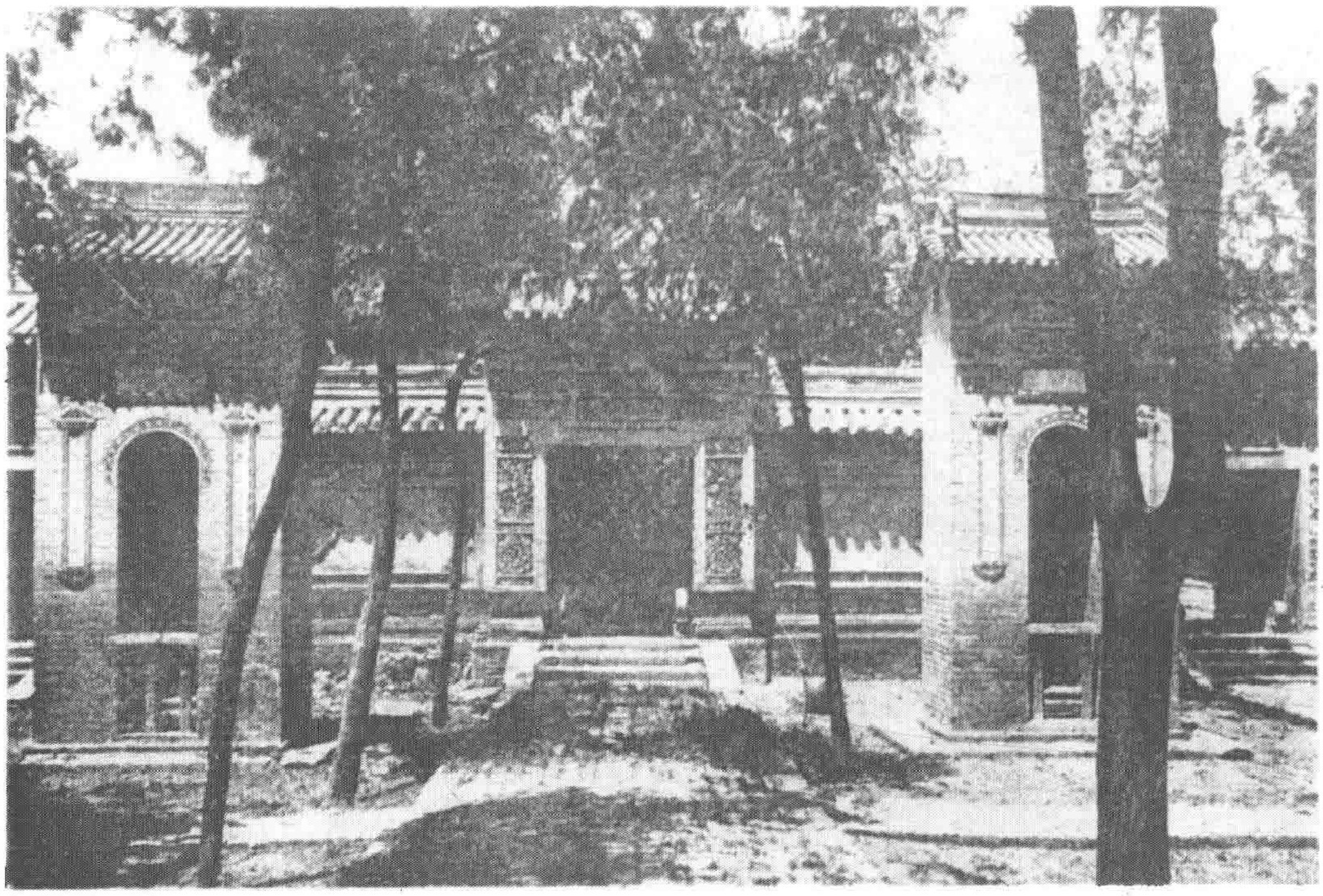
西京春色

西安府城堞之壯觀



西京春色

西安府北門



西京春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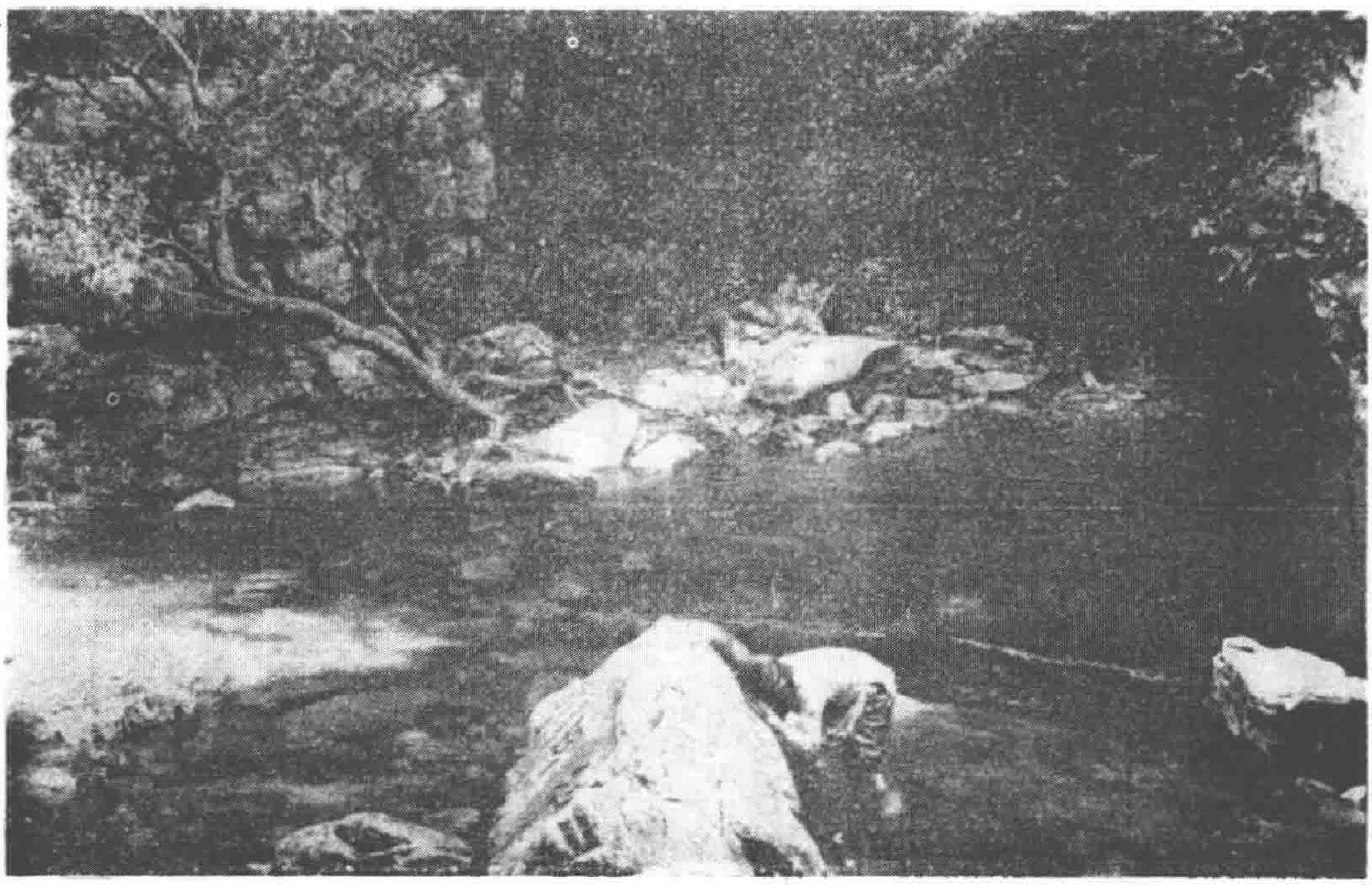
西安府回教寺之庭院



西京春色

西安府回教寺之一眞亭

一一—四二四



飛水潭潭水深處橫突出一巨石琮謂參佛之後狀其視內可見仙境圖中婦人即實行者也

鼎湖山遊記

何·家·瑚·

鼎湖山爲粵中名勝。在珠江西流端水之下游。去高要縣（卽舊肇慶府治）城東北四十里。山高達千有餘仞。周百里。嶙峋蒼翠。山深而泉美。旣饒巖壑之勝。而瀑布尤擅壯觀。氣候。盛暑清涼。隆冬暄煥。雲雨往來。頃刻聚散。陰晴上下。遠近不齊。一日之中。千變萬化。不可名邈。山上有慶雲寺。建自明末。可供遊者下榻。故自來爲騷人墨士所流連觴詠。（詳見鼎湖山志）今自廣州往遊。可分水陸兩途。水程由廣州搭廣肇輪拖或廣梧汽船直抵羅隱冲。約八小時可達。從陸則趁廣三鐵路火車至三水再轉輪赴羅隱冲。約五小時可達。交通均極便利而舒適。（但吾等此遊。因欲兼遊肇慶七星巖等。故雖輪經羅隱冲。不登岸。先直達肇慶。遊其名勝後。然後再由輪轉回。往羅隱冲。而鼎湖山在望矣。）

此次往遊。遵陸。從由西濠口出發。以至回來。歷數日之久。不覺「寒食」「清明」兩佳節都過去了。當着燈昏之下。追想這數日間無日不是遊的。亦無日不是雨的。所欠着各人不披一簑。不戴一笠。否則。當爲湖山現一幅米家煙雨圖呢。但是旅行的希望。未有不喜晴而喜雨的。然旣遇雨。耳得之而成聲。目寓之而成色。心存之而成想。

於彷彿摹擬中作鼎湖旅行記。毋甯謂為雨中旅行記罷了。

四月五日。為星期日。依昨天的決定。六時到校在生物館稍息。辛主任樹幟和吳印禪、董爽秋兩教授已經等着了。遂分兩隊往西濠口廣三路駁輪碼頭。時搭船的人擠擁不堪。這是因為明天是清明節。學生一羣一隊的旅行團。都不約而同的乘時出發和離家人都回家掃墓。歸心似箭的緣故。我們好容易才上了船。

車開八點半。約十一時抵三水。即轉搭威海輪往肇慶。行點餘鐘。天漸下雨。把在船頭的皆擁入艙內。將風帆沙鳥。波光雲影。一切可愛的風景。皆被雨收拾了。因想古人云『清明時節雨紛紛』。情景逼真了。未幾到肇慶。在省立七中駐足。卸下行李。各人肚子都餓。便在那間號稱肇慶第一的慶雲酒家大嚼一頓。飯畢。趁着晚景。沿城基馬路。繞行一周。旋遍逛各街。



羅隱沖碼頭

肇慶城的馬路。工程修潔。自都比廣州市的差些。可是那城基的路。廣州却不敵了。因為牠依城而築。我們在上面走着。當向內面一望時。便見市廛燈火熒熒。與城外林樹相掩映。蒼翠可愛。所謂「雨中春樹萬人家」。這景象又不許「帝城專美」了。且那路的中間。復多種樹。春樹發生。得雨更葱蘢茂盛。我相信。如果不是今天這樣下雨。若當着天氣晴烘時走着。受着這種樹子的清陰。又可改為「日中春樹萬人家」了。我不會吟詩。不知也算得好句子麼。遊畢。回七中歇宿。夜雨復連綿不絕。因想我故鄉東莞城。當未開闢馬路。不知如何泥濘。如何臭穢了。

翌晨六時起來。即僱汽車往七星巖。擬開車機壞。後延至七時半始啓行。那路不甚好。又遇連日陰雨。泥濘不堪。我們在車上。一若在大浪舟中。一路撲蕩。得至七星巖。遙見數峯橫列。巖巒峽屹。氣象萬千。往嘗輒嘆人工造的小石山為奇

妙。然如此天然偉觀。又豈能仿其萬一。約行二十分鐘車止。沿小道而前。道濕滑如油。同學楊君首作拜石狀。各人遂不敢左右望。惟辛主任却大踏步各人後上。達最高山下。循石堦而上。歷千百級。履其絕頂。山腰有寺二所。一高一下。我們因時間短。未得久憩。及下山擬遊「觀音巖」。但因時間關係。不果。據同學中遊過者言。此巖除「仙手」及「壽星自縊」兩形頗像生外。餘不十分可觀。又據辛主任說。這七山皆石灰質所成。而其巖則爲水衝擊而成。但亦可謂天然佳勝云。然余終以不果遊爲憾。

後卽由原汽車赴碼頭。搭輪往羅隱沖。時已九點餘。行二時許。達岸。復步行抵「鼎湖下院」。拍一照。維時天尚雨。各人皆裸膝而立。與田間農夫一般。緣山入鼎湖。遇第一醫院看護生亦往是間。可見同學遊興的烈熱。

由下院往鼎湖寺。路甚闊。惟苦泥濘。稍不愼。成泥人耳。辛先生沿途於亂草中採摘得數種。其中野牡丹甚可愛。走了半句鐘。仰目四望。山峯漸明近。而其頂插入雲表。稍遠者更多一層微雨。幾不可見。泥路盡有石道。鋪砌平坦。石級層疊。繞山而上。達慶雲寺。然寺僅在山之中腰。

入寺後。始知到者本校已有數隊。今日到者師範班一隊。今日將去者農專一隊。又地質學一隊。則已返。少頃。寺內知客爲備室三間。吾隊有十四人。三教授。十一同學。一室便與三先生。餘二室。吾輩十一人分處。房頗寬闊。亦不覺人滿。尚不致與老僧同榻呢。

放置行李後。寺童十餘人備熱水。各人盥身洗履。有履濕不可穿者。購草鞋代之。主任及兩教授圍桌坐。將今日所採各種植物、作解剖觀察。衣履汚泥且不顧。其研究科學的精神。眞令人欽敬。移時膳至。皆素菜。甚適口。膳後稍憩。時間尚餘半天。遂披雨衣出寺。遊「飛水潭」。將至。聞水聲潺潺。刺入耳鼓。知必有壯觀。至則瀑布倒懸二十丈。從石壁下。壁間有石突出。觸石如雨花四散。下流至一潭。縱闊可二十尺。長倍之。淸澈可見底。潭水復下落。如層層白幔。斯時天雨。吾立潭畔。幾不知何者爲雨聲。何者爲水聲。又不辨何者爲雨點。何者爲水點了。同學朱陳二君。解衣入浴。吾覺不勝涼寒。作罷。乃返寺。寺僧招待甚稱殷厚。

初入寺。觀寺之右堂。堂中掛總理遺像。總理遺囑。和黨國旗等。作學校形式。甚奇之。後聞全寺共約九百人。內寺僮（卽爲吾輩燒水等之童）一百餘人。乃知此堂必爲彼輩而設。然其課程授佛經乎。抑授學校規定者乎。則吾意未敢定。

今天爲淸明日。照例寺內大開「齋口」。吾輩遍遊全寺。層層斜上。每層必有一殿。香火旛幢。融融然自具佛家風味的。

四月七日星期二。晨七時起。簷雨交瀉。遂與數輩冒雨由寺右

徑登山。不數武。抵一僧塋。亦莊嚴。塋右旁。極狹而峭的小道。一但恐危險。不敢復上。攝一照。景頗趣。惜雲雨未霽。未必得好晒片耳。回下數級。轉行徑右。盤旋上。行少頃。石路卽盡。其滑如油。吾幾仆者再。山中喬木高翳。濃蔭蔽天。雨從樹間滴滴下。重衣於是濕透。及達絕頂。樹木仍高密。雲雨厚數重。鄰峯無數。無不遮沒。極目不一見。轉以不見爲佳。沿道奇異植物甚多。吾恐傾跌。不敢顧及。陳君欒和及楊君宗錫。則盡力採集。須臾循原路回寺。後。售佛珠一串。雕刻欖核兩粒。以留紀念。

畢朝膳。擬往「老鼎湖」和「龍潭」。起程時。天仍雨。辛圭任顧去採植物。復引吾等行今晨所到之路。沿道解析植物科類。指覆山高有十丈之大木。謂多爲殼斗科。蓋地居中熱帶。除殼斗科外。棕櫚科亦甚多。高更過之。幹直如竹。下無枝葉。頂則伸佈如華蓋。吾在城市時。亦未嘗不見此科植物。而高雅則無有見此。行因忙於採集。故費二小時。達山巔時。各人恐時間不足。遂促辛先生下。轉徑往老鼎。速步。辛先生如履平地。除董吳二教授。及一同學袁君外。不少頃皆落後。半道遇法科一隊遊返。其衣褲均着泥印。便知後必有更難行之山徑。後果道崎嶇。且甚峭峻。步步爲營。乃不傾倒。歷時許。達老鼎湖寺。體制不甚宏麗。然別饒古味。寺內只一僧。不若慶雲寺了。少憩。卽往龍潭。距老鼎湖甚近。由二水會合。奔騰直流。湍急萬狀。至一峭巖。倒懸而下。隆隆如暴雷。水轉成白雪。吾立石上。憑石欄俯視。猶覺戰慄。懸想失足。不知在何所矣。然較飛水潭稍遜。瀏覽移時。先返老鼎寺。作午飯。返慶雲寺。

晚間假客堂與本校各旅行團開一聯歡會。有唱曲的。吹琴的。演幻術的。及報告旅行情形的。十時盡歡而散。

四月八日。星期三。吾叢念學校明天卽上課。自然可愛的鼎湖。再不能留戀了。

早起。束裝循舊路下山。時天猶微雨。吾借楊君宗錫草鞋以代履。遂爲吾着草鞋之初步。行以二十五分鐘。抵羅隱冲碼頭。恰輪至。駁登焉。法科等隊今天同時回。輪上幾無立錐地。幸此刻止雨。多立船旁。江水浩蕩。濁浪排空。極目無際。飄飄一葉舟。覺人生天地間。可作如是觀耳。

舟行二時。抵三水。登岸卽轉廣三車。車開十一時。一時許達廣州站。換駁輪。泊西濠口。時夕陽猶未下山也。入南京酒家作午點。席間辛圭任述此次所得。略道七星巖之生成。鼎湖之植物及風景。兼敍前年往廣西採集之山情。再後謂晴時和我們再往大埔考察。那時晴中觀海與這次雨中遊山。也當別饒興趣呢。席散。各人分道返家。這篇遊記瀟瀟灑灑。也可算是雨催成的了。

歐游漫話［三］

文・淘・

十六日

昨天在亞丁雖然心頭頗感不快。但我到一個地方一定要上岸去的。其動機便不是爲着要尋開心。據買得的風景畫片看。英波煤油公司在亞丁建築的油池Ta-nk。工程頗算宏大。又去海一邁爾地方。還有阿拉伯人聚居的村落。這些地方我都頗以不曾一見爲憾。所雖然有人告訴我說吉坡地的情形比亞丁還要荒涼。但在今天我還是要決意上去一看。

早上九時。船進了港。天氣頓然轉熱。已穿上的毛衣又不得不脫下。吉坡地正在亞丁的對岸。算是非洲的地方了。遙看岸上黃茫茫地盡是沙土，沒有山嶺。也沒有林木。所謂吉坡地這口岸上也沒有幾多建築。自科侖坡以上。乘客登岸都得自叫劃子。我等小汽輪到來。便一個人上去。船錢是兩法郎。操船的人都講着法語。令人頓然感覺不便，劃子到碼頭。不曾見有警察的影子。上岸一看。四處都荒穢的很。道路識是泥築。幸而不曾落雨。否則不能勁步了。碼頭上圍着十幾部馬車。紛紛攬客。也有幾部舊破汽車。有一部車尾是載着一〇三號的牌子。我最初本想不雇車。但走過一大段路還是看不見一個警察。路上祇我一個人于彳着。天氣又異常作熱。心裏總覺有些不安。後面恰有一部馬車緊跟着叫雇。說是遊徧全市祇討五個佛郎。我以爲還不大貴。便跨上去。叫車夫先到郵局。打算寄幾封信。誰知這裏還是通用盧比。郵局不收佛郎，我又找不着換錢的地方。祇好不寄。再上馬車。車夫一揚鞭子。得得地不到兩分鐘。便回到海邊。據說全市已走完了。路上我祇看見一座小小西式房子的所謂公署。一片茅棚似底的咖啡店和一個什麼旅館。泥路凹凸不平。車行非常顛簸。昨天亞丁給我的是荒寒。今天這裏給我的是煩燥。於是一場吉坡地之遊。祇好無結果地結果。

從昨天起。船上的中國的和安南的工友便都開始大做生意。他們把在長崎上海。福州。香港。西貢等處買得的各色貨品都在艙裏陳列出來。阿拉伯和非洲的商人則川流地上船。看貨問價。情形很覺熱哄。儼然是一個小市場似底。東方貨品中以在上海買來的藍布作工衫褲和捲於銷路爲最廣。其餘如磁器。雕刻。絲織品和珍玩等雖然有時候也很賺錢。可賣得掉否却要看手段怎樣。因爲關上察的極厲害。此外也偶然有販賣鴉片煙的。到馬賽各貨賣完以後。買回頭的則以「旭尺」爲多。每隻幾乎可以賺到五倍以至十倍的利息。在上海賣利最厚。香港賣次之。船上的工友沒有一人不靠這私生意賺錢的。據說滬粵兩幫工頭。每當船航一次。所入總在千元以上。但

片段游程

桃源何處

一生・

洞門深鎖白雲封。九節丹崖第幾重。欲向山中尋甲子。秦人盡日不相逢。—呂嵒—

余既至桃源之翌日。乃爲桃源山之遊。山在桃源縣之南，北有桃花溪。南有桃源洞。桃源洞者。一名秦人洞。卽晉陶淵明桃花源記之所指也。田園桑麻。景物媚人。至今一闔眸間。恍如與秦人盤桓於其內。歷歷不能忘。乃爲此以誌之。

余自白馬津渡河。陟翔鳳之岡。由問津亭入其境。則見古碑一通。字迹模糊。已殘缺不可讀。由此而入桃源洞。則見鮮媚之景物。娟秀襲人。田園與麻桑。葱蘢觸目。唐朗州司馬劉禹錫所樹之「桃源佳致」之石碑。高至丈餘。屹立於路側。相傳字爲劉公之所手題也。由碑之右。折而入山。兩溪夾岸。桃樹數百株。有桃邑知縣余良棟所修之房屋三進。顏曰「古桃花源」。內爲「延至館」。

館左溪澗中。有翼然而立之八方亭。亭內。亭前。大小之古碣。高低林立。字均爲蒼苔所剝蝕。而不可辨認。由亭沿溪行。拾級而上者。則爲遇仙橋。相傳王子遇仙處也。由橋左再上。有又亭峙於澗中者。爲「水源亭」。亭中有長方形之石碁

工頭之上還有法國工頭、所以他們每次支出的「孝敬費」也幷不在少。

就現在的中國生活標準而論。輪船上這些中國工人的生活總比什麼工人的都好得多。每餐有酒有肉。有從一二等艙廚房裏撤來的水菓糖點咖啡。這喫喝已毅使他們留戀。何況每次船行還有餘多額外底營業的收入。無怪他們的大多數都懶惰到很難振作起來。據我所見。船上的粵工和越工。十個人中竟有九個抽着大煙。每天一到歇工。幾滿這幾間房的床上的盡都是這些黃面癮侶。那窒人的煙味。簡直令我不能在艙內久坐。滬帮工友抽大煙的雖祇有做木匠的這一個。但賭錢却賭的厲害。一夜千元以上的輸贏。聽說幷非罕見。又鄒君曾告訴我說船泊碼頭的時候。他們同事中間也有不少上岸去宿妓的。從前做私生意的還少。錢很容易賺。這船上有一個滬帮工頭。竟在馬賽討着女人。上海包着長三。長崎也置有外婦。至於香港西貢等處的隨意自相還不在此數。然則要是把這船看做羊車小鱉的話。這家伙的侈縱倒不在西晉時代的皇帝之下。

說到鴉片。我覺得這眞是個助成消極的無上妙品。牠不但能使人的體力弛廢。幷且能毅進一步使人的心情麻木。像喫醉酒還會使人牢騷感慨的事在抽大煙上是決不會有的。一個上癮既深的人。眞是曠然物外。什麼憤怒羞恥的感情都會連根忘掉。一種疲緩迂鬆的工夫。是誰也仿做不來的。據說戰國時代的魏家無忌。因爲中途失志。便把落寞底歲月在醇酒婦人兩件事上消耗盡淨。我以爲要是戰國時候已有鴉片的話。這位聰明底公子許會把他的不得意底晚景在大煙筒中吹噓過去也說不定。因爲所謂醇酒婦人。都些極强烈底刺戟。祇能使仰鬱底人更加唏噓感慨而已。那裏會有什麼睡眠似地的麻醉給人呢。

因爲想到這一點。我懂得了船上爲什麼容許工人公然吸煙。也懂得了爲什麼在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上鴉片居然可以舉行公賣。

船一直到晚上六時才啓椗離港。在停泊時候幷沒看見起卸什麼貨物。勾留到這麼久的。大概祇因爲這是法國殖民地。要獎勵法國歸客上岸遊覽而已。法國在一九一四年以前。祇圖聚精會神的對德。對於海外殖民地便沒有很多餘力來經營開發。古典底政客如克勒孟梭之流甚至還大唱其殖民地反對論。以爲不應該減弱國防。把有用底經濟和人力耗費在去宗國遙遠的不毛之地。所以法國殖民地的設施和組織。一向都是遠在英國的之下。一直到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的大戰時代。法國在糧食上。製造原料上以至於前線勤務上都得了殖民地的最惠底幫助。大家這才覺得經營殖民地原來是一

盤一。約三四尺。石磴環布。入其內而坐焉。則覺習習之涼風。拂人襟袖。潺潺之泉聲。震人耳鼓。兼以古木森鬱。日光掩翳。百鳥翔鳴。猶覺有秦晉之意味。蓋其後秦人之古洞在焉。洞口以石碑封之。碑長丈條。右角略缺尺許。碑石蒼古。洞口下清冽之水泉。惜不能照出秦人之面目。惟見瀠洄蕩漾。是否有幾度之漁舟留影。然亦早經洗滅而不可覩矣。昔人顏之曰「古桃花潭」。潭中之沙石明瑩。與洞上之田畝相映。幾令人不知置身於何所。

秦人何處耶。祇餘古洞桃花。耐人尋味而已。無惑乎呂洞賓有洞門深鎖之一詠。題於洞上也。洞右拾級而上有古玄都觀。觀中有堂。懸陶靖節先生畫像。觀門懸「秦時明月。洞口桃花」一聯。觀中名聯頗多。古者姓名已佚。惟餘字跡可賞而已。一爲「偶爲黃髮石上語。詩有白雲衣上生」。一爲「秦漢興亡付流水。神仙消息問桃花」。一爲「流水當年懷往事。桃花依舊笑春風」。中以堂外廳軒之聯爲最古。「境闢太元年。看流水桃花。洞口不生寄奴草。地猶武陵郡。喜垂髫黃髮。村中時見避秦人」。洞外此種寄奴草頗多。截然至洞口而止。然洞爲碑封。洞內有無。又實不能知也。觀左有躡風亭。入耳不絕之鈴聲。爲風吹動。錚錚鏦鏦。起人世外之思。有近人聯一副。「却怪武陵漁。自洞口歸來。把古今遊人忙煞。欲尋彭澤宰。問田園安在。惟桃花流水依然」。掇拾眼前情景。不假雕琢。正道出遊人不少之感慨耳。

莊一本萬利的買賣要維持帝國主義的繁榮。沒有殖民地是很難辦到的。所以戰後對於摩洛哥。對於里夫等地方的處置便都積極起來。最近杜墨克大總統還親自去拜防非洲法領各殖民地——其藉口的原因是說給曾來觀光巴黎的摩洛哥國王答拜。——則法國當局對於殖民地的積極聯絡的態度較之稍前數年又覺另有進步。

舟停不進的時候。天氣非常熱悶。火食艙前飛滿蒼蠅。阮君又說此地日光有毒。不可多曬。所以我簡直不敢在艙外久站。今天天色很晴。但因爲岸上都是沙漠。遠望出去。總像昏霧四塞似底。岸上的土人泅水術很好。他們能手脚展開。直浮在水裏。祇讓頭部露在水面。有人投錢入海。便一觔陡地下去打撈。錢沉的速度不及他下鑽的速度大。一轉瞬便給撈着了。明日下的海水清澈非常。從水裏透映出來的他們的脩長底肢體。看去竟不像人。簡直是一隻多脚底星魚似底。倒令人惻然想到這些給壓沉到文化底層的人類的可憐。和壓榨的執行者的可恨。

十七日

今天是航進紅海了。上甲板去望。海浪仍是蒼碧地翻着。絕看不見有什麼紅色。所謂「日映山赭。海水盡作絳赭」的話。或者是要在近岸有赭的地方才能適合。不過這海裏的天氣却果然很熱。現在的航路又是偏指西北。過午以後。日光便烈火似地曬着我住的艙房的這一面。令人不能坐臥。海行的生活還不到一月。而炎涼的味況却都已嘗徧。倒也有趣的很。

因爲我的房裏不能坐。便過薩斯得里君Sastri——在亞丁時候遇着的那位印度朋友——那邊去和他閒談。他也是一個學生。要到倫敦大學去上學的。現在年紀祇得二十歲。但在離家不久以前已結了婚。是因爲他父親——現在政府裏服文官職務——怕他到英國久了便討着白種娘兒回來。所以才這麼辦的。聽了他的話我首先感覺得的是印度老人們的見解怎的竟和中國老人們的這樣「同揆共貫。」

談到甘地。薩君取出一幅照像給我看。這是一張立像。戴着眼鏡。和在星嘉坡聖提家裏看見的相較。覺得略略老些。

「你到倫敦去學什麼呢。」談次我便這樣問他。

「我呀。學法律的。」

「然則將來是準備着做律師吧。」

回答說是的。這時候我覺得藏在自己腦裏的對於印度革命的意見。是不能不傾吐出來了。於是從律師職務的本質祇是維護現統治階級對於下層的被統治者之壓榨而已這一面說了幾句之後。便結論地說。「現在要救印度。也幷不需要律師這種人材呀。」但薩君却極不

亭爲閣式。閣下壁間有五絕題刻一首。「神仙不可見。玉露溼幽林。流水送秦漢。桃花自古今。」頗膾炙人口。爲方韻生子。九齡神童宗濬所詠也。亭右有聯頗古。「開口說神仙。是耶。非耶。其信然耶。雖爲外人道也。源頭尋古洞。秦歟。漢歟。將近代歟。欲呼漁子問之。」逸致超然。由觀而右山行數十武。有仙徑亭。亦名問路橋。亦有呂嵒所題七絕一首。「紫氣南來第一關。道人家在白雲間。山門深鎖無人到。流水落花春晝閒。」道者口吻。是深得山水之樂趣者。此外更有王陽明先生所題五絕一首。「桃源在何許。西峯最深處。不用問漁人。沿溪踏花去。」亦非見道者不能言也。觀下更有集賢祠。祠相傳有「別有天地不知歲時」一聯。茲則不能見也。

此外勝境。更有息機別館。亦頗雅致。而洞外對山。又有水府關。遊仙觀等。山之高處。復有淵明祠。祠上又有高貴閣。相傳爲賫胡麻飯之所。惟祠宇頹敝。滿山竹木夾徑芳草而已。又何怪遊人到此。更有世外桃源之想耶。總觀以上諸聯無不糾纏於流水桃花。神仙秦漢。方宗濬一詠。雖覺翻新。然亦究不能免俗。惟呂嵒二首。略有新意。恐亦是後人之所假託耳。

陽明一絕。擺跡烟霞。頗有儒者氣象。能擺脫開桃花洞口別以新意出之。且似曾至桃源之最深處者。故能道出勝蹟之所。我也以較之借題詠而留名者。豈非大有天淵之判哉。

今則桃源何處。而其帝國主義者軍艦留痕。其海軍人員。

謂然。他說現在在印度作政治活動的盡是律師。還有力底論證便是「甘地不是作過律師的麼。」

「所以呢。甘地的主張所以不會澈底呢。我以為甘地總會妥協下去的。就是因為他學過法律作過律師。思想跳不出法律的範圍的緣故。」

這答話使薩君有些怫然了。接着他便駁斥我對於律師的見解的錯誤。他首先述說律師是怎樣地維護人權。是怎樣地替平民向法庭聲辯。這職業全靠知識賺錢。又是怎樣地自由清高。繼着又說印度的法庭是用英文的。人民却不懂英文。所以事實上也非有律師代表人民說話不可。薩君他們是從做小孩子時候起便讀着英文的。說起話來的便給的程度。自然遠不是我所能趕上。我想不要讓他討語言的便宜白逃掉了。便用了簡捷地側擊。

「所以呢。印度法院為什麼不用印度語言。人家本來把不懂英語的印度人民沒辦法。偏有你們這種律師之流肯去做中間。老實說。用外國語的法院以至於政府所以在印度站得住的。都是靠了律師們的維持……」

這話自然武斷而且過火。我看見薩君在憮然低頭的時候。他的深黑色底臉上也泛出紅來。

以後又談了些閒話。到了薩君該喫晚茶的時候。我才作別出來。他好像很高興似底。要我以後常去閒話。

對人說話總該小留餘地。尤其不應該把對方的弱點引來做自己進攻的材料。我一向來是這樣警戒着的。但今天一時高興。竟把這點忘了。以他人的眼淚來助成自已的喜悅。在大事上不應當這樣。在小事上也不應當這樣。回艙以後。深悔不已。

十八日

昨晚睡的很熱。今早醒來微微覺涼。大概氣候在昨宵的中夜又經變過了。變的是這麼快。一時留意來不及。今早我還是穿着單衣上甲板去做呼吸運動。回到艙裏來才覺寒不可支。趕快加衣時已是傳了冷了。太陽穴成天都些些地痛着。一些不愉快底想念便磁石邊的鐵砂似地紛紛纘聚上來。到晚。天氣越冷。風吹在海上時發怪吼。羅君再取了一張氈子給我重着衾。可也是差煖而已。

從上船到現在已是十多天了。要去的地方還遙遙地不曾到。而離去的地方却已離去的很遠。追念故舊的心情給海風驟然一冷。更覺是迫切地起了。迴盪細想在近六七年中使我的生的意興一天甚似一天地旺盛起來的。這力量不可不歸功於朋友們連番地給我的溫厚底友誼。從他們的氣類中才使我真正看見我的自已。從他們給我的批評和信任中我才堅定了走向前去的勇氣。所以。屬於我的一切中都有我的朋友的成分的存在。然而不幸大家都是在社會上流走無定。於是我的朋友便總是難聚易散。頻仍底長別。給予感情上的震動雖然說

刻竹題名之遺跡。雖被削平——蓋對山高處之大竹。每有遊客留名之刻。其帝國軍人。亦留名於此。惟人甚惡之。竟行削去——而某帝國主義者之創痕。且遍中華矣。

安得利刃。如削太竹上之留名者。盡行削去之耶。嗚呼。今日之桃源。且又能拒絕某帝國主義者之遊。更何論其他

* * * * *

海角天涯

東鱗西爪

志政

直降飛機之成功

飛機為用雖廣。然因升降須極大廣場。故私家應用尚感不便。前經各國科學家研究直降直升之飛機。藉以彌補此項缺憾。茲悉英國方面研究已告成功。能使飛機升降于一小花園或屋頂上。據謂四月後即可正式出售。升機時有十二碼地位即可。降機則可直下。名稱定雪凡第四號。據雪凡公司職員云。此機有馬力一百匹。每小時速率百哩。較前增加十五哩云。發明此機者為雪凡氏。最近曾在密德賽之鹿巷舉行試驗。成績至佳。

最快之火車

世界速率之最快火車。又為英國有獲

可以用意志的力量鎭平下去。可是。本來爲了道義的投契才締結起來的友誼。牠的間隔給予意志上的孤立。這又有什麼可以補償得來呢。我在星嘉坡將走的時候。我的朋友之一的趙宋慶君曾向我說。「好。就是這樣離開也罷了。舊底世界打碎。無妨另去建造一個新底起來。」其實我在南洋白住三年。不過「苟謀衣食」而已。絕對說不上有過什麼世界。因爲感覺得因仍的太非長策。這樣。才決然離開。這自然更說不着什麼打碎。然而。惟其是舊的不曾有。所以我現在的情形。倒眞有像宋慶所說的後面的一切都給折毀似底。要是新底什麼建不起來。便不知要向什麼地方去安放我自已才算好了。人生本是一串有定向而無一定結局的長途列車。說是一定要造作些什麼。這在奮鬥還沒到可以略告段落之前。誰也不敢坦然自信。所以。我現在所能確說的祇是喫一天飯便得用一天死功的這麼小小一點而已。是在這樣底環境中。朋友的繫念。怎的不會充滿我的孤遠底心頭。我追念着他們曾給我的意志上的聲援。我追念着他們曾給我的感情上的滋潤。我也追念着他們曾給我的人間底熱肺。然而他們是各東各西地走的遠了。我現在也走的更遠了。實際上的趨勢會怎麼呢。這不能預計。我也不願預計。我祇望在流波似底人事中我們總還有痛快地拉起手來做學問或做事情的一天。

從人事無恆這方面想。我霍然炯爛地記起我的死去了的朋友黃楚脩君。楚脩也居然先我們而死了。這眞太過意外。

我得楚脩的死訊。正是一月以前在檳城臥病的時候。這時一位很久不通消息的同學忽地從四川寄了信來。信中述說他的近況以外。略提了一句說「楚脩死後。身後異常蕭條。」從這一句話上我才知道楚脩已不和我同居此世。至於他究竟在什麼時候死。什麼狀況下死。因爲消息過簡。便都無從推測。

楚脩是我的中學同學。中學畢業以後便彼此分開。所以我和他實際相處的時間祇得四年。但在這四年中他給我的德性上的影響。我覺得是與生俱永的。

楚脩似乎我年長到五歲以上。在中學的第一年級他已經是二十四歲。因爲一向在家塾裏讀書。便治着「陳朱之學」。所以他的容止非常端莊。不但鄙俚底話決不上口。幾年中我看見他疾言劇色的時候也是極少極少。兼之。他個人的氣質又是偏於「聰明柔克」這一面的。所以由待人接物以至於作文寫字更無處不充分流露出他的渾穆恭愼的風度。這風度正給那時代輕躁踔厲底我以一種不言之作。我對楚脩的友誼可以說是完全基於人格的崇拜的。

在中學初年。因爲先生提倡。我們的一班中頗有些人

有。上月英國大西鐵路。自史溫敦站開出。經過七十七英里又四分之一達巴丁頓。爲時適爲一小時。在中途曾達到每小時八十五英里之高峯。以此類推。則自史溫敦至倫敦。祇須七十分鐘。卽可以前該路最高速率。爲每小時六十六英里又二。後爲加拿大太平洋鐵路所打破。進爲每小時六十八英里又九。今又爲該路奪回。亦交通界之趣事也。

紐約爲世界第一都市

吾人知世界最大都市。首推倫敦紐約。然二都市自相比較。究屬誰居首席。殊難確定。蓋兩城人口。互有高低。最近倫敦紐約二地之戶口調査。已由專家愛登姆氏獲一詳確結果。第一都榮耀頭銜。終爲紐約奪去。據愛登姆氏之意見。紐約倫敦雙方之人口。都有顯著之澎漲。近十年來倫敦工廠增加甚多。計達六千餘家。一切農村人民。大部隨機器而入于都市。惟地產爲少數貴族所世襲。故無甚投機。紐約則交易極繁。房屋亦愈趨愈高。人口增加之速率。自比倫敦更勝一籌。去年紐約人口爲一一•四九七•一九八人。倫敦則爲一〇•八九一〇八三三人。相去甚微。惟愛登姆之觀察。則謂紐約將來依然可以保持此世界第一都市之頭銜。倫敦屈居其次云。

旅行家之健忘

美國約克夏郡登地方之救火會。某日得一自諸丁亭發來之電話。語氣異常急迫。謂在距郡登一英里處之某屋中有洋燭一支忘未熄滅。刻人已出。恐屋已兆焚。如云云。發此電話者。爲某屋之主人。夙好旅行。比

喜歡以「治古文辭」相標榜。先生是桐城派。極力提倡清淡純謹。我和先生相反。以為應該略唐宋。宗漢魏。所謂桐城義法。則根本便不足道。楚傖不一定反對我。也不一定讚成先生。他祇自卑地說他的天資不好。不能好高騖遠。祇好「規摹桐城義法。尋唐宋未竟之餘緒而昌大之。」這時期存在得不久。接着便來了五四運動。於是關於舊文學的事。大家便都擱過不提。往後我連自已曾經主張過的一些什麼也漸忘去了。但到中學最後一年的暑假中。為討論讀書問題。楚傖寫了一封很長底長信給我。表現在這信上的一種祥和敦厚底風格。竟令我覺得簡直是在讀曾鞏的作品。從他這封信對比地去看我的東西。才覺得沒有一樣可以說是勉強像樣。於是我才知道楚傖對於他自已曾經說過的話。就是大家都已中輟。他一個人也要做出結果來的。所謂唐宋餘緒。眞地終於給他捉住了。又我們寫字也是常在一起的。楚傖最初學趙。我嫌趙俗媚。他便改學歐。我說歐也板滯。因為我正臨着張猛龍。他便又改寫鄭文公。但我寫張猛龍不久又改習漢隸。寫漢隸不到半年又簡直不願學字。楚傖却一遇有閒便埋頭提筆。他漸漸把趙的平易代替北碑的險怪。把北碑的渾凝代替趙的俗靡。後來竟自寫成厚潤遒秀一格。關於作文寫字自然祇是楚傖的大德中之一二小節。但他的不喜歡在口頭說而確能從實際上做的習慣。却

往往如此。

當中學將畢業的這一學期中。因為伙食問題上起了一點誤會。偶一天。我和楚傖等四五個人都受了低班同學的背後的嘲駡。這事體在當時我以為是不可忍耐的。便跑到公共會所去也激昂地還駡一頓。在我從自修室裏作色而起的時候。我看見楚傖也悄然地離開棹子。我半跑光景地向公共會所走。楚傖也似欲有言地緊緊跟上。我知道他是不讚成還駡這件事的。便祇管跑在前頭。我駡人回來。他仍跟着回來。大家坐下以後。他祇是默默望我而已。始終不曾說得一句話。但一種殷勤憂悶的情緒却自在他的眼裏流泛。看着他這樣子。我心頭便不覺怦然發軟。覺得事情眞地又是做錯。楚傖改正我的德性的次數很多。但他用的方法却往往如此。

但楚傖也不便是純柔不剛底人。

五四前後。新文化運動大都是和愛國運動滲雜幷舉的。發動這種運動的是全國的學生。所以我們學校裏也一樣地有着這種運動。主持這種運動的便是學校裏的學生會。當時因為外交消息着着變壞。「肅清劣貨」這件事便進行的非常激烈。這事自然是對外的。但後來我們察覺同學中竟有貪圖拍賣價廉。倒反而把「劣貨」偷賣進來的。偷賣了不算。還寫着「大日本國貨」字樣的紙條來公然帖在他自已的棹上。這顯然是有意要給學

因假期。偕其家屬赴南方游歷。車抵諸丁亭。忽憶起家中尚有已燃之洋燭。未曾吹滅。預計時間。屋已着火。因急電救火會往救。救火會接此報告後。立卽驅車前往。旣抵。屋完好如故。因登梯入其寢室探視。則見洋燭業經吹滅。旅行家素以健忘著稱云。

倫敦之埃及鮮菓

埃及出產之芒菓。異常名貴。平日雖有運英。然為日旣久。鮮味盡失。最近因英埃航空成功。埃及鮮果始第一次為英倫人士所嘗試。每星期六晚。將鮮果集齊。置于皇家飛船之上。翌日晨。該飛船卽自亞力山大城飛往倫敦。星期二下午卽抵。共計在途六十小時。芒果易熟。故飛船所運。大抵未經熟透者。經過六十小時。適正可口。

廣州之懸橋

廣州與河南島間之鐵懸橋。正在日夕趕工中。該橋為鋼質。下為水泥之橋墩。共有三段。中間一段為活動式。可以開闔。計全長六〇二呎八吋。車行道寬三十九呎。兩旁各有行人道寬十呎。全路為水泥底。極為堅固。圖樣係美國懸橋公司繪製。電氣工程則由英國安斯敦公司承辦。一切均由上海慎昌洋行經手。並兼顧問工程師。該橋完工日期。約在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云。

生會辦事人以難堪了。學生會便召集全體大會。提出檢舉。習慣於靜止生活的那個時代的諸同學。早就不滿於學生會的積極活動。認爲是太於「煞有介事」。對於這天的檢舉事件。正好幸災樂禍。於是在會場上大家便都默然坐着。表示不理。在這種情形下的對方的氣勢自然給增壯起來。他用一種流氓式的橫說法。如。「爲什麼一定要拒絕日本貨呢。難道他國就不曾欺侮中國嗎」。「我們的圖書儀器大部分都是日本貨。怎麼不燒掉呢。」這一類的話先和一位任祕書的同學劇烈地辯論着。落後且駸駸地譏諷到作主席的我這一邊來。從下午兩點開會。一直到快近五點還無法散場。在感覺下不了台的時候。我很盼望能有一兩位具有調停之力的同學出來提議延會。但急切間却沒有人。正沒法。楚儁忽從人叢中站了起來。朗聲向對方痛加駁斥。他的遲重底說話竟繼續到十分鐘以上。楚儁一向是不多說話的。這天居然肯任廣衆中嚴厲發言。大家都覺驚異。會場空氣登時爲之一變。而反對方因爲「黃老夫子」(這是同學對楚儁的戲稱)尙且大不謂然起來。也就自覺氣餒。結果還是檢舉方獲了勝利。會散以後。楚儁猶自恨恨不已。連說「眞太不成樣了」。他的勇於維護正義的熱忱又往往如此。

楚儁是中江縣大磉磁(鎭名)的人。名德芳。字子敬。楚儁是他的別號。據說他七歲上便失了父親。以後是由居孀的娘一手養大的。所以他對於他的母親分外「孺慕深切」。他的夫人也和他一樣長厚勤謹。不過家裏是哥哥掌着家。妯娌之間彷彿有些難言之苦似底。他和我說起家事時。總是微微歎氣。在中學的第二年級。我便聽說他的夫人養了一個男孩。因爲我素來不習慣於留心家人瑣事。以後在南京大家再會着時。竟忘却問他還添子息沒有。關於楚儁的身世我祇知道這一點。因之所謂他的身後異常蕭條的情形。現在竟不能想像。

楚儁的敦厚謙謹。一方面是由於學養。一方面也是根於稟賦。所以令人頗難仰學。記得有一次早飯後。我們幾個人在自修室裏討論着一個什麼問題。大家儘着在爭論。我斷然地說。「要是持苛論的話。某人也幷不能說是好人的。」楚儁便噤口不再說話。我問他。「黃大哥(我對他常常是這樣稱呼)以爲怎樣。」他祇淡然地說。「然則你不是說不持苛論。他便可以倖護保全的麼。」諸如此類的他的態度。常常使我愫然看見我自已的淺躁和任性。但楚儁因爲爲人過於渾涵。也就往往不易給人認識。有一次我病了。他跑來探病。去後。家裏的人都驚奇地問我說。「這就是你常常說的黃某人麼」。由此很足想見楚儁以後在社會上不能怎樣應付得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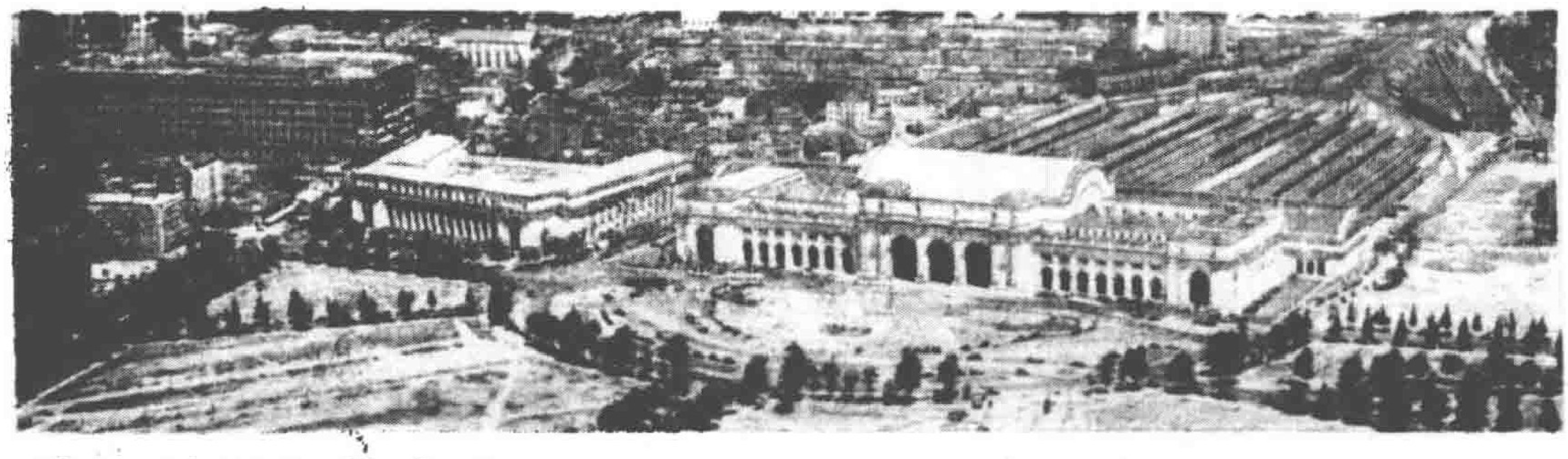
同在中學畢業以後。我不能升學。祇好回到家裏。楚儁自向成都去了。不久。他寫信給我說因爲某同鄉的介紹。他已考進軍事測量學校了」四川在民四五以後。漸成軍人的世界。多數青年都以從軍爲榮。我向來很不以這種情形爲然。所以楚儁在他的信裏便頗露慚惶之意。說什麼「從此失身軍閥。恐無面再見朋友」。他這人我正覺得是拘滯太過。能彀到人間的阿修羅場合裏去閱歷一下。或多倒可以增加若干活力。在我的回信裏於是便有這樣底話。「遠異擊壤投足之世。猶泥飲牛採薇之操結與人異多見工。爲獨善而已」。意思是勸他也要相當地採用權宜。楚儁馬上回信讚成我的意見。幷且說。現在底機局已然險惡萬分。大家若不分頭幷進。恐怕都會弄的沒有成就。他以爲我們非像晉主人保全遺孤的趙家門客那樣一反一正地努力。周遭的惡勢力是不會克服得了的。這一點。楚儁和我都是有些「小節必脩」的脾氣的人。我知道是沒法辦到。但同時我也覺得這不能不算是權宜中的無上妙計。到現在蹉跎十年還是一無成就之後。我再回頭去把他這話細細咀嚼。更才知道這不謹是智者的上策。而且還包含着不少仁者的苦淚。

我離開四川不久。軍事測量學校中停。楚儁又改住高等工業專門學校。我認爲理工科的性質都和他的思維的慣性有些不大相宜。但在我知道的時候。他已經入學將近半年。也就不便勸阻。這時候的中國因爲政治每況愈下。什麼人格救國。實業救國。建設救國。教育以至於職

業教育救國等等五花八門的救國理論都在社會上騰吹起來。楚傖似乎頗爲實業救國和職業教育救國兩說所動。在這時期內的他的來信裏。便常常喜歡拿振興實業和他自已將來的職業的計劃等問題做話料。我在某一次的覆信裏明白地提醒他說。「這樣的救國論都是絕對不得要領底臆談。至於職業困難。這也是別有原因。決非學習工科便可解決。什麼科學也沒有教人怎樣在社會上去搶奪麵包這一章的。……」他對於我這話大槪不會怎樣了解。回信轉來。便祇慨嘆了一陣「國亂日劇。」同時我也因爲功課太忙。沒有許多時候寫信。尤其沒有許多時候寫長信。以後對於這方面的問題使大家都沒再談及。

我和楚傖自從中學分手以後。大家祇在信札上通着聲氣。一直至一九二六年暑假他從高工畢業。隨着學校參觀團到國內各大工業中心參觀。路過南京。我們才再有兩天的聚會。他仍是光着頭。披着毛藍布大褂。穿着他夫人所手製的鞋襪。臨去這一天。我由我宿的舍一直步行送他到下關的旅館。送他上車。在灼人的烈日之下。他仍是拱手安步地徐徐走着。那種端謹底態度和五六年前的簡直絲毫未改。我心頭一方面佩服他的「有守」。一方面也深切地覺得他是太舊。路上他儘着告訴我他近來是怎樣喜歡讀易。關於數的方面他讀了些什麼書。關於象的方面他讀了些什麼書。關於理的方面他又讀了什麼書。一個學理工科的人那裏有許多工夫來讀這些舊書呢。我很疑心他是否曾把全精力用在學校的課程上。自來便誠實不欺底楚傖果然告訴我說就是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大代數講義。他看來也不很了了的。我當時忍不住不再發言。便很直切地說了幾句。勸他應在懂得當前之餘再追索往古。楚傖當時默然。到他到了上海寫信回來。信中竟有「吾兄高明如天。仁厚如地。」等頗覺過甚的話——但這決不是反諷厚重底楚修對人是決不這樣底。何況對我——我才覺得當時匆匆發言。太於不及委婉。同時也沉痛地感到這幾年的分別。竟把彼此間的態度拉的非常遠了。把這心情我曾寫出很長底信來作了回答。楚修去後不久。我便患了傷寒。進了醫院。在院裏睡了三月。出來時。南京已成兵慌馬亂的局面。我在這時承蒙朋友的介紹。離開南京下南方去教學。這以後便不曾再得着楚傖的消息。初到南洋的時候。我還幾次地寫了信去。但總沒回覆。一直到最近已將離開南洋。才算勉强得了他的一點消息。然而這消息所告訴我的却是楚傖已然死了。

楚傖的身體雖不怎樣結實。但總還比我好。誰也想不到我還活着他竟先死。在同學時代每到寒暑假散學的時候。我總是替他分拿着包袱——行囊之一種——送他出三台縣的老西門外。一直走到肚已發餓。才分手轉來。在南京會着時我把我要到歐洲讀書的計劃告訴了他。他返川以後便很信來極力鼓勵。說是我的父母他可以代替照料。這樣大底重事。我自然不敢緊累朋友。但楚傖不幸是死了。要是不死。他這位篤行不苟的人。對於曾經說過的話。我相信是一定要辦到的。現在我總算是勉强地上了歐行的旅途了。曾經鼓勵我的朋友却竟於不及身見。在檳榔嶼的時候。我正給低壓在種種困惱之下。對於楚傖的死耗的悲感。一忽間便給紛忙底人事擁斷了去。現在再和着若干往事細想起來。便加倍覺得這悽惋底意緒是旹旹不盡。楚傖的爲人。用舊話來說。實在是一位「粹然君子」。我現在對於自己作人還能教有若干自信的。不能不說是由於他的人格的感化。道德義的遺念。更覺令人耿耿。他死以後給他丟下來的孤兒寡婦。不知成何景況。我誠然不敢說是楚傖的「死友」。但這以後要是還能平安東回的話。我總想對「蕭條」底他們——孤兒寡婦——作相當底俞滿來追酬故人的情誼。我到歐洲以後。不待問是不會有什麼安閒生活的。乘着現在記起的多少。順便寫在這裏給他留個略傳。免得日久遺忘。也便於他日輯補。



華盛頓合衆火車站

美都追撫（上）

秦理齋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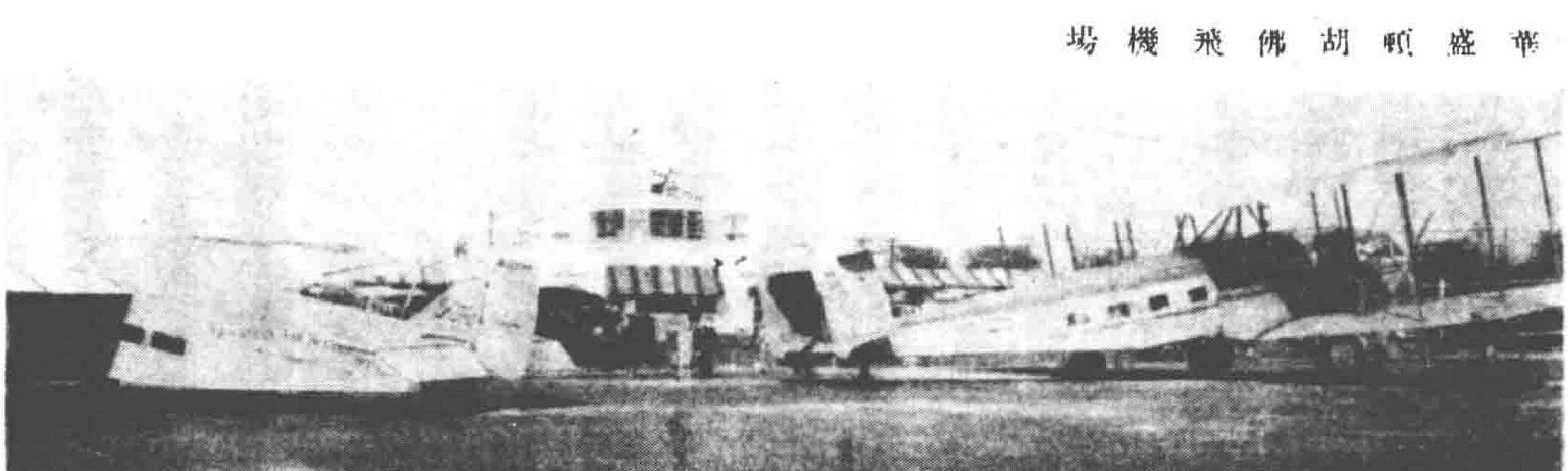
美國地理學會會長 Dr. Gilbert Grosvenor 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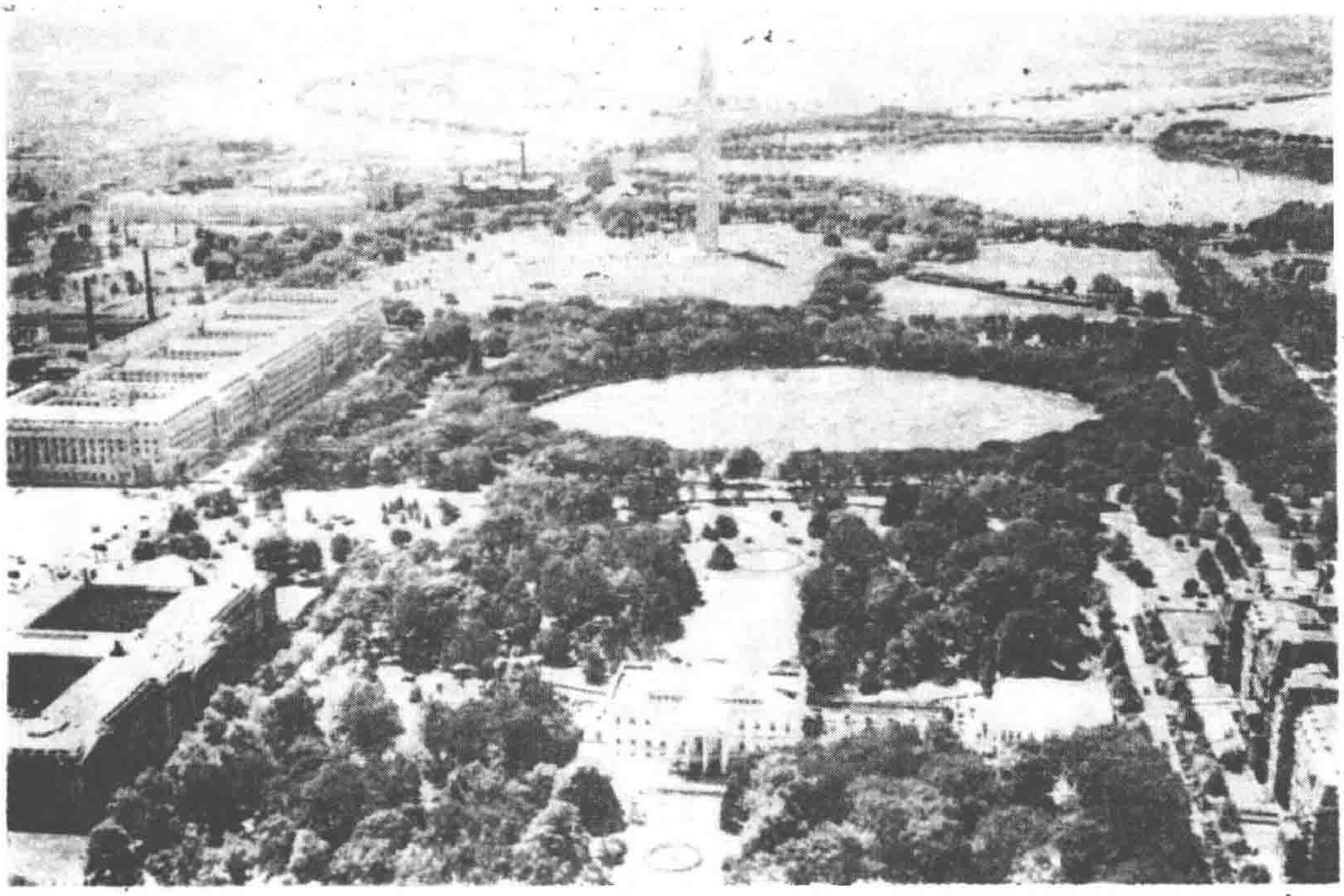
世界都市之建築。類皆出於各時期之進展。枝枝節節。積累而成。初未能有具體之整個計劃。縱崇樓接雲。廣衢四達。園林池沼。點綴天成。而自美術之目光觀之。往往難期其盡善盡美。獨美京華盛頓 Washinglon 先有藝術家之設計。度山川形勢。作系統之規劃。若宜建官署。若宜拓市肆。若宜闢園林。若宜作民居。莫不匠心結構。配置精當。是以入其境。但見芳草如茵。綠樹垂幄。街市宏整。闤闠靜穆。恍若置身一大公園。在在具藝術之美感。溯自華盛頓總統 George Washinglon 卜都於此。法人郎芳 Pierre Charles L' Enfant 設計繪圖。以一百四十二年之締造經營。由濱小村植於農場。一躍而為新大陸黃金時代之首都。雖無巴黎倫敦悠久之歷史。而先賢遺緒。變葉增美。閎規崇制。萬方所瞻。其光大之蹟。與夫繁榮之概。亦大有可資觀風者之追溯。而流連。惟欲以數萬言之篇幅。撫今追昔。上下百餘年間。使新世界首都無羣事蹟。如明鑑之偏照無遺。誠非有燕許手筆。燃犀目光。不克為也。據著者自敘。經若干月之探討調查。得政府各部局之贊助。始成此文。其結撰之精。搜羅之宏富。可以想見。爰為迻譯。間加註釋。藉作採風之一助。

說

令國父復生。乘本文攝取天空鳥瞰圖之飛機。俯瞰全市。將見其手創之華盛頓。若何興隆而繁盛。今以一百四十二年之締造經營。浪漫派藝術家法人郎芳之建築理想。已次序見諸實施。寬平修整。綠蔭如幄之大道交

華盛頓胡佛飛機場





由飛機下瞰之白宮

馳於坡陀起伏之波多邁克山畔。Potomac Hills 大理石花綱岩之崇樓巨廈。望衡對宇。錯峙其間。極宏麗輪奐之壯觀。凡所設施。一一皆如哲斐孫 Jefferson 華盛頓。郎芳諸賢設計於紙上。而期諸來日者。歷任總統自華盛頓哲斐孫以至塔孚德 Jaft 柯理治 Coolidge 與胡佛 Hoover 等。莫不於此永久之建築物光大增華。以成今日之大觀。

惟華盛頓之建都。爲日猶淺。不能如法人自豪之「巴黎歷史。卽法國史實也」。當夫此日之白宮國會。猶屬原田每每。於草繁衍。英人歲擷其葉。盛以巨樽。顛簸於崎嶇不平之小徑。以達波多邁克埠頭之舟中。其時佛羅里達 Florida 已有二百年以上之西班牙人拓殖史。加里福尼亞 California 亦爲敎士與西班牙畜牧大王之樂土。紐約 New York 早已肩摩轂擊。爲繁盛商市。波士頓 Boston 與費府 Philadelphia 亦已有悠久之文化。

宅都之初

當美國獨立戰爭時。大陸會議曾八易集會地點。（北美十三州殖民地於一七七五年叛英。旣而宣告獨立。與英人轉戰八年。藉法西荷之助。至一七八三年。卒由英人承認獨立。是爲美國立國之始。當時各州曾推舉代表組織大陸會議。先爲殖民地立法機關。嗣爲領導革命機關。一七七四年第一次開會。其後宣告獨

立。議決作戰等均由此會主持）即至英將康華里 Cornwallis 在約克唐半島降美之後。新政府猶遷徙無常。迨一七九〇年始卜都於波多邁克河畔。Potomac River 鳩工設計。華盛頓氏躬親其役。顧華氏兩任總統。而實未嘗一視白宮之落成。及一八〇〇年。亞丹士總統 John Adams 第二任總統一七九七年就任始自費府遷往新都。首居於白宮焉。



白宮前賴法夷德之紀念碑

亞丹士之遷都也。遵陸而行。政府庶僚與檔案器物。則運以單桅之舟。亦有乘騾車或賃車而往者。其時聯邦政府職官吏役全體不過一百三十六人。以視今日之數十萬人。相去誠不可以道里計。

亞丹士初至華盛頓時。其地猶屬一小鎮。護送總統夫人之徒衆自巴的瑪耳出發後。甚至迷失森林中。可見其時交通之不便。相傳亞丹士夫人曾用工事未竣之白宮東室。權作洗衣室。當時美國木工石工及其他技巧工匠皆極缺乏。即建築所需之鋼鐵另件如門鍵天窗之屬。亦須運自英國。故工程進行。



白宮前之全國計程碑

甚爲滯緩。

美國城鎮之發展。多有遠速於華盛頓者。自亞丹士遷都數十年後。而此新大陸首善之邑。街衢猶多未鋪砌。溝渠亦常患壅塞。每値波多邁克河水盛漲之際。往往浸及賓雪凡尼亞陰道。（白宮與國會間之通衢）即降至一八九〇年。猶復如此。相傳迦斐德總統（James Garfield 第二十任總統一八八一年就任未幾即被刺）之遇刺於第六街也。當時赴其地者。咸以小艇划行而往。大有意大利威尼斯景象。又據野史記述。嘗有駕車之馬。竟在通衢溺斃轅下。狀殆可想見。至其時官吏出入。平日大都策騎。罕有乘車者。公用大車。有時自喬治唐至國會。行三哩之程。而需三小時焉。

蕭規曹隨

華盛頓都市自郎芳設計以至今日。歷年增築。悉循原定計劃。罕有臨時更改者。試驗當時城市地圖。與今日相較。可見其蕭規曹隨。一遵郎芳之計劃也。

吾人今自國會穹頂下瞰。芳草離離綠樹葱蘢之邁爾（The Mall 由國會至白宮與波多邁克公園間之曠場。廣數方哩。華盛頓紀念堂華盛頓像與國立博物院等。均在其間）夾輔以光耀璨爛之新構巨廈。目光所矚。更踰偉大之紀念橋而至於亞林敦（Arlington（國塋所在）。郎芳即葬於此。昔爲李將軍故宅。可以覺及此都之完全美術化。實爲世界各時代建築之結晶。由古之希臘 Greece 羅馬 Rome 巴比侖 Babylon 勒克蘇 Luxor（上埃及



波多邁克河濱之一隅

尼羅河畔之古都。多埃及古建築物。今爲冬令消寒勝地）以至秦葉·邁哈 Jajmahal（印度亞格拉地方著名古陵）凡爾賽Versaills（在巴黎之遠郊。有路易十四所建王宮。以壯麗名於全歐）及卜資丹。Potsdam（在中央普魯士。亦以宮殿宏麗稱。）凡建築家之所營夢想者。一一見諸事實。且自華盛頓奠置國會基石以來。此城之進展。亦隨國家之發展。蒸蒸以日上。

路易齊西那Louisiana廣土之購入。在哲斐遜任內。（Thomas Jefferson 美國第三任總統任期自一八〇一至一八〇九年路易齊亞那。由密昔西必河下遊西展至落機山一帶。一八〇三年美政府以一千五百萬金元向法政府購得。）於是李偉士 Lewis 與克拉克 Clark 探險西方新土。詳考其富源。繪製地圖。並俘一熊而歸。兩人遠征鴻荒數年。迨返華盛頓。則見新都景象。已迥異於前。然愛爾蘭詩人摩爾 Thomas Moore 於一八〇四年游歷美京。詠詩抒寫其感想。猶稱此第二羅馬。草萊初闢。諸待興築。仍未脫胚胎時期。

惟斯時新都。雖屬草創。而威力已遠及海外。新設之海軍。曾遠赴地中海。懲創海盜。於是突尼斯（Tunis 在北斐洲）欽使薛蘭尼亞。綵繪纏頭。披摩爾式長袍。遠涉大洋。來締商約。與插羽文繡之印第安人豪酋相見於白宮宴會。遂有異方殊服之人。來作新都之點綴。至於今日。則五十六國之外交代表。麕集是邦。星軺所稅。頗多風物

清美之有名宅第。

嗣至一八〇九年。麥迪孫總統就任。(James Madison 第四任總統在任八年。挈杜萊麥迪孫 Dolly Madison 以入白宮。更於白宮之遺聞軼事中。增益無數之佳話。

英軍入侵

麥迪孫總統所見之華盛頓。猶屬僅具雛形。百物未備之市鎮。街衢之間。無路燈。亦無警察。僅總統府所在之賓雪凡尼亞蔭道。其人行道已間有鋪砌者。居民飲水。多以長管引市北山間之清泉。當一八一二年與英人開戰時。新都之內。僅有公共學校二所。惟商人已漸多。丘有玻璃廠一所。

其時拿坡侖方蹂躪全歐。直至滑鐵盧一役The Battle of Waterloo後。英軍始克抽調勁旅。與美周旋。英海軍提督柯克朋 Admiral Cockburn 遂溯淅綏庇克海灣 Chesapeake Bay 而上。遺刼灰於白宮與國會。(一八一二年六月美人與英宣戰。兩軍迭有

阿林敦古廬及國立塋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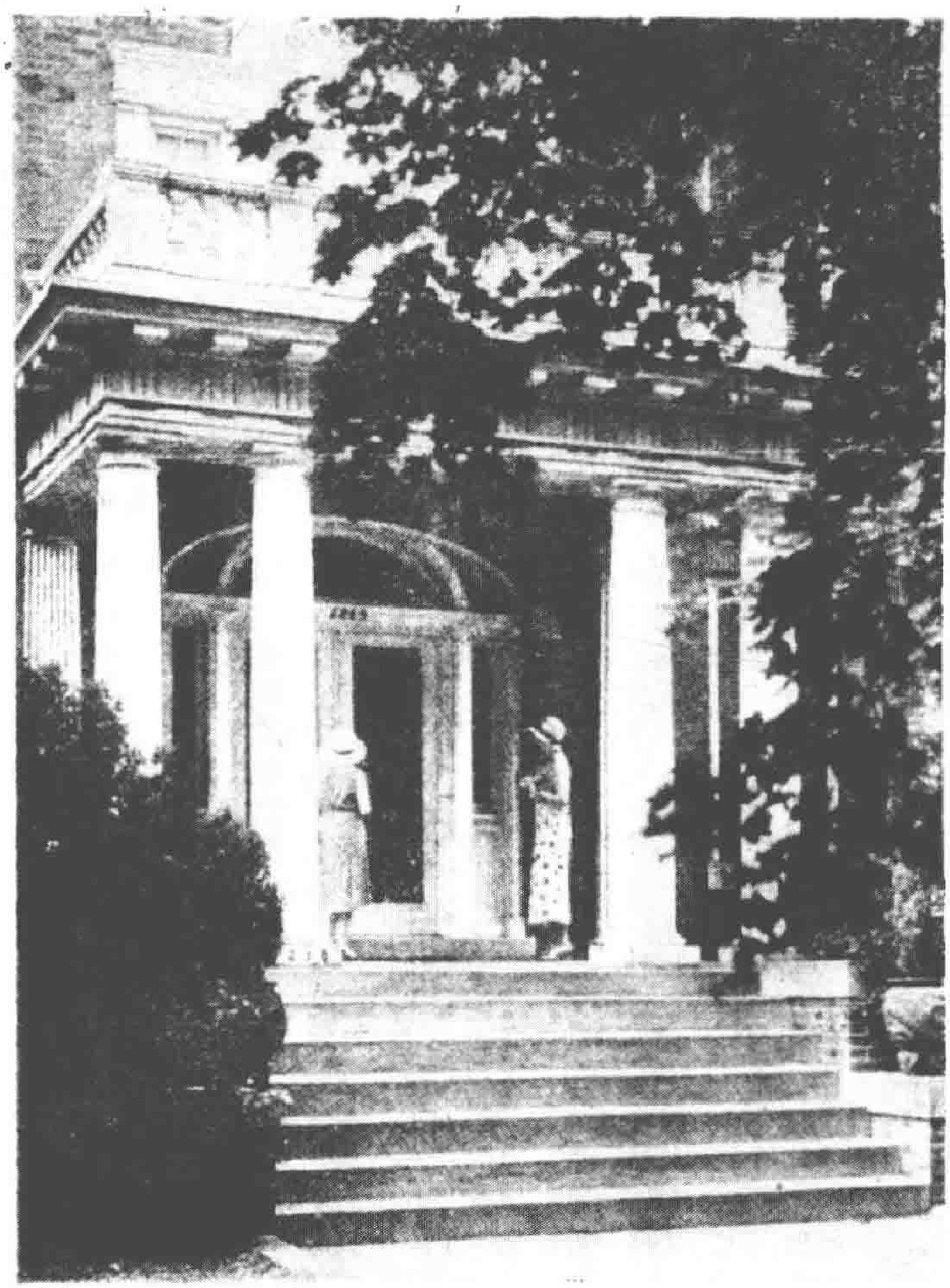


勝負。翌二年八月。英敗美軍於白勒登斯堡。遂入華盛頓。焚其公署。翌月美援軍大集。乃敗英人於巴的瑪耳。收復京城）

斯時聯邦政府寥若晨星之公務人員。倉皇捆載檔案冊籍。納諸蔴布袋中。攜以出奔。據傳記載述。華盛頓郵局之遷徙。僅以十六齡童子主持。倥偬之狀。可以想見。相傳麥迪孫夫人最後離白宮。曾親取華盛頓像。攜以俱行。而將平日最愛之鸚鵡。贈與友人。又將白宮鑰匙。送交俄公使。然後偕衆出城。時京中居民。徙避一空。美海軍亦自焚新落成之海軍船塢。以阻敵人之長驅。相傳英軍柯克朋海軍提督。乘一白色牝馬。馳入賓雪凡尼亞陰道。有一小駒。隨於其後。而美詩人凱氏 Francis Scott Key 即於轟擊麥亨利炮台時。被囚於巴的瑪耳。在獄中著「燦爛之星旗」一詩。傳誦於後人。

事定之後。新都已殘破不堪。迨麥迪孫總統自維奇尼亞 Virginia 森林行營返旆。建都問題。復成一時辯論之焦點。有主張另覓安全地點者。亦有力爭重建殘都者。旣而暫栖專利局之國會。投票公決。卒以後說獲勝。由是修殘補廢。繕造光大。遂成今日之華盛頓。

國家消息報 National Intelligencer 爲當時新都唯一大報。曾爲英人付之一炬。於是重振旗鼓。復在街頭叫售。一八一五年二月六日。曾於報首大字刊載傑克遜 Jackson 在紐屋侖 New Orleans 大勝英軍捷報。顧稽其時日。已在作戰一月後矣。（按傑克遜在紐屋侖大敗英



塔爭德總統故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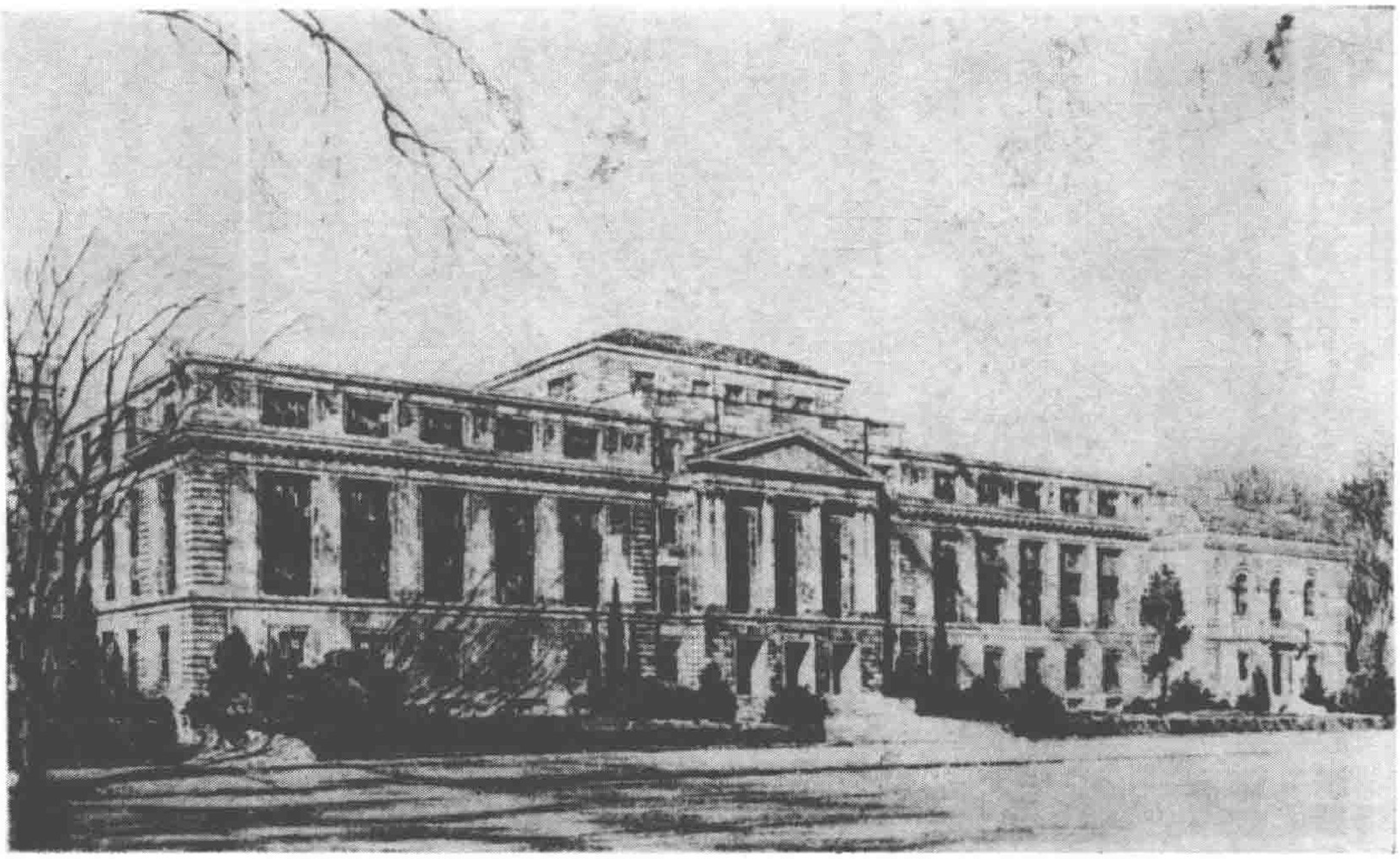
塔孚德大橋

將柏根漢在是年一月六日時英美早於上年十二月簽訂和約以英海軍奉令較遲故猶未停戰）時英美兩國業以琴德和約重敦和好（英美兩國在一八一四年十二月簽訂琴德和約 Treaty of Ghent 約定互返侵地並劃定美坎邊境由聖勞倫西經諸大湖以至森林湖）美政府乃以每日二金元之工資在巴的瑪耳與費府召募水木工匠趕建新都。

初期之華盛頓

華盛頓兵燹之後公私競事土木顧雖在傯遽擾攘之中而各大廈之位置與建築方式仍互相和諧罕有踰越郎芳所設之規矩者

今之賴法夷德廣場(Lafayette Square 在白宮之前紀念助美獨立之法名將 Marquis de Lafayette 賴氏銅像與傑克遜及柯叟茲古氏羅鄉蒲氏方斯都平氏等四名將遺像巍然並峙於廣場中）當時猶稱伯理璽天德廣場 President Square 杜萊麥迪孫曾隔場遙見聖約翰教堂 St. Johns Episcopal Church 之剏建此為白宮前望衡對宇之第一建築物尼古萊 Helen Nicolay 所撰『波多邁克河濱之國都』一書有云每逢總統親蒞祈禱社交明星舉行婚禮及著名人物營壙封墓一在此舉行者獨多有非全城其他教堂所能企及又斐理伯 P.L. Philip 所撰『華盛頓之肇造』書中刋一油畫此堂猶在嗤草牧羊包圍之中其背景則有修復甫半之白宮與古代衣冠之士女跋涉泥汚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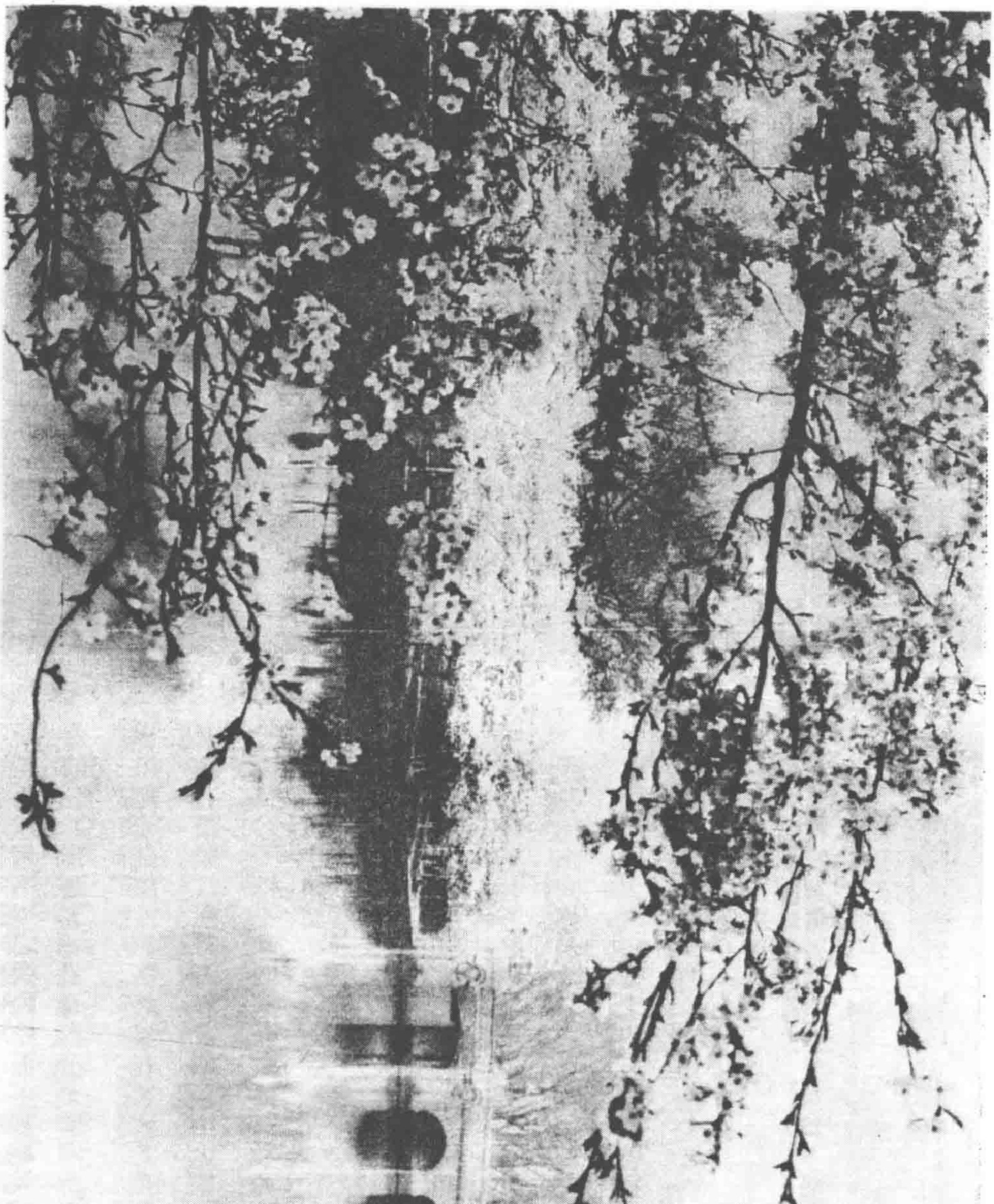
美國地理學會之新址

中。

吾人在載籍之中。猶可考見此時西班牙公使端坐金鑲繡幃之大輅。顛簸於坎坷不平之道路中。而美總統及政府大僚則出入仍多以馬。昆賽亞丹士(John Quincy Adams 第六任總統一八二五年就任)曾紀載某夕往佐治唐赴宴。在賓雪凡尼亞蔭道之經歷。略謂是夕風狂雨猛。道路難行。所乘馬車竟顛覆中途。繫馬之具既折。小廝斐理浦亦受傷。吾輩乃不得不載之返舍。嗣經無數艱險。始克抵家。其間復有二次幾至覆車。當駛過財政部時。車輪又陷入淤泥。吾輩皆下車合力推輓。始克出車於淖。余乃喚起財部衛兵。假一燈籠。復行登程。及既返舍。遂立召最近外科醫生。爲斐理浦裹治。此次吾輩得免於折臂斷骨之禍。殆邀天眷云云。亦可見其時路政之窳陋矣。

顧卽在此榛莽未除之日。文雅之神。與蕪穢之魔。磨肩擦肘。奴隸下舍。卽建於政府大廈日影之內。而華盛頓都市已能予游侶以無可非議之美感。由是增飾光大。遂成今日全美觀瞻所繫之名都。當十九世紀之初。英使署參贊福士德爵士(一八〇四——一八〇六年)曾云。『華盛頓縱有種種寂寞與不便利。余猶以爲卜居之勝所。』

當們羅總統(James Monroe 第五任總統一八一七年就職在任八年。卽唱們羅主義者)在露天行宣誓禮時。國會猶蟄居於兵燹後暫建之磚屋。但終其任內。白宮與國會俱已重建工竣。既而佛羅里達以傑克



花樓之畔池汐湖

遜之大勝。併入美國旗幟之下。賴法夷德重來美國。親奠朋克山紀念碑之基石。（朋克山 Bunker Hill 在麻州查理斯鎮。美獨立戰爭時。殖民地軍隊於一七七五年六月十七日。大勝英軍於此。後八十六年乃建立紀念碑。）並游歷各州。備受美人之歡迎。而今日歷史名人如馬歇爾。（John Marshall 美著名法官。曾一度任國務卿。以大理院長終其身。）傑克遜。（第七任總統）范布倫。Van Burun（第八任總統）亞丹士。（第六任總統）克萊。Henry Clay（美著名政治家。曾任國務卿。）喀爾霍。（John Caldwell Calhoun 美著名政治家。曾任副總統及國務卿。）韋白士德（Daniel Websten 美著名政治家與律師。曾任國務卿。）等。均爲當時街衢中人人認識之人物。第卡都將軍。即於斯時決門喪身。（Commsdore Stephen Decateur Jr. 父子俱爲美名將。此爲小第卡都。曾於一八一五年遠征斐州阿爾及耳。自是地中海海盜。遂不復爲美商船患。）一八〇二年與巴倫 James Barren 在白勒登斯堡決門喪身。而美國史上有名之虎列剌疫。亦於此日掃蕩不衛生之都市焉。

傑克遜總統任內。（Andrew Jackson 美國第七任總統。一八二九年就職。在任八年。）財政部不戒於火。新署地點。建築家紛爭不決。相傳傑克遜聽取雙方理由後。某日清晨。邁步出白宮。偶植手杖於一地。即定爲新署建築之所。此杖或未嘗知有郎芳設計。故今日之財政部。實違反原定新都計劃。妨碍白宮與國會間視線。而爲賓雪凡尼亞陰道之一贅疣也。

自傑克遜以至建築事業勃興之格蘭德總統任內。Ulysses S. Grant 美國第十八任總統。一八六九年就職。在任八年。）華盛頓都市。在建築方面甚少進步。但市區已逐漸發展。且隨美國國力之發達。而日占重要焉。



療肺聖藥
肺形草
謹防假冒
主治
多年肺癆 新久咳嗽 吐血咯血 潮熱盜汗
每盒二元 每打廿元 詳細說明函索即寄
上海石路新會里 天德醫室 發行
電話 九一六三〇

大陸銀行
股本：五百萬元
公積：二百萬元
總行：天津
分行：上海 天津 北平 南京 漢口 青島 杭州 濟南 無錫 哈爾濱 蘇州
業務：辦理存款放款 貼現外匯保管貨棧 等一切業務儲蓄信託 特設專部辦理

上海分行及儲蓄部地址
分行 天津路河南路轉角 電話一六九七九
儲蓄信託部 南京路高陽里口 電話九二六四七
虹口支行 北四川路五十七號 電話四五八七二
霞飛路支行 霞飛路呂班路轉角 電話三〇八三八
靜安寺路支行 靜安寺路七七一號 電話三一九四五
貨棧 新拉坂橋光復路 電話四四〇四五

電報掛號
上海分行 〇六六六 Contibank
上海儲蓄部 六六九六 Consavtru

獵人筆記

美國 Mary Carmichael 著

·朱·茉·莉·

卡米希爾女士是美國著名的「職業的獵人」Professional hunter 這一次和她的兄弟湯姆·鮑伯·傑克·皮爾·四人。作全世界探險的旅行。靠着大家的努力。曾經獵得許多可怖的而又珍奇的野獸。這一篇文字。是她自己叙述射獵時驚心動魄的情狀。讀了彷彿身在叢林之中與野獸格鬥一般。確是一篇趣味豐富的文字——

譯者

(一)在亞細亞的深林中

慕蓮（象的名字）已經把他的耳朵豎得很久了。好像在告訴我們離我們不遠的前面叢林中。有許多悲慘的事情發生。但在慕蓮曉得有騷動的事情以後幾分鐘我們却還沒有聽到什麼。我們仍舊跟在這可愛的象的後面。穿過亞細亞的漠野。向前進行。

我們走過野草叢生的山邊。穿過果樹纍纍的山谷。上上下下。前前後後。走出來是晴明的天空。走進去是黑暗的林影。這樣約莫五分鐘光景。我們方才聽到一種使慕蓮興奮的聲音。當這種聲音初次刺進耳膜的時候。我們的耳朵全聾了。

這是一種有生命動物的呼喊。尖銳而又恐怖。于是不斷地喊着。喊着。恐怖也不斷地增加起來。

「要不要讓慕蓮去看看是怎樣的情形。」我們的指導者問。他正坐在慕蓮的頭上。「是呀」我們回答他「讓我們去看看這是怎麼一回事。」

蟒。蛇。想。吞。野。豬。

于是慕蓮奔了起來。我的哥哥鮑伯。傑克和我很興奮地跟了他跑。

這個地方。我必須要說明的。是北亞細亞一個極遠的高原。這件事離我提筆寫這篇文的時候已經很遠了。那一天。我們一行人出發出去。想埋幾個捉豹的陷穽。但因爲前面的情形。是那麼怕人只得把這工作暫時停止了。

于是慕蓮便奔出來。奔到一個小山谷裏。在那兒。我們看到了許多奇異的事物。這是很足夠補償我們爲了研究野獸性情而耗去的心力。原來在我們面前是一只野豬。他和一只狗差不多大。這野豬全個身體都嚇得在發抖。又好像中了符咒一般呆呆的站在那兒。我們再仔細一看。呀。這可駭煞人了。一條二十尺長的大蟒蛇正離他不遠。那蟒蛇的頭。很怕人地左右擺動。看看離野豬只有幾尺路了。那野豬也不由地擺動起來。但他沒有蟒蛇擺動的快。我們以爲他這條小小的生命。總得犧牲了。但他仍舊

銳利地叫着這聲音是多麼可怖呀。

這時候。一切的情形。都在我們的眼中。眞正一刹那功夫。這蟒蛇的頭就正對着我們。我猜他這一雙尖銳的小眼睛一定看見我們的。這樣一來。他的進行的方向便改變了。這野豬趁着這個機會。提起腿來就跑。眞出于我們意料之外。他竟逃到安全的地方。我們這裏本地的小孩子所設的套索。便活動起來。不一會。這巨大的蟒蛇。竟給套索勒住了。蛇頭和蛇尾勒得那麼厲害。使他一下也不能動彈。直到後來。把他關進籠裏。送到美國動物園去。方才鬆了綁。

在我把我們在亞細亞經歷的故事敍述以前。讓我把卡米希爾家一行人表白一番。我們兄弟姊妹從事于打獵的生涯。替博物院和動物園搜尋野獸魚鳥的標本。已差不多有二十年的歷史。湯姆。是我的哥哥。他是我們的家長。鮑伯是担任捕捉海獸的工作。我相信他是全世界最好的漁人。傑克在紐克是動物園一部份的主任。他對于一切動物都有研究。皮爾是辦事員的領袖。我呢。我是這一團中的美術家。我和他們一同去冒險。就是要去畫那些動物生產地的情形。這樣一來。我們博物院裏的背景。便更加親切了。

瘋。象。的。狂。鬥。

現在讓我從慕蓮講起吧。說起這只象來。他對于我們有極大的帮助。是值得我在這裏讚美的。就事實說。我們是如此的信任慕蓮。無論在營帳裏或者在走路的時候。總覺得他會告訴我們關于一切打獵的知識。我們也常常說。「問慕蓮吧。如果他說怎樣。我們就怎樣。」當眞的。慕蓮是一位有很好品格的人。假使在旁的地方。我們對於這位朋友。無所用其感激與致謝。但這一次。還是要謝他救命之恩。事情是這樣的。

一天。在這高原之上。三只野象從林蔭裏狂奔出來。我們都看見了。看見其中有一只已經瘋狂。若不是慕蓮。我們的性命。或許已經不保了。原來這一天早晨。我和兩個哥哥一齊騎在慕蓮的背上。指導者照例坐在他的頭邊。這一次出發的目的。是在偵察我的哥哥想去察看野獸的足跡。看看在這一帶是些什麼野獸。以便安置陷穽。我也要去看看景色。以便寫生。我們從臨時的「本部」出發。不到一里路程。慕蓮就顯着特異的舉動。

「在嗅野象呢。」指導者對我們說。我的哥哥鮑伯就接口道。

「那末如果你以爲前面有野象的。讓慕蓮帶我們去吧。」

這是我的職務。當慕蓮嗅出野象的時候。我便拿起筆來寫生。慕蓮嗅了幾下。便大踏步的走着。這時候。就有一種極可怖的而又難聞的氣味吹入我們的鼻觀。指導者說。「有一只象已經發

瘋了。」

我們很明白他們中有一只已經到了暫時發瘋的情境。原因是他頭上太陽穴內的肉核脹得太大了、就要使他野性發作、于是這些野象奔向平原上來。那只雄的舉起他奇醜的頭。他那又小又紅的眼睛對我們斜睨而視、我趕緊把照相機關着。一面問自己這發怒的野獸會不會跑上來和慕蓮鬥爭會不會把我們的坐鞍捲了去、像人類在自己頭上拍蒼蠅那種情形、

我正在躊躇未決的時候、慕蓮倏的一個轉身、向着原來的路途走回我們的營帳、他并不跑、那發狂的象也不來追他、不過他這種態度、好像很明白的對我們說、「我們現在是應該暫避的。」

于是我們便暫避了

這一次、我們本想去帶一只象、這本是我們計畫之一、但這野獸的革命、忽然爆發了、而且又離我們的營帳不遠、所以我的哥哥們絕對不能進行他們的工作、

這一只瘋象和其餘象鬥了整整的四天、他們一醒來就鬥、而且一直鬥到天黑、這是怎樣的可怖呀、到第四天頭上新的消息來了、那只老瘋象已經鬥死、他的皮上給他的敵人用牙齒刺破五百多個洞、我們于是都出來參看戰後的狀況、我從來沒有看見而且沒有想像到那種可怕的情形、

這完全的土地。周圍有四里多路。都好像給颶風蹂躪過了的一般。高大的樹枝都折斷得似火柴梗、艸呀花呀小樹呀。都在地上踏扁了、而其他一切小的野獸像鹿呀、野豬呀、小鳥呀、毒蛇呀。都完全離開瘋象爭鬥的戰場、

阿富汗人捉土狼

從這裏我們又鼓勇上阿富汗想去獵幾只山羊來、但我們聽說住在山上的阿富汗人、他們是那麼高大、那麼伶俐。而同時他們做我們的指導者。又是那麼不能信任呀、實在的在我們起程以前朋友們就說過、那是我們應該知道的一種的好警告。

「沒有再比他們體格好的人也再沒有比他們品行壞的人」——朋友們就是這麼說、當我們對那櫻色面孔的村長說、我們是來趕山羊的、他就對我們訴苦、說這些野獸曾經害了他的家畜。他們（指山羊）也許就是狼、也許就是狗、也許就是土狼。

我的哥哥傑克就道「既然這樣、我們就去替你除了這個仇敵。」大概在亞細亞的野獸當中、最爲人痛恨的、就是土狼了。無論他走到那裏。就是一種臭氣傳佈開來、而且無論他吃什麼東西。就有一種帶毒的傳染物從嘴裏噴出、所以阿富汗人咒罵「鬼的土狼」、那是無庸怪異的。

我們把一只土狼趕到洞裏。阿富汗人中一個做村長的叫巴

哈拉。他把一柄槍放在地上。從他腰上鬆下一條帶來。一點不帶武器爬進洞裏去。就在這個時候。我的兩位哥哥就奇怪起來。說空手進去是很危險的。但一個阿富汗人却阻止他不要多話。那人說道「巴哈拉他并不怕什麼呀。這是不錯的。我們阿富汗人全會打獵。我們不似平原地上的綿羊。他(指巴哈拉)可以捉着這個野獸。而且可以空手給他綁了起來。我們少年人最喜歡幹這個。你毋庸阻止他。」

于是我們站在旁邊等他。過了約莫五分鐘。巴哈拉出來了。他拖着那只土狼。綁得緊緊的。一點沒有抵抗。我們都詫異起來。瞧着那土狼却完全換了一副面目。他現在是非常懦弱。懦弱得像一只小羊一樣。最後。我的哥哥忍不住要發言。就把岑寂打破了。

「你怎樣捉到他的。」

巴哈拉這才停止他高視闊步的神氣。不過還是很得意的微笑着。但是旁邊有一個人代他解答。「從我們的祖宗做起。」這已經變成一個民族的祕訣。我們是不肯告訴外人的。

那老虎向我哥哥身邊猛撲過來。。。。。。。。。

在亞細亞的旅行中。最使我念念不忘的就是一只彭加爾的老虎。和我哥哥湯姆格鬥的事情。他跳起來去抓我的哥哥。那是怎樣的危急呀。當然獵人出去打虎的時候。他總已想到那可怕的事情。最好是別把老虎想像得那麼厲害。只當他是一只兔。搔動與勞力是免不了的。

我們在營帳前不遠的地方發現了一些老虎的脚跡。我們全興奮起來。跟着這脚跡追尋了去。直到天黑方才回營。忽然之間。聽到一種豺狼的奇怪的呼聲。這又是一種擾亂。似乎在那裏警告我們有一只老虎出現了。我們這裏本地的獵人已經發現在森林裏有一只老虎的。

就在這個時候。連我們再考慮一分鐘的時間也沒有了。那老虎發狂一般地從樹林裏猛撲過來。但我的哥哥湯姆比老虎還快。他對準他放了一槍。這一槍打得正好。子彈直穿進他的皮肉。停了一會兒。好像預備作最後的掙扎。他滾向地上了。

這樣他運用了他所有的氣力大吼一聲。在這吼聲裏。似乎有一些兒咳嗽。接着就跳了起來。向湯姆的身邊撲來。兩只虎爪伸得那麼怕人。像要生擒我的哥哥一樣。湯姆把身子一閃。那老虎撲了一個空。便死在地上了。在他倒地的時候。還抓去湯姆脫下來的大衣。又把他自己大腿上的肉儘着去抓。我猜他一定痛得厲害。這樣才完全死去。

這時候。我們第一步的工作。便是幫助把湯姆扶着回營。他經過了一次大難。但我們心裏仍舊恐怖着。如果不是湯姆的槍放

得那麼準。這以後的事情便不堪再想了。

(二)北極探險的經過

我們已經把在亞細亞所獵得的活野獸像二十尺長的巨蟒蛇。他差不多把野豬吞下肚去。以及土狼和老虎等都裝運回國了。于是我們亞洲之行。暫時告一段落。我們一行五人。便商量以後進行的事情。我們再要到那兒去呢。我們的任務。是要把全世界珍禽奇獸搜集了來帶回國去的。因為我們所負的使命還沒有完成。我們有北進搜羅野物的必要。于是便決定了向北極進發。

如果我們在亞細亞所遭遇的事情。是充滿了刺激與危險。那麼我們到北極去一樣可以表示我們自衛的能力。雖則只有一次。是生死之間。毫不容髮的。

我的哥哥鮑伯畢竟是個英雄。後來我們很悲傷的說。假使不是我們這一團中的人。遇着那狂怒的白熊。旁的人遇着。即使能夠生還。他也不敢再敘述這冒險的故事了。

鮑伯在我們一行人當中。他是最靈巧最敏捷最活潑的一個。皮衡雖是世界第一個漁人。比起鮑伯來似乎還……但我這一篇文字是敘述鮑伯和白熊格鬥的情狀。讓我從頭講起吧。

活。捉。白。熊。

在北極天氣是這麼的寒冷。尤其是那個星期。于是我們把船駛到小河口裏去。而且拋了錨。預備等到稍為煖和點再進行。我們的船。構造得非常結實。所以在房艙裏是又煖和又舒適。一天早晨。我們起身得很遲。而且穿衣服又都是慢吞吞的。忽然之間。那瞭望台上的人發出一種喊聲來。那人告訴我們有一只白熊離我們的船不遠呢。

我的哥哥鮑伯穿得最快。他就走出窗來一看。這時候。旁的哥哥和助手等都對他說。他們要幫助他成功的。現在鮑伯所能夠辦到的。就是守候着在冰塊後面的白熊。直等到他們把大網和套索拿來。預備生擒他。

一切的事情好像都很順利。就是風也是迎面吹來。從白熊那一面吹來。這樣人的氣息。他就聞不到了。他遮遮掩掩的而且靜悄悄的走過去。像死人一般。一點聲息也沒有。後來那白熊怎樣地瞧見他。我們却不知道。

很快的。他們人和白熊互相覷看了一下。白熊是在船底的冰塊上。他好像狂怒一般把頭直向地面擺來。接着就對準我的哥哥面前跑。我從船窗上把這些情形看得清清楚楚。我并沒有害怕。因為鮑伯已經拿着槍。而且他的槍法又是那麼準呢。我自己對自己說道。「這裏有一只美麗的野獸。我們不能把他生擒了」

一會兒。我的心有跳三跳的時間沒有跳。鮑伯已經舉起槍來。而且描準了。但却沒有什麼。

這時候。白熊離我哥哥的路兒。祇有十碼遠。我咬緊牙關替哥哥禱告。但這瘋狂的野獸却漸漸逼近了。大約只有三尺遠。他的兩只後腿就站了起來。他的粗大和鳥毛的前爪。張在空中。直對着鮑伯。再等一會、這可怕的脚爪就要落在我哥哥的身上。把他撕成粉碎。我想到這裏。只好閉着眼睛替他禱告。

這時候。鮑伯的機智救了他自己。他舉起槍來。很快地走到旁邊。當白熊衝上來的時候。他把槍尖放下來逼着白熊的鼻頭。這是白熊頭上最有知覺的一部份。他就用盡了全身的氣力向他的鼻子上壓下去。

這白熊在雪地上亂爬。我又把眼睛張開。旁的人已經趕上去幫助他了。張網的和套索的一齊吶喊起來。竟把野蠻的白熊克服了。五分鐘以後。他的最後的掙紮已經過去。而白熊呢。已經安安穩穩的坐在籠裏。放在我們的甲板上。要請他進美國的動物園。這也許是他第一次的旅行呢。

因爲鮑伯逃了性命的原故。那天午後。這裏的蒙古種人。就告訴我們在上季裏。有兩個美國人。他們在同樣的情形中。竟那麼不幸。這時候。房艙裏炭火燒得熊熊的。外面的雪在空中飛舞。我們在裏面談話。覺得更有樂趣。

據他說。一個美國人已經把一只大白熊打死了。他便走過去看看。隨在身上摸出一柄小刀來。預備去剝熊皮。不曉得那死去的白熊却又復活了。他伸出四只可怕的脚來。抓住這不幸的獵人。而且抓得那麼緊。像恨不得一口把他吞下肚去一般。于是熊和獵人一齊滾到河岸邊。又滾到水裏。第二天下午。熊和人的屍身。都在幾里路遠的地方撈起來了。那已死的白熊。還緊緊地抱住這已死的獵人不肯放。至于其餘的一個獵人。也是一樣的可憐。當他和白熊格鬥的時候。白熊抓住他的左邊。把他左臉的肉都抓破了。他雖則沒有死。但殘疾者的生活。這一世也夠他受了。

海。馬。的。生。活。

到北極探險去。有三樣本來沒有關係的東西相連起來。這便是狗。蒙古種人。和海馬肉。三種了。後來我們更發覺海馬肉更加重要。因爲他是做我們領導的蒙古種人和狗的主要食品。那一天午後。我們在將近岸的時候。看見一種極有興趣的事情。那便是海馬的家庭生活。而且也是許多遊歷家所難得看見的。

在海邊。總有十幾只又大又笨的海馬在那兒遊戲。他們在水浪裏拍水的時候。如果有不經意的遊泳家在那兒。他的背脊骨會被水浪打斷。看他們在這寒冷怕人的水裏怎樣地尋快樂。看

那些大海馬教導小海馬怎樣撥開水浪。我們或者覺得他們是在那裏教水戰呀。

我們看了一會這海馬隊中。忽然有一陣擾亂。原來他們中有一只身軀最龐大的。對于其他一只的舉動。表示不滿起來。霎時間。所有的雌海馬和小海馬都趕緊地逃避了。這兩只大海馬的大戰。便在海邊開始。

也許他們是搶着要做他們這一族的領袖。有如我在上文所記的亞細亞的象在那裏爭雄一般。也許他們爲的是搶奪食品。也許他們因爲彼此不能忍耐而後才開戰的。

但不管他們爲的是什麼理由。他們的戰爭的確是可怕的。我們耳朵裏時時可以聽見一種奇異的呻吟聲。當這邊一只海馬的脚爪抓着那邊一只身上的時候。紅的鮮血便湧了出來。

這打敗的一只便隨着波濤的洶湧。使盡全身的氣力。乘勢向岸上逃走。那打勝的便在後面緊緊的追着。我的哥哥們馬上開着空槍。他們並沒有把他擊斃的心思。他們都想活擒他。那海馬呢。好像失去他固有的知識。他不向那安全的冰塊當中去躲藏。却向陸地上奔走。雖則他拚命向前。但仍舊不很快。

最後。他的氣力使盡了。氣也喘不過來。一會兒。我們的人用套索和巨網套將上去。他越想逃遁。這索網便套得越緊。到了後來。竟一動也不能動了。

我們的獵狗

但是講到蒙古種人的生活。和敍述到北極旅行日常所見的動物。而不去讚美盡忠于我們的獵狗。這故事還不算完全。我們當然有許多狗。其中有四只是雌的。這四只雌狗之中。有三只都生了小狗。每一窠竟生了八只。那時候。我們正在海港旁邊。靜等這冷峭的天氣轉溫和些。我們在岸上避風的地方。築了育兒所。其實是三個狗舍。給母狗與小狗居住。一天。氣候非常的寒冷。我站在船上站了一小時。去守望北方發生的慘劇。

我不是說過麼。我們有四只雌狗。其中有三只已經生了小狗了。那第四只雌狗。叫「狗麗」。却沒有生小狗。但她在雌狗中要算最有做母親資格的一只狗。這是我那天一小時的觀察可以證明的。

那三只雌狗「蒂娜」「愛拉」「皮拉」。在生下小狗後幾天。她們不約而同地出去探險去了。我在船上看見她們分開。一會兒。等他們都不見影子的時候。「狗麗」遠遠地從她自己的狗舍裏走了出來。

她毅然決然地走向那育兒所。正像一位太太。她負着重大的使命。要趕緊地去完成。她一直走到「蒂娜」的窠裏。一會兒又走

出來她兩只有力的脚爪裏却抱着一只小狗了。

這時候我一半兒詫異一半兒有趣的笑了出來。「狗麗」帶着小狗很鍾愛的帶到她的窠裏她走了進去。一會兒却又出來了。却仍舊走向「蒂娜」的窠裏。又帶了一只小狗出來。這樣她繼續着到四次之久到第五次頭上。「蒂娜」回來了。看見「狗麗」得意揚揚的捧了她的孩子出去。不禁大怒起來。把小狗奪下。

于是一場惡戰開始了。狗皮上的毛都扯下來。我也看不清楚這戰爭鬧到怎樣的地步。因為腿在那裏纏繞。雪在那裏飛舞。狗在那裏狂吠。人在那裏吶喊。還夾雜着小狗的奇異的呼聲。一切的事物都看不清楚了。後來總算給人把狗分開。那被偷去的四只小狗。仍給「蒂娜」帶回。「狗麗」恨恨的回到自己的窠中。

幾個星期以後。我們差了那母狗去幹輕易的工作。「狗麗」齊巧沒有去。她便和小狗們一起玩。教他們怎樣鬧玩意兒。而且找了許多骨頭來給他們吃。她愛護他們。像眞的母親一樣。

(三)到了南美

到了南美。南美洲的叢林給我迷住了。我咬緊牙關——在這裏除却咬緊牙關之外。還可以做什麼呢。我坐在樹椏枝上。握得緊緊的。看看我身體離地面有十五尺以外。我再可以做的。就是問自己一些不能回答的問題。

我自己為什麼一直如此愚笨要到這可怕的地方來呢。

我離開營帳不到一里的路程。假使我孤另另地突然地死了。我的四位弟兄會發覺嗎。

我的死。我想起來是離我不遠了。但還是在一分鐘之內就死去呢。還是很可怕的要延長許多時間使我盡着受苦呢。

我的樹下有一只大老虎。

這些問題我不久便想到解答了。

我自己發覺是高高地坐在一株離地面有十五尺的紅樹上。這一個渺小的身體安置在紛亂的「范尼左蘭」森林中。

在我的樹底下。是一只又大又醜的美洲老虎 Jaguar 他慢慢地散步着象在守候物事一般。我看看離樹底至多不到六尺路。看他那樣子似乎很明白可以把樹上這位生客結果了性命的。

這眞是十分的奇怪。在這千鈞一髮的時候。我忽然能夠把心思鎮靜下來。或者因為我的祖上已經有三代是過着獵人的生活。而且在露天裏也遇到不少次數的危險。我既是家族中的一份子。自然不會驚惶失措的。話是這麼說。危險總免不掉的。但我心裏仍明白我的安全的機會還沒有失去。而且還回想到關于老虎的一些重要的事實。

這一隻在我樹底下的大蟲。他是和貓一類的動物。他能夠爬樹。而且能夠爬得和小貓一樣的快。既然這樣。他爲什麼不爬上來呢。他又爲什麼不去追趕我的沒有鞍的馬像他的同類一樣。騎到馬背上再慢慢地把他吞下肚呢。

經驗和研究告訴我。那大蟲是一只老貨。他所以不去追趕我的馬。而且他發覺去追趕。只徒然廢却許多心力。因爲他手頭就有食品在等他呀。當眞的。這一只大蟲老得而且變懶了。他只擺擺頭。而他的脚是不喜動的。

這樣一來。我的無鞍的馬也就空空的跑了回營。而且。現在呢。我的哥哥們也許要組織一個搜查隊來搜尋我。但在這種希望裏。我只有一點的安慰。我在把這一點的安慰。緊緊地抱到我的心中。這時。天氣又熱。又潮濕。畏懼和悸怖都一齊來襲擊了。而且越看越駭起來。那只大蟲他的後腿站起來了。兩只眼睛懷着絕大希望的對着我。然後把他的脚爪伸到樹皮上。好像在亞非利加時候看見獅子伸脚爪到旁的樹上一般。他的前腿也站起來了。我的整個身子戰慄着。

我又想起來。我的哥哥曾經說過。這些老虎不會在樹底下守候過十二小時的。因爲在這十二小時以內。一定有旁的野獸要經過。這是他所能夠嗅得出的。他既嗅了出來。他自會去注意這只野獸。而不至老等在樹下了。

所以我就祈禱着和善的上帝。趕快送一只肥胖的野豬來。而且要跑得快。讓這老虎拚命地追過去。越追的遠越好。但我的祈禱終于沒有得到答復。夜却降臨了。這是怎樣的悲哀之夜呀。當黃昏快要過去。黑幕快要罩上的時候。我從樹枝的空洞裏。聽到我哥哥的聲音。而且聽得清楚是沒有錯的湯姆傑克鮑伯皮爾四個人都來了。天呀。他們都越走越近了。這是如何的感謝呢。

我想叫了出來。但一個字也說不出口。這命運所施的恐怖的詭計。把我的喉嚨塞住了。我的嘴乾得像一塊絨布一樣。我只有兩片嘴唇在那裏動。一個字也沒有。只是一種急于要說出口而又說不出的聲音。

後來我才想着了。這眞是我救命的恩人——我的手電筒。我在褲袋裏摸着的。原來我攀上樹去的時候。這電筒幷沒有弄壞。我把電光拚命地放射出去。我的哥哥們的回電也差不多同時放映過來。這時候。我知道他們已經明瞭我的處境了。我看得見一道光線一閃一閃地離我這棵樹不遠了。

我知道他們已經明瞭這裏發生使我驚惶的事情。而且我又知道除了那位放電光的哥哥之外。還有一位哥哥。他是誰。他就是我四位哥弟當中槍法最準的鮑伯了。論他們四人的槍法。都

可以算無敵。不過鮑伯更見得準確些。我于是得救了。我畢竟不會死。

其次便是鮑伯的放槍。砰的一聲。子彈倏的射了過來。接着就是樹底一陣咆哮的聲音。不久便又變爲寂靜。等到我的意識回轉過來。我聽到傑克的聲音。上帝賜福他。他這樣的說。

「先給他吃一槍。鮑伯。他現在殭得像一根鐵釘了。」

我眞奇怪極了。我說話的聲音。居然響亮起來。「我在這裏呀。我要下樹來了。我要下樹來了。」

我平安地到了樹下。便倒在哥哥們親愛的手臂裏。他們當我不在身邊的時候。是怎樣的着急。現在總算沒有出事。于是每人給了我一頓教訓。我是應該給他們教訓的。不就訓斥一頓。也所甘心。

這一年。除了這一次險些兒送掉性命的冒險外。還有幾次頗有興趣的旅行。我們到了「范尼左蘭」去搜集了許多珍禽異獸。像南美洲最大的蛇。老虎。蝴蝶。猿猴之類。但就下面所記的那可怕的一晚所遇的大蛇。竟差不多有三丈長。又幾乎把我嚇得連說話也沒有聲音。事情是這樣的。

兩。條。大。蛇。引。起。了。性。的。衝。動。

在我們的嚮導當中。有一個小孩叫高齊的。他當我們在「奧林拿可」河邊紮下營帳之後。便常和我們作對。這「奧林拿可」河離「客乃加」也有幾百里路。他本來是一個很好的孩子。直到那一晚。有一羣本地人進我們營帳裏來賣幾條蛇。他才變壞的。因爲和這一羣本地人同來的。還有一位容顏絕美的女子。于是高齊呆呆的望着她。于是高齊便不大能夠指導我們了。

第一。他忽視他應做的工作。雖則每天去打掃老虎籠是他的職務。但他却不去打掃。却專和這個女子竊竊私語。除此以外呢。他還犯了兩次不能饒赦的罪惡。

我們買來的那兩條大蛇。都關在籠中。而且每天的食物。都有限制的。因爲給他們吃得太多了。會使他們失去了活潑而變成遲鈍。這一雌一雄的大蛇。住在隔壁。本就有一種絕大的性的引誘力。我的哥哥們都明白這個。所以從來沒有干涉他們的心思。事情是這樣的。在這昆蟲交尾期中。那雌的抬起頭來。渾身擺動。嘴裏發生一種飢渴的咝咝的聲音。去挑動那一條雄的。這事情高齊本來那明白。所以她們用這個時機。想給這個女子以一種新的刺激。並且表示他是怎樣的一個可驚的蛇醫生。他便把她領到那關蛇的籠旁邊。用一根短短的乾棍在燒滿了梨樹葉的盒裏攪動起來。便發出動聽的聲音。

差不多是同時候。這兩條蛇都響應這個聲音了。兩條蛇的頭

都抬了起來。身體也纏起來了。嘴裏當然是發出微細的飢渴的。咝咝的聲音。一會兒。兩條蛇都怒不可遏。好像體內在燃燒着一般。便都爬上了籠。高脊却帶着那個女子走開。這事情是多麼恐怖呢。我的哥哥們便趕到籠邊去。

這時候。那條最大的蛇已經把籠桿子纏得緊緊的。後來就折斷了。湯姆便叫把斧頭木板拿去堵塞。這兩條大蛇便在接口的地方倒下。湯姆趕緊用斧頭木板把木籠補好。那斧頭的聲音。也正和這大蛇的身體摔倒的聲音呼應呢。

我不曉得誰教了這一對畜生這個主意。雖則這是我恐怕早就要發生的。湯姆這時候。很快地用斧頭。嵌木板。等到最後。這木籠已補得十分堅固。就是并了兩條蛇的力量。也不會把木桿子纏得拆斷了。

等到這樁亂事完結。我的哥哥為慎防萬一起見。把大網撒在籠上。但是整個的晚上。雖則逃出是萬不可能。這兩條大蛇還是死纏着這木桿不肯放鬆。好像瘋了一樣。

鱷魚從蛋裏攢出來

這一次在夏天又遇到一些關于鱷魚的趣事。我曾經看見一個大鱷魚。正在鱷魚窠裏吃鱷魚蛋。我早聽見人說過雄鱷魚是要吃蛋的。甚而至于連自己所生的也要吃。這一次親眼看見的更有充足的證據了。

在那大雨季還沒有到以前。天氣是非常的乾燥。鱷魚蛋和巨蟒蛋都深深地埋藏在地底。有一晚我們在一條水乾的河床旁邊。看見泥土忽然拱了起來。接着就碎裂了。我們正以為要鬧大地震。忽然一只很大的週身全是泥的鱷魚從泥土裏走了出來。顯出他那一雙多泥的黃黃的嘴巴。裏面連老長的牙齒也長着了。他徐徐地走着。而且打着呵欠。

說到鱷魚。似乎還不會聽到有甚麼危害的事情。最危害的。還有一種動物。我們不常看見的。

吸人血的蝙蝠

這是什麼呢。這就是吸血蝙蝠了。他對于人類和牲畜。都一樣有害的。說起來也好笑。印度人很少給蝙蝠吮過血。白種人常常有法去躲避。惟有黑種人却極端的怕他。每晚他們睡覺。總把衣被裹得緊緊的。但有時候熟睡了。不知不覺的露出一只手或一只脚來。到了第二天早晨。手脚上就有一大塊傷痕。

我們從來不相信把自己身子犧牲在蟲獸嘴裏。所以我們營帳裏的設備也十分的講究。結果呢。吸血蝙蝠從來沒有吸過我們一行人的血。到了晚上。我們常常聽到他們像妖精一般的叫着。而且這聲音就在我們的帳頂上。我們常常可以聽到他們那

可怕的脚爪拍在帳上。接着呼嘯一聲就飛走了。

有一次。一個科學考查團到這裏來紮營。這剛在我們的左近。他們所談的都是吸血蝙蝠。于是決定要捉一兩只來實驗一下。只考察團一共有七個白人在這七個白人之中有六個人露天睡着。一個人不睡。在旁邊守候。第一晚誰都沒有被吸過。我的哥哥對他們說。這吸血蝙蝠除非等人們全熟睡了。他是不會來吸血的。所以第二天晚上。全團七個人都露天睡着。于是吸血蝙蝠便大肆活動。第三天早晨。這七個人當中。有三個人已經不像從前那麼有說有笑。因為他們身上的血。已到了蝙蝠肚裏去來了。

當蝙蝠吸血的時候。他是慢慢地吮着。為的是要使這些血能夠消化。所以他幷不多吸。他的胃量能容多少。他就吸多少。于是當晚那四個沒有被吮的人。仍舊露天睡在外面。但他們仍舊不會被吮。原來這些蝙蝠不知為了些什麼理由。從不肯去吮那個第一次已經拒絕去吮的人。下面的圖就是這科學考察團所捕得的。

（未完）

患難朋友

朋友之交貴在患難相助如平日稱莫逆而在窘急之時想婉拒想留難此決非交友之道也此次滬變本會之儲戶前來押款還本者數無鉅細無不照付辦事迅速本會殆儲戶之患難朋友歟同胞有願認儲者竭誠歡迎

特獎一個 獎洋一萬元 頭獎七個 各二千五百元

二三四五獎各七個小獎一千個各十五元

每月儲三元六元九元十二元或十五元均聽認儲

上海 中法蓄儲會啓 廣東路四十一號

注意 本埠老儲戶四月之款尚未付訖者請遣人送交以維獎權住址遷移者亦盼示知停交儲戶無獎權但日後無力補交願以入會年月移後者尚可通辦以示優待

中央信託有限公司

本公司收足資本國幣三百萬元專營 存款 放款 儲蓄 保險 堆棧等業務並經理房地產 代買賣公債股票 保管物品證劵 出租保管箱辦理認真手續迅速存息優厚取費低廉訂有簡章承索卽奉倘蒙 惠顧無任歡迎

總公司上海北京路九十八號 電話一五二〇〇

分公司漢口一碼頭五福里

虹口辦事處上海北四川路崑山花園路九五四

堆　棧上海北蘇州路九五六號

春申烽火記

孫頌虞

從一月二十八夜半中日戰爭在閘北天通菴車站開場。一直到三月二日吾軍退守第二道防線止。前後經過三十四天。在這一個月又三天之中。上海的住民耳朵裏聽到的不是隆隆的砲聲。便是連珠般的鎗聲。眼睛裏看見的。在空中有忽高忽低的飛機。盤旋着屋頂上。地上有成羣結隊的難民。一車一車的從戰區裝來。紅十字會的旗幟滿街飛着。傷兵傷民潮水似的湧進來。什麼收容所：傷兵院慰勞會：維持會等等名目。頓時充滿了全市。外灘洋經浜口的「和平之神」默不一言。掩着面在那裏哭泣。「戰神」跟着航空母艦：驅逐艦：魚雷艦。殺奔上海而來。一霎工夫。號稱為現代「梅加」的上海。就陷於極端怖之中。尤其是閘北。虹口。江灣。吳淞。四個戰區。都受了砲火的洗禮。向來繁榮美化的市區。眼眨眨在幾小時中間。變為一片瓦礫之場。怎樣不叫人興起無限的慨喟呢。

凡是從外埠到上海來的人。水路必經吳淞。沿着黃浦江進口。陸路趁火車的。達到上海後。便在京滬鐵路上海北站下車。輪船一進吳淞口。遠望着砲台上的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迎風飄盪。氣勢何等雄壯。海關所設的氣象訊號台。上面懸着黑球。幾百碼之外就能看見了。大概輪船上的旅客。一聽見船進吳淞口。大家便不期然的忙碌起來。打鋪蓋。理箱篋。空氣漸漸的緊張。好像京滬火車過了眞茹一樣。車廂裏的大衆。一個個你擠我推。忙着立起身來。預備下車。可是戰後的吳淞。景象大非昔比了。

自從二月三日起。一連五個星期。日本軍艦二十餘艘排列在三夾水洋面。用重

行旅常識

苦旅行

枕月

旅行原為樂事。顧值時局突變。戰亂發生之際。則旅行頓成一極嚴重之問題。雖一江之隔。亦有寸步荊棘之感。茲就吾友所經過者。略誌以資談助。

吾友家居海上。籍隸南通。平日往返。極為利便。蓋自滬往通之輪船。有太古・怡和・大達・大通等輪。啓椗後。約六小時卽可到達。朝發夕至。毫無困難。最近滬戰發生。友人家居閘北。首罹浩刧。因思久避租界。終亦非計。乃決買棹作歸計。是時大達大通兩輪公司。均宣告停航。怡和輪埠地當虹口租界。是時又為日軍勢力範圍。華人莫敢深入。蓋動輒有被拘毆辱之危險也。至是友人可行之唯一途徑。厥惟附太古輪北去。太古輪客極擁擠。且啓椗亦無定時。友人日派人偵詢。某日悉該公司某輪在浦東停泊。因急雇小划渡浦。江風酷寒。砭人肌骨。渡價之昂。十倍往昔。既抵浦東。則該輪已滿坑滿谷。無絲毫立足之地。無已一再設法。得擠人叢中。從此迴旋無地。身入重圍。卽小溲亦不可能。專至夜午。猶不啓椗。時適微雨下降。輪上初無布蓬可以阻雨。遂致上下盡溼。狼狽不堪。翌晨鼓輪而上。豈知吳淞戰事方烈。不准航行。該輪

一一一四六一

砲向吳淞砲台猛轟。大砲之外再用大批飛機在空中對着砲台擲彈。那江海第一重門戶的要塞。就此炸成平地。與砲台毘連的吳淞鎮。本來住有數萬戶人家。自經日軍砲轟彈炸。接連燒了幾天。將全鎮精華盡付一炬。所以輪船再在吳淞經過。祇看見岸上一堆焦土。除了幾隻沒有歸宿的烏鴉。在空中亂飛着之外。簡實的不見一人了。

吳淞砲台灣有一家外國旅館。名叫「砲台飯店」。主人是一個英國海軍的退職軍官。台維斯上校。今年已經八十四歲了。他在吳淞經營這旅館。已有數十年的長久。凡是住在上海的外國人。差不多沒有一個不認識他的。每當夏天。星期六或星期日兩天。他那旅館裏消暑納涼的客人最多。軍工路上一路汽車嗚嗚。都朝着這個砲台飯店做歸宿地。至於來上海遊歷的中西人士。如到吳淞。那末這個地方也是大家必到之處。所以這個老頭兒的名聲。自然而然的爲大家所知道了。

這飯店老主人雖然年邁鬢斑。可是精神極好。自從中日開戰以來。日艦天天用大砲飛機朝砲台轟炸。他老人家依然守着他的老巢。寸步不願離開。他上海的許多朋友打電報或寫信叫他離開這個危險區。他一概置之不理。他有一條狗。和幾隻貓。天天伴着這老主人。住在這屋子裏不出來。到了二月三日之後。日軍的砲火一天厲害似一天。將他的房子打了好幾個洞。許多朋友冒險寄訊給他勸他離開吳淞。他還是不依從。直到二月廿六那一天。經上海萬國商團的兩個軍官親自去將他救了出來。這個老人對着他幾十年來經營的砲台旅館。還有些依依不舍哩。

上海北站建築在前清光緒卅三年。佔地一百餘畝。當時主其事者爲鍾文耀。建築費計十二萬兩。在京滬路一帶車站中。

重復折回。千辛萬苦。終且付諸流水。于是仍偕家人登岸。惟有相持痛哭而已。厥後太古輪復通告不靠南通。返里更成絕望。友人思索終日。決繞道而歸。先由滬乘小輪至蘇州。再由蘇乘火車赴鎮。由鎮再乘怡和輪下水返通。乃赴蘇途中。突遭匪刦。衣物盡失。至蘇幸有戚家在。得呼將伯。而是時火車復奇擠。勉得立至鎮江。精神上已痛苦不堪。比買棹到通。亦懨懨垂病矣。

旅邸情報

北平之旅館

名稱	地址	設備	房間價格	電報掛號	電話號碼	備註
Grand Hatel de Pekin 北京飯店	北平東長安街	各項均備房二百餘間	自十五元起至廿七元（飯食在內）	Pekin-otel	東局 581 2250 3151	法人經營
Grand Hotel de Wagons-Lits 六國飯店	北平東交民巷	全上一百餘間	全上	Wago-nlits	東局 664 685	希臘人經營
Hotel de Nord 德國飯店	北平崇文門內大街	全上卅餘間	全上	Nord-hotel	東局 720	德人經營
利通飯店	北平東交民巷北	全上八十餘間	自二元起至八元（飯食在外）	無	東3230	中國人經營
長安飯店	北平東長安街	全上	自二元起至十二元（飯食在外）	7022 „ "Astor"	東1524	中國人經營

要算上海北站的設備規模最爲宏大。其後歷年增造房屋。改變形式。去年又大加修理增造門面。那曉得日軍在一月二十九日轟炸閘北的時候。把北站完全炸掉。二十九日早晨八點多鐘。日本飛機三四架從東面飛到北站屋頂上擲彈轟炸。因爲所擲的大半爲硫磺彈。所以片刻之間就延燒開來。車站辦公房屋、候車室、票房、電報室、站長室、機車房等等一切建築物完全燒燬。此外還有許多重要文件。也都燒掉。總計這次的損失。差不多要二百餘萬之鉅。到過上海的遊客。聽了這個消息。怕多要同聲一嘆罷。

京滬車到上海之前。先經眞茹。從眞茹到北站。其間所經過的便是閘北區。爲這次上海戰事受損最鉅的地方。旅客過了眞茹站。從車窗裏望出來。可以看見許多許多的烟囱。在左右兩旁的屋頂上。矗到半空中。閘北是上海的工業區。這許多高烟囱便是工業區的象徵。自從一月二十八晚日軍向閘北進攻後。天天大火。繁盛的街市。一變而爲荒墟。日軍的橫暴。眞叫人痛心。吾國唯一文化機關的商務書館總廠。也受了極大的損失。戰事發生之後。祇得宣告停業。

號稱摩登街的北四川路。在一月二十八夜開戰之後。便成爲最恐怕的區域。這是最出人意料的。凡是到過上海的人。大概多到過北四川路。那裏有跳舞場、酒排、電影院、按摩院、吃食店。尤其是多。一到傍晚。馬路上男男女女。來往不絕。青年男女並肩挽手的。觸目皆是。所以有許多人竟叫這條馬路爲「情人之街」。自從北四川路橋起。一直到虹口公園止。這條神祕的馬路上。形形色色。變化最多。一到八九點鐘光景。跳舞場裏的爵士音樂。從年紅燈光之下。直透到馬路中心。刺到青年男女的耳朶裏。怎樣的不叫他們陶醉呢。

花園飯店	北平西單捨飯寺	全上卅餘間	自二元起至七元（飯食在外）	無	西2510	中國人經營
中央飯店	北平東長安街	全上	自二元起至十二元（飯食在外）	2048	東3826/3	中國人經營
中國飯店	北平西珠市口	全上六十餘間	自一元半起至七元（飯食在外）	1627	南3413	中國人經營
大旅社	北平煤市街	全上九十餘間	自一元起至四元半（飯食在外）	無	南77	中國人經營
華北飯店	北平西長安街	各項均備三十餘間	自二元五角至五元（飯食在外）	無	西 503	中國人經營
東方飯店	北平香廠	全上七十餘間	自一元六角至十二元（飯食在外）	2639	南 605	中國人經營
扶桑館	北平東單北大街	全屬日本式二十餘間	自九元至十四元（日食在內）	無	東 63	日人經營
匯通飯店	北平西珠市口	全上四十餘間	自一元至四元二角（飯食在外）	無	南 341	中國人經營
第一賓館	北平打磨廠	全上無浴室一百卅餘間	自八角至三元（飯食在外）	6333	南分局 969	中國人經營
交通飯店	北平王府井大街	全上十二間	一律二元（飯食在外）	無	東1360	中國人經營
瀛寰飯店	北平燈市口	全上卅餘間	自一元二角至四元（飯食在外）	無	東 992	中國人經營

而且這條街上異國的男女也非常之多。尤其是日本人。來來往往隨時顯露着鬼鬼祟祟的樣子。至於水手……兵……蕩婦……癟三等諸色人等。點綴得這條馬路無往而非神祕。

自從戰事發生之後。北四川路、虬江路、老靶子路、狄思威路等處。頓時陷入於絕端恐怖之中。日本的便衣隊。到處殺人放火。向來最繁華的街市。不但過路的人一個多看不見。就是十字街頭站崗巡捕的影蹤也都沒有了。馬路兩旁的店舖。大門雖都關閉着。可是墻上彈痕纍纍。砲彈所打的洞。比了窗門口還大。向來最熱鬧的電影院、跳舞場。燒的燒。燬的燬。誰都想不到。這個神祕之街一變而為「恐怖地獄」。

北四川路底虹口公園面積很大。裏面的佈置也很有程序。而且空地較別個公園為多。所以運動場和球場。也格外的多。若在平時。每天早晨和傍晚到園裏去運動和散步的人。絡繹不絕。自從戰事起後。這一個樹木淸幽的大花園。被日本兵佔據起來。在裏面排着砲位。向我軍陣地轟擊。公園的西首。就是日本海軍陸戰隊司令部。曾經被吾十九路軍砲兵開砲轟中兩次。可惜砲彈沒有炸裂。否則倭軍的氣焰必定大受打擊。

自虹口公園沿江灣路向北直達江灣。沿途多學校農場園林。要是在太平的時候。春光融洩。正是讀書耕種的好時候。可是戰事發生之後。這一條江灣路被日軍佔去。來往運兵。沿途農場園林也都蹂躪不堪。

江灣路上有好幾個學校。像上海法學院、中央大學商學院、持志大學、及復旦大學等。在平時每天看見許多男女學生來往於江灣道上。一到星期六下午又都急忙着返到上海。去度那一星期一次的夜上海生活。可是自從戰事發生以來。不但學生們不能讀書。連那授課的教室。寄住的宿舍。都給日本兵奪了去。而且還有許多房子全被燒掉。不知平時不愛讀書的學生們。對此有何感想。

這次日軍進攻華界。在市政府所劃定的市中心區中。大肆砲火。江灣鎭引翔鄉、眞茹都被他佔了去。所謂市中心區便都在他勢力範圍之下。幾條重要的馬路如軍工路、引翔路、其美路、黃興路、三民路、五權路、等等都給寇軍佔了去。本誌前曾介紹過大上海的計劃一文。那知道還不及一年就出了這個意外之變。我們經歷了這番敎訓之後。若然大家再不能一心一德同禦外侮。恐怕無論那種計劃都要給別人破壞哩。

一笑相逢

趙叔雍

王姑傳

夕。林屋山頭。月明如水。仙韶競響。似有仙官啓請。星娥待罪。應小謫與列宿同緣。其日平江王氏誕一女。王叟務農。畜田差足自給。被災中落。乃獲掌珠。女特明艷。爲隣婦所乘。入宵人手。展轉至長安教坊。長安人物熙阜。金門平康諸里第。烟花淵藪。拾鞭墜履。往往徹曉。女至時年甫三五。明眸皓齒。無或逾茲。觴客遂滿。所居。青。黛。館。就利。渠。隄。柳。以覆。幽。棲。別閣。三。重。塵濊。不。到。閒錄。酒。事。則華。堂。重。疊。雲綃。四。匝。銀燭。儆。儆。萬花。飛。舞。相匹。艷。也。王姑留二載。無所屬意。名日噪。來行博者。多酬給房老。鬮以身進。積資十萬緡。房老事姑如錢神。聽命不少忤。時榆林總鎮湯公玉麟。方平寇。既述職來都。膺顯秩。賜宅通貴里。公返鎮。子晉士留守。賓從如雲。放情聲色。尤致意焉。晉士貴盛。虎頭燕頷。椎魯不解情緒。姑本疏藝事。以從文苑諸郎游。少通雅恉。遂卻其人。媪利賄貨。期改姑意。如是夙四。至於汍瀾。媪曰。小娘名動長安。何患無相知者。異日侍玉郎。相聖朝。山河象服。指顧間事。獨媪于役累載。亦不一措手。使少分纏錦。俾他年一椽附身耶。姑無語。媪曰。湯公方鎮絕域。聞李生言。晉士被覃恩。授參將。旬日且遠戍。與娘子期。不過晨夕。即娘子盛名。慕者雲會。終亦無玷於圭璧。曷不利事居積。意有所注。揮袂可行。姑爲。勉。從。遂諧。角。枕。背。彈。珠。淚。隱。斂。紅。腮。獲五萬緡。與媪共之。然輒苦其囂瀆。座上客葉生。逆姑意。以好語相溫存。欲私於姑。姑勿遽承。浴蘭節集。招之水榭。懇款再四。姑久困紅塵。無多青眼。露涼蛩晚。偶得傍生。彌爲解顏。因曰。晉士困我。子當勿知。必相厚者。期以得當。明日國恤。晉士侍值宿。趨齋殿。焉傾。殘。妝。一訴。相。思。外此。更。鮮。餘。時。慰君。脊。注。弱。絮。因。風。稀花。逝。水。本。無。廉。勵之。忱。用。致。抱。貞。之節。特亦不。欲。過。事。狠。藉。自。策。離。憂。知。者。素。心。應。所。矜。許。葉生大致禮異。敬愛益篤。歸來展轉。若有所失。次日。躬赴鈿約。歡娛。之。極。縱。以。清。淚。握手。斯。情。未。容。自。已。更旬日。晉士拜命北征。生驂乘同行。輦金爲別。具道珍重。姑終落落。一傷所合。一惜長別。不期太息。晉生既行。羣客無所憚。益謀盛會。并謂姑已長成。人人欲倖共花月。陳見微開蕃三隴。兼領狄道使。瓜代入朝。相見尤得。信宿。館。中。繩姑。媚。潔。月餘。所。蓄。垂。罄。襆被。竟。去。韓蒂爲宿將韓光介弟。綰天山驛使。來京師。鍾賞彌篤。留連半歲。凡奇技方器。咸遠道致羅。以結姑歡。時姑芳譽鼎盛。中朝勳貴。退食無不集青黛館。或假爲壇坫。綴吟咏。事聞尚書省平章胡公懷賢。胡寒儉。久困場屋。垂老通貴。庸行微名。纇叨人爵。亦來駐驄馬。姑勿之善。媪以貴人事之謹。午夜酒儔

退去。卽以臧獲示意。姑素荏弱。接人無慍色。久習闤闠。氣質益潛移。每有阿好。盆盆曲訴。非其偶者。默然。併勿置峻詞。於是媼得左右之。姑無多語。自視形骸如贅疣耳。凌晨胡公掀髯笑起。擲十千屬記室致媼。記室以不中禮。別益十千。媼憤極。又無敢忤。姑則斥媼。謂既自菲薄。乃不足壽媼。庶兩失之。媼慚謝。胡公旋亦勿來。坊肆已傳遍矣。江淮驛道幕府孫不疑北行。愛姑勿釋。媼歆其資。姑亦不卻。雖無白首之盟。差共鏡檻之樂。南歸相別。祖帳黯然。其翌年。上皇賓天。盧龍節度奉策佐新命。以冢宰攝政。坐是朝官多所更易。貂蟬叢行。一變殊俗。姑輒苦之。葉生乃移檄長安與姑話舊。廉俸所得。率斥之黛館。姑吳人。不習邊悍。於葉生獨加涵容。生固有室。舉二子。自去節鎭。忝爲狹邪官。事少了。促膝斗室。朋從謁者。亦多就館論大計。媼覘姑意有所屬。亦自以歛厚資足了殘歲。諷姑事生。曰。葉某今茲良士。未易多覯。姑爲一粲。次日生忽捧札度遼水。遂留其地。羽書絡繹。旬月莫達。姑體態日慵損。媼進令詞。亦莫之解。羣賓以葉生驟貴。且與姑善。莫敢肆至。益患寥落。媼曰。葉生當不負娘子。娘子獨不能間關奔赴耶。老生願以餘骸相屬。圓此好事。姑省其誠。聊一解顏。竟屏當上道。邊地苦寒。草衰雪上。沙磧萬里。征車兩輪。遙天一白。眢不可極。姑轉適清寒之致。既涉遼。幸得生友錢穀將護。展轉至哈蘭。以人通生。生笑納之。迨論昏媾。

生吝嗟曰。丈夫子方有事賀蘭。不遑家室。貧舍青氈世守。姑涉戎行。升斗所獲。甘旨猶疏。投荒之行。賜環何地。誠復相愛。乞假歲時。少樹功名。便謀好合。至娘子輕山河之帶礪。戒霜雪於道塗。但以藐躬。至忘險阻。載之汗簡。可喻世人。以論風象。今亦無兩。堅貞永勒。臟腑爲摧。白首之盟。敢忘異日。姑亦無奈。盤桓浹旬。紫塞黃烟。無可將息。戢羽遂返長安。自姑歸來。庭燦復熾。椒壁新泥。姑厚生盟。輒爲減妝。知者益加敬禮。葉生從征天山。迂道高句麗。將發。以書抵姑。兩年國難平。當飾青廬俟之。姑爲少慰。朞月後。越國公子來應朝覲。公子衍派天潢。世承魚綬。褐裘冠帶。像容雅重。國公開府泉唐。民多懷德。地望優崇。公子動止中禮。文彩煥揚。賢尹髦士。相繼入侍。馳名廊廟。遂以慶聖節特荷宣召。將羣置翰林。俾掌綸綍。國公慎持盈戒。則表謝之。公子留京師。偕書記走章台。乍及青黛。卽召姑。姑爲睜眙。似驚相識。並震公子德器。茂實斂袂以從公子。望姑修穠中度。流媚入骨。星眸點漆。欲笑微抑。卻袖凝睇。若不自勝。爲之神魂俱奪。其夕。載姑同歸賓里。欲申繾綣。姑覥顏曰。伏荷明愛。匪所克承。某以賤質。自慚穢濁。非貞之躬。胡當良睇。乞恕其愚。願托婢役。公子曰。平生數十年。未獲一見如姑者。得假天合。南轍北馳。佳期非易。慎毋蹉失。卿以不才地望或異。私心竊想。六合浮漚。同茲塵土。何有於崇卑。舉目時流。八繩華貴。脅肩諂笑。

余固鄙之夫靈淑所洩乾坤鍾毓菩蕾墜溷同期珍惜惟姑全之
耳姑卻謝不遑請曰曩覯葉生私期妃牒竊欲相俟乞赦痴情倘
屬清談願諧永夕公子曰卿自拔青蓮脫諸火宅守所篤許孅美
嘉行惟是形質所接無愧性靈托迹風塵生所夙諒奈何雲階月
地容茲衾枕不令少發餘情天倖葉生以子相屬某雖篤愛莫之
或奪姑意言發當遭譴責旣接肫誠彌生眷戀曰非不欲副公子
願望來日尙遙宜勿煎迫公子一笑釋之曰惟明日取芳旨茗談
破曉送姑歸里嫗側席起迓意姑之薄公子逾葉生也姑亦不自
持悵惘竟日花影乍上公子復來擁衾相對微有所悟黃昏鐘動
共歸賓館雪肌金縷玉影璧紋情好未可擬喻更籌三唱曉夢初
圓惺忪間公子問何似姑微申蘭咳報以嫣顰曰差覺勝也及旦
報以明珠十琲瑋璨雙環霞飾四十端瑪瑙二十枚別媵金帛致
房嫗姑強起言謝猶戀濃歡自是坐無公子不歡夕陽散綺晨暉
斂雲商昴中天素娥掩景多同駕聚瓊英諸名園藏鴉年少側目
相視比之神仙三閱月國公召歸公子設盛筵祖悵姑涕泣不可
仰公子曰不才此行江表千里雲山萬重雖共團圓難通寤寐竊
懷善頌長葆容顏溯接清儀彌殷傾契雖肌髓之愛依依淪浹靈
府所鍾獨不敢授蜂媒蝶使多妒好春墜絮流萍終懍積習余篤
嚴訓無可相容卿有歸宿庶酬私願狹邪之行誓今永屏涼風皓

月長憶今宵以謝知已姑哽咽無可置答魚唱未闋馬塵已起扶
歸卻病至於三秋於是公子已歸歸亦臥病會國公以事更宿將
汎地假攖病榻輒掌機要焦思益勞閒中每及王姑又未嘗不思
羸幾於瘵造少已盡堂上命重扣都門國公靳勿之許公子因赴
石湖暇矚山川丹雲約素冷黛擬眉鄰舟洞簫悠起有致特寄傷
感寓姑越絹一箋曰世變無常藐躬牢落海尙可田初志勿渝比
來解纜林屋遙挹莫釐湖水無波山靈若俟清娛之致差擬聚英
雄曠所幾一滌塵痾同斯朝夕悵隔雲天羽翮無憑盟言未食侵
循萬里末由造次玉容安否猶縈卽懷佳節頓辜將誰輕訴方空
輕容以稱法身如絲絲相縛也姑得書泪磨如綆勿省所報則勉
作短刺但數十字報平安欹斜脫落公子讀之以爲璇璣所不及
珍諸懷袖維時葉生已調參禁營益排日過從覲姑病爲戚戚然
事侍惟謹飲食藥和輒爲躬進不履官舍瞬逾旬日偏裨諸將患
之謀諸參軍趙亮亮曰吾深諷移情之微茲尙依戀殊復慣慣抵
亞父細柳婦稚所知行邊列宿維蒙澤佑自今內調德業益崇禁
禦森嚴責職匪細道路傳語獨嬖婦人夫情愛所鍾無間形氣分
廁卑列奚足置詞特聞王姑別有眷注南越公子來移舊情一見
經月每薦茵枕于今拳拳至復臥疾公欲得名姝諧幽賞何必路

柳自媒鶯花同擷謂托良好職蒙私恩有類子弟敢攖愚忱伏候斧鑕生唯唯其日亦自尅抑屏迹黛樓竟不接姑顏色夜長展轉至於無寐蓮漏未終決然曰情魂所安盡其在我何須公子重以知諸稠疊無比芳恰匪席宜無不卷亮固厚我不獲我心祿秩可敝屣余生可淪滅耶悤悤絡馬奔利隄竟排姑闥姑背深怯汗圖索杯茗朦朧間生持水至甘之如崖蜜俯弄輕裯又公子所貽凝情莫知所恃生以亮語白姑謂無所恤終當諧宿願姑不能拒於是裨將亦息浮議姑病未已醫者勸習靜屏笙沸歌流之聲圖移居無當意處生爲假城西別業清華明瑟花鳥都春以細輦相迓生亦輒投止逾月公子書至戒廣侯梗勿與通姑涵養天趣扶醒鈗檻拾履苔階意興漸高顏色姣復生日又數至至必移巵雖復無語相對忘餐姑格其誠懷舊日熾如是經歲公子久不得姑訊寓書亦莫達以爲緣法勿假徙藝香瓣皇都千里終違明鏡生則嫟姑日篤不言昏媾習同家室秩滿外遷三足副使亦一攜姑行駐平江府驪會吳世子誕日節鎮投賀千里雲集公子奉國公命齎殊禮同客驪庭先一日世子張大酺闔座賓從八百餘衆公子爲上客不知座有葉生行人秦仲連嘗守越與公子稔微聞姑事是日預宴爲之呫然於是公子見仲連具道別後事起居上公禮意懇摯公子居驪庭殊無聊賴召作夜談仲連屏當奉命翦燭共話或及吳超艷跡公子嗤之曰慎勿復言裘馬已換青春意興早歸寂滅長斯以往日勵丹忱夜挹皓魄但冀有所樹立功名所不計遑及燕婉仲連益足恭曰公子誠信人涼風皓月長憶今宵影事春明盟言猶昔公子呀然爲一展頤堅訊其實仲連謂公子貴介華聲所被疇孰不知因具道都城事且曰緣法未盡公子終當晤姑遠則銀漢近郎江鶯葉生攜姑來就副使寓西廂公子甯不知耶公子曰穿窬窺鶯豈復吾事天意所屬容假之緣鮿生不敢妄接非禮然一覩芳容少慰飢渴了於誓墓之前比諸生天以後從茲筊鸞囚鳳駿報盬車各安其分月不再圓花甯重背颺蓬逝梗庶重合於滄溟素魄孤魂貯遙情於再世仲連諾諾詰旦公子故持矜重游目已及西廂強自尅抑終不獲已須臾聲咳微聞朱簾半啓粉香若溢綺夢重春折枝乍綻玉身忽湧儼然王姑頎頎憑軾視前加嘗驟接公子各有所中嚙脣窮注移時不瞬羞雲上頰遂展微顰公子不知所語舊情縈繞一一昇諸腦海隔窗展檻天邇人遙少一沈頓簾衣已下鸎吭燕語徒繞雕梁金篆銀箏微溫翠袖如是者炊許公子見錢毅疾越檻因復揚聲毅嗷應朱簾復動姑又外向見公子痴立彌似不忍報以一笑脣吻宛轉欲語復茹公子拭雙目沈吟示意姑亦睇視泪已凝眶知禮防所際情愛所徵兩難相尅公子亦泫然卒於無語毅繞道來挹公子肩公

子愕然為語相見事毅無以應毅去公子仍竚立不少瞬、姑又揭簾流盼忽有所觸頫仰之間神跡、均杳公子以廣佚進白世子來謁強顏禮客而意終不屬世子退公子蹀躞無計卒然大悟曰得姑一面此願已償容有後期玉清再世留此雖經歲不獲安不如行也努力排遣猶獲餘年蘭宵自煎終同嚼蠟但冀姑獲其所偕

老可期浮生顛頹夙已自甘留慚懷想正報眷顧充余情力甯不能奪成人之美夫復何靳不如行也計差決卽以廣位懷刺別世子戒行李促輕舟亭午振櫂歸藩服姑猶頻凝撫冀得一當少慰前情不知丈夫子遠泛太湖拔劍斷流矯情懺慾此生此世甘喚奈何不圖更與相見矣

現在儲蓄問題

「合法公開？安全保障？利息優厚？」

上海銀行公會會員 國華銀行儲蓄部 解決上項問題

（一）呈准財實兩部註冊立案另撥資本金及公積金完全獨立又會計公開每逢三六九十二月請會計師查帳登報公佈

（二）在職董事暨總副經理對於儲戶擔負無限責任

（三）利息優厚種類甚多而對於修學婚嫁贍養撫卹等儲備尤有適當之計劃印有詳章承索卽奉

上海總行 甯波路一百三十號

外埠分行 南京昇平街 廣東十三行 蘇州觀前大街

本埠分行 新閘路中 北四川路 小東門口 曹家渡白利南路

辦事處 南京下關及城北 蘇州養育巷 香港永樂街

大陸銀行上海儲蓄部

儲蓄存款 利息優厚

保障穩固 無限負責

辦理各種儲蓄

優待學生職工

▲本埠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五八號

▲本埠支部地址 天津路霞飛路 靜安寺路虹口

▲外埠支部地址 南京 無錫 杭州

大陸銀行上海信託部

信託存款 負責經營

保息分紅 每年一付

代人管理財產

代人運用資金

▲本部地址 上海南京路三五八號

▲代理處地址 天津路 霞飛路 靜安寺路 虹口

似水流年

張恨水

第十六回 病醜難宣永蒙不潔 創深未復更痛無居

說黃惜時由椅子上向下一顛。全堂的學生都驚動了。附近座位的學生。都將惜時包圍着。在遠處的學生。也紛紛站立起來。都向這邊望着。全教室都紊亂了。就沒法維持秩序。這一堂主考的教授。只得把辦事人找來。用兩個齋夫。將惜時抬了出去。他在椅子上坐着的時候。人還是清清楚楚的。可是由椅子上一溜下地之後。人就昏迷了過去。他既沒有什麼親密的同學。學校裏也不知道他有什麼親人在北京。現在病人身體這樣沉重。當然很危險。已沒有什麼考量的機會。馬上找了一輛汽車。將惜時送到醫院裏去醫治。他這種昏迷的原故。不過是一時的感觸。只要和他打上一針。也就恢復原狀了。他醒了過來。自己已是身臥在二等病室的一張床上。鼻子裏先嗅到一股子濃厚的藥水味。及至睜開眼來。才明白了身子何在。那床腳頭有個中年的女看護。斜側了身子站着。床頭邊站了一個穿白色衣服的醫生。他嘴上有很長的濃厚鬍子。鼻子上架了大寬邊眼鏡。擋住他銳利的目光。臉上並沒有什麼笑容。他手上帶了橡皮手套。兩手微微搓挪着。在他那莊嚴的態度上。又顯出許多沉思的神情來。惜時看清楚了。定了定神。才問道。大夫。我是什麼病。那大夫淡淡一笑。反問道。你覺得身體怎樣。惜時道。只是週身痠痛難過。也說不出是有怎樣的毛病。大夫道。你以前得過淋症嗎。惜時看了女看護在這裏。有些不好意思答覆。很低的聲音答道。沒有這個毛病。大夫點了點頭道。這次得了幾天呢。惜時聽說。倒嚇了一跳。自己只知道精神疲倦。並不知道得了什麼淋症。這樣說。自己是染了花柳病了。這讓人知道了。有多麼難爲情。便躊躇着道。我有這個病嗎。我自己並不知道呢。大夫道。難道小便的時候。有點痛癢。你都不覺得嗎。惜時低了聲皺着眉道。有點痛。自己也不以爲意。我是這幾天預備功課。受了一點累。加上又受了一點新的刺激。所以病倒了。大夫點點頭道。你的病很複雜。先把你昏迷的病治好了。再和你治淋症。大概你這種病。明天就好了。再開始和你洗治淋症。而且你身體這樣壞。是否有別的毛病。這很難說。明天要檢查檢查才好。惜時聽了這種話。覺得是很難爲情的。不好意思答覆。又不能不答覆。只含糊着輕輕答應了一聲。那大夫也猜不出他是什麼用意。也沒有多問。自走開了。惜時一人躺在病床上。這才明白原來是害了淋症了。從前也聽到朋友說。這種毛病。是由於不潔淨傳染來的。雖是有些不便當。但與身體健康。並不有十分的損害。何以到了自己身上。就

是這樣厲害。簡直把人病倒了。記得有個朋友也是害了淋症。因爲醫院裏診治花錢多。費時間久。就是在藥房裏自己買藥吃好的。他天天吃藥。在外表看來還是和平常人一樣。自己要治這種病。還是私下瞞着人治罷。他如此想着。當天在醫院裏住了一晚。次日就要出院。大夫也說了。治淋病也無住院之必要。可以出院。招呼他每日必來一次而已。惜時覺得這種不體面的病症。越秘密越好。自己天天要上醫院。一定會引起朋友們的注意。還是一個人私下買藥秘治不驚動人的好。好在這種治花柳病的膏丸藥水。報紙上的廣告。是經年經月的登載。找兩分報仔細一檢查。就可以治了。他如此想着。果然照辦。在報上看到有兩種治淋病很靈的藥。價錢並不怎樣貴。於是到了晚上。一人走到大街上散步。經過藥房門口。趁着那店裏並沒有主顧的時候。就向裏面一鑽。自己連這樣丸藥名字。都有些不好意思說。在家裏早寫好了一張字條。這時將字條掏出。交給店伙看。問這樣東西有嗎。凡是賣西藥的藥房。這種治花柳病的小膏丸。總是預備得很充足的。他所找的丸藥。既是報上廣告欄裏得來的。當然預備得有。馬上就在玻璃櫃子裏取了出來。交給了他。他拿回家去。首先打開那丸藥盒子。一看那仿單上面。先就寫着每小時吞服兩粒。繼續吞十二小時。不要間斷．星期可以痊好。惜時一想。每小時吞兩粒。七天可以治好。那末每小時吞四粒。不就可以縮短痊好的限期嗎。他覺得這種辦法是很合邏輯的。於是下了決心照辦。這丸藥先吞下去兩三小時。還不見得有什麼動靜。吞過了半天之後。不但那疲倦的精神。不能恢復起來。而且心裏如火燒一般。只管向外面要反吐出來。自己雖然極力的忍耐着。可是肚子又打通了。半個鐘頭之後。便要上廁所一次。人住在樓上。廁所在樓下。有了三四回跑着。兩條腿軟綿綿的。坐下了竟有些站立不起來。至於要醫治的毛病。依然不見有一點轉圜的樣子。越是毛病不好。心裏越作急。以爲買的丸藥大概是不大靈。於是又從新到報紙賣藥廣告欄裏。再去找丹方。自己由那動人的廣告文字裏。決定了一樣。再寫好了單子。到藥房裏去買。然而這藥的效力。恰不是廣告文字所能保證。吃下去如石投大海。前兩天說是不覺得怎樣痛癢的。現在已是反面。而且小腹之下。紅腫了一大塊。腿溝裏的淋巴腺發炎起來。腫得有栗子般大。行路時很是痛。不過病到了這種程度。也不愛行路。有時身上的涼颼颼的。有時身上又一陣一陣燒熱起來。只是要躺着。吃東西是不合胃口了。而且連一杯白開水也感到不想喝。這病算是實實在在的纏到身上來了。若是再要自己買藥吃。糊裏糊塗。也許把身體更吃壞了。學校囑託的醫院。雖然可以便宜幾個醫藥費。然而在那種醫院治花柳病。

那簡直是自己給自己宣傳。不到三天。準會鬧得全學校都知道。現在決不能害臊。只有到一家生醫院去偷着診治的了。如此想着。當天就私私的到一家中等醫院去看病。在掛號室掛號的時候。人家問是什麼病。躊躇了一會子。才輕輕的吐出了三個字。是花柳病。那個掛號的人。也沒有說什麼。抬頭在他臉上望了一望。惜時被人家望着。心中自是廿四分慚愧。只得半低了頭。用牙咬着下嘴唇。板住了面孔不作聲。那掛號的。對於這種事。當然也是經過多次。對於這種人。自然也是富有經驗。因之也是低了頭不作聲。免得病人難爲情。將號單子交給了他。惜時心裏想着。爲了治病要緊。如何顧得了許多。板着面孔。就鑽到花柳科治病室來。這裏面有五六個病人。在一邊坐了等着。那邊一道白布帳幔。擋住了一個施行手術的地方。似乎那裏面有人。看看這些候診的人。態度都極是自然。並沒有什麼害臊的樣子。心裏也就坦然了許多。和這些候診的人坐在一處。靜等醫生的診治。看病的人。一個個經過了醫生的診視。就臨到惜時頭上。醫生只問了幾句年齡籍貫平常的話。第一個問題。就是問他。有沒有在妓院裏住過。惜時怎敢隱瞞。只得低了聲音。一一答覆。於是醫生將他帶到施行手術的屋子裏。吩咐他脫了衣服。要仔細檢查。惜時把衣服脫了。在一張病床上躺下。那大夫一眼看到。先就淡淡的說了一句道。這是大瘡。惜時以爲自己究不過是報上登的。什麼五淋白濁而已。於今這大瘡兩個字突然傳進耳鼓。不由得他不卜卜的將心房跳了兩下。說完了這句。那大夫才開始檢查他的身體。時候並沒有多久。他吩咐惜時穿好衣服。就對他道。你這病是梅毒。已經到了第二期了。要趕快診治。本來偵查花柳病。應該取出血來檢驗一下。現在你的梅毒。已十分明顯了。用不着驗血。這種病。沒有別的治法。就是打六百零六。你自己意思怎麼樣。惜時聽了這些話。眞如晴天打了個炸雷。嚇得面如土色。緩緩的道。我自然是願意診好。醫生道。你可以先到交費處。繳好醫藥費。然後我們給你打針。惜時聽一句答一句。可是心驚肉跳。已弄得不知身在何所。醫生見他呆呆的站在這裏。這才道。沒有你的什麼事。你可以走了。他無精帶彩的走到交款處。一問之下。據說是要交付十塊錢手續費。三十塊錢藥費。惜時眞不料治這種病。倒要費許多錢的醫藥費。自從和父親決裂之後。錢只有支出。並沒有收入。已是一天一天的減少。於今又突然的增加這筆支出。如何担負得了。可是這種病。有送性命的可能。救命總是要緊的。因向辦事人道。我今天沒有帶這多錢來。怎辦呢。心裏還擱着一句話。就是問明天。補送來可以不可以呢。那辦事人却也很乾脆的答覆他。便道。這也不忙。在一天。你今天錢不夠。明天再來打針。就是了。惜時一

看這樣子。簡直無轉圜之餘地。講情也是白講。只得低頭出了醫院。雇車回去。這一回去之後。就和初來時的情形不同了。人坐在車上。都感到有些天旋地轉。眼面前所看到的東西。一切是昏沉沉的。幾乎要由人力車上摃了下來。其實也說不出身上加了什麼病症。只是身體支持不住。精神有些失常。到了家裏。自己第一步辦法。就是打開箱子來。檢點還有多少錢。也是這一程子。自己作事過於偏激。無端要嫖娼來洩憤。把所剩的幾個款子。用去一大半。現在不過是六七十元了。原來的意思。辭了這房子不住。搬到小公寓裏去。每月開銷一二十塊錢。有這些存款。還可以對付三四個月。現在一筆就要用去四十元。病了還有善後問題。無論如何。全部拿來治病。都怕不夠。何況其他呢。然而這種毒病。生命關係。又怎能說不治。記得一次遊衞生陳列所。會得着幾本小冊子。其間有一本。就是說梅毒之為害的。因為自信決不至於染到這種毛病。所以絕對沒有看。現在不能不展閱一番。作個參考。於是在書架子上。翻了一陣。將那本小冊子尋了出來。因自己急於要看。等不及坐下。在書架子邊站着就翻讀了一遍。這文字裏面。說到梅毒之為害。簡直怕人。最厲害的幾條。一、毒要發作出來。渾身要潰爛而死。二、就是治好了。十年八年之後。依然可以再發。三、害過梅毒的人。平均計算。總是短命而死。四、梅毒有遺傳性。往往傳染到無辜的子孫身上。惜時看了之下。越想越怕。自己真是糊塗。在愛情場上失敗了。遂不覺悟。又明明白白的花着許多金錢到娼寮裏去買愛情。妓女的愛情。就是幾歲的小孩子。也知道是假的。自己一時高興。就在這裏鬧起來。花了錢不要緊。鬧一個終身洗不去掉的毛病。實在可恨。而且也太冤。天下女子都可恨。妓女更是可恨。自己身上有害人的毛病。怎麼還要接客。今生今世。不願見一個妓女的面了。然而毛病已經是得了。空埋怨一程子也是無用。還是治好自己的病要緊。雖然只有六七十塊錢。好在治病還有富餘。總比醫藥費都拿不出來要好的多噬。今天怎麼不多帶一些上醫院去。這又要耽擱一天了。這一天的延誤。不知道與病症有礙無礙。若是有礙。落得週身潰爛。那不如投河自盡罷。這個醫院要四十塊錢的醫藥費。也許是有些竹槓意味。還是掉一個醫院治一治為妙。可是這種毛病。在一個醫院裏診治已經怕事機不密。怎樣又好掉一個醫院。再說這個醫院敲竹槓。難保別個醫院。就不敲竹槓。設如為了檢查身體問題。又耽誤一天呢。認了罷。明天一早就上這家醫院去。一點也不要猶豫了。他就是這樣亂七八糟的站在書架子邊胡想。也不曉得坐下。也不曉得離開。及至自己醒了過來。兩腳痠軟。不過人就向樓板上一蹲。索興坐着靠了壁子。不站起來了。也不知道是過了多少時間。那

個老聽差由樓下一路叫了上來道。黃先生不是一早就回來了的嗎。怎麼一點嚮動沒有。一面說着一面推了房門進來看到他這樣子向後一退。哎呀了一聲。惜時睜開眼來向他搖了一搖手道。你不要害怕。我沒有害什麼病。不過是翻書翻得頭昏了。身邊沒有椅子。就在樓板上坐着其實休息一會子。就好了的。老聽差低了頭看他的臉道。你的顏色太不好。白得一點血色都沒有了。這兩天功夫。你眞是瘦了不少哇。惜時有氣無力的慢慢扶着書架子坐起來。身子站在屋當中。幌動了兩幌動。老聽差搶上前一步。連忙將他攙扶着送到床上去。惜時身子向下一倒。褲脚向上一挑。老聽差一回頭。趕快向痰盂子裏吐了一下口沫。皺眉道。那裏來的這一股子味兒。腥臭腥臭的。惜時有時候也嗅到自己身上有一股子不好聞的氣味。自己還以爲是心理作用。不十分理會。現在連老聽差站着那樣子遠。也都嗅到了氣味。這不用說。一定是這毒瘡的氣味。惹得身外的人。都可以嗅到的了。連忙坐起來問道。什麼。你聞到這樓上有氣味嗎。你找找看。不要是那裡有死耗子吧。老聽差搖搖頭道。不能夠。死耗子只是臭。可不會發生什麼腥的味兒。這很有些像臭魚爛蝦的氣味。你想這樓上那會有那個東西。你下樓去給我找一根衛生香來點一點。就好了。老聽差當然也猜不到是他身上有了梅毒。果然不疑有他。就取了一枝香上樓來點着。惜時也不讓他上前。遠遠的就向他一揮手道。我要靜靜的躺一會兒。我不叫你。你不必上來了。老聽差也不疑話中有因。自下樓去。這一下子。把惜時急得加倍的不安。心想毒氣還沒有大發。就是這樣腥氣難聞。若是毒氣全發出來了。我這個人到一處。腥一處。如何可以出門見人家的面。我自己實在是捉死。好好兒的胡尋開心。鬧出這種病症。也不知道明天去醫治。是不是晚了。假使晚了的話。難道我就等着死神光臨嗎。想到這裏。恨不得馬上就到醫院裏去改掛特別加急的號。以便提早醫治。但是那醫院裏大夫約好了明天去的。若是去早了。又怕碰了釘子回來。還是不去爲妙。他一個人就是如此胡思亂想。白天想到晚上。晚上又繼續的想到深夜。也不想吃東西。也不出房門。只是十分疲倦的在床上躺着。醒有所思。睡便有所夢。閉了眼睛。所見到的便是醫院裏的大夫要和他打針。鬧了一晚。直到大天亮。算是上醫院的機會已經了到。心中方始大定。連忙爬起床來。就預備好款項。靜等鐘點來到。恨不得跳進醫院。一針打下去。就恢復了健康。但是事實決不是這樣容易的。這天在醫院裏打了針之後。醫生告訴他。回家之後。好好的躺下靜養。這六百零六輸到週身血管裏去。今天晚上要大燒熱一番的。過了兩天。再來看看。除了繼續吃藥之外。若是餘毒未盡。一星期之後。還得打上一

針。惜時聽了這一番話。才知道依然沒有痊好的把握。心裏依然拴了疙瘩回家去。醫生雖是說今晚要大燒火熱一番。可是回家之後。也沒有什麼動靜。就不把這話放在心上。以爲醫生不過是用這言來警戒病人的。也就隨便置之。可是過了兩個鐘頭。果然有些頭昏。身上的熱氣。也一陣陣的向外冒。大概是有點影響的。於是脫了衣服。索與上床睡覺。等着病來。慢慢的四肢發熱。慢慢的腦袋昏沉。接着喉嚨發乾。渾身骨節痠痛非凡。連在床上翻一個身。都感到有些週轉不靈。鼻子裏噴出來的氣息。就如兩道火燄一般。滿腔子裏的溫度如何。這也可以不言而喻。因爲心裏燒熱的原故。便想喝一點水下去壓壓。可是提起精神來叫了兩聲。却有字無聲。叫不出去。當然老聽差在樓下也不聽見。蓋着的棉被。猶如炭熾過一般。睡在被裏。幾乎骨頭都被燃燒着了。翻了兩個身。人又昏昏沉沉的睡去。自己也不知道經過了多少時候。睜開眼來。只覺電燈光線刺目。喉嚨裏更是乾燥不堪。頭腦子讓熱氣薰蒸着。抬動不得。這大概是夜深了。要叫人是叫不着的。這渴是實在忍不住了。就一隻手托了頭。伸了一隻腳到床下來。不料只這一隻腳伸下床來。身子却是轉動不得。試了半天。依然下不了床。把那隻腳依然縮到被裏去。過了許久。身子雖是動不得。然而心裏却是明白的。心想。害病不要緊。害病在這一所空樓下。假使現在咽了氣死了過去。又有誰人知道。這眞是自作孽。不可活。爲什麼嫖娼嫖成這個樣子。還是對人示威呢。還是自己對自己洩忿呢。自己死了。也嚇不了人家一夾眼。自己走錯了。大可以回頭。又何必拚命的再向錯路上走。然而這一些事情。都是爲了這個米錦華女士。設若沒有她那一幕戀愛劇。決計不會使自己變更態度的。我若是病好過來了。一定要對付這女人一些手段。：：一個人想了又恨。恨了又悔。在痛苦之中。加上這種錯綜的思想。身體就更是受創。到了次日早上。老聽差推門進來。一眼看到。就哎呀了一聲道。黃先生。你的臉色更壞了。只一晚上的功夫。你就瘦成這個樣子。簡直另變了一個人了。惜時道。是嗎。也應該的。昨天晚上。我一夜燒到大天亮。人事不知。老聽差說着話。鼻子又聳了兩聳。問道。呀。這屋子裏怎麼有這樣濃厚的氣味。你別是打是什麼藥針吧。惜時道。沒有呀。老聽差看看惜時臉上的情形。鼻子又聳着嗅了一陣。因道。這沒有錯的。從前我伺候過一位周先生。也是害這樣的病。後來打了一針。大燒一宿。小便出來。痰桶子裏都是那藥味。我這樣一大把年紀的人。您還瞞我作什麼。告訴了我。我也有個照應呀。昨天你要是告訴了我，我就會在樓上伺候你了。在外邊作客的人。總得保重身體。一天有了病。千萬也別瞞着人。要不然。那是自己害自己了。惜時聽了他這一番話。雖不

甚懇切。想到若是老早就告訴了他。早早的就動手醫治。也許不至於落到這一個地步。因道。你爲人很忠直的。我也不瞞你。我現在後悔也是來不及。請你不必對別人說了。老聽差見他已不相瞞。就從頭至尾。仔細盤問了一遍。因點點頭道。年輕的人。這種事情。總是難免的。只要斬草除根。治得乾淨。却也不妨事。可是我要說句不中聽的話。你現在既然是回頭了。你還是要和你們老太爺相認。客邊骨肉之親得見一面。那比吃什麼也有力量。再說這個病。全看花錢怎麼樣。錢越是花得多。病去得快。身體也容易回復轉來。惜時往日要聽到有人提他父親。他便感覺到得身不快。於今老聽差提到父親。不由得心裏一動。因道。我的脾氣不好。現在後悔。也是枉然。老聽差道。你們老先生。大概還沒有離開北京呢。前幾天晚上。我走出大門去。只見一個人由胡同那頭溜躂到胡同這頭。只管來回走個不斷。我很納悶。這人是什這意思。後來我走上前一步。他喊了我一聲。我才知道是老先生。我說。老先生。你還沒有回南嗎。他說幾個同鄉留住了不讓走。還有幾天躭擱。就把我拉出胡同。問你什麼樣。我說你很好。他搖搖頭說。這話靠不住。他差不多每天都到這大門口來看你一回。看到你還是不念書呢。他說完。吩咐我千萬別告訴您。他說您是不容易回頭的。可是他只有這一個兒子。就這樣脫離關係。也是有些捨不得。老聽差只管說着。惜時側臉躺在枕上。靜靜的往下聽。就不覺灑下幾點淚來。那淚珠兒落到枕頭衣上。然後不見。老聽差道。黃先生。父母愛子之心。總是不會變的呀。他若是看到你這種樣子。更會心裏難受的了。要不。我到會館裏去。和老先生報個信兒。也許他……惜時由被裏伸出一隻手來。向他搖了幾搖。低聲道。你千萬不要去說。我弄成這種樣子。我還好意思見他嗎。老聽差皺眉道。到了這個結骨眼上。你還說什麼好意思不好意思。而且爺兒倆也沒有解不開的仇恨。惜時將頭在枕上搖了兩搖道。我的意思你不懂。聽差道。我倒有個主意。今天晚上。我在大門口等着。若是老先生再來了。我就把你害了病的話告訴他。看他怎麼樣。惜時睡在枕上。許久不作聲。忽然搖搖頭道。不行。不行。我若是念書念得好好的。錢也有得用。我可以自己去見他。現在既是害病。又沒有錢。我若把他請了來。一定說是我到底沒有志氣。他就是念父子之情。不肯說我。這裏的房東。這裏的院鄰。都會笑我沒出息。我還有什麼顏面見人呢。老聽差見他的意思很是堅執。再說也是無用。便不提了。有了這一番話。無端算是在他心上又栓了一個疙瘩。父親還在北京。只要自己肯認錯。金錢上自然有了接濟。用不着再發愁。然而書是不會念了。病體又害得這樣的沉重。這讓父親看到了。他當我一點血氣沒有。縱然父子和好。恐怕也不會

再給錢念書。甚至還要我一路和他回鄉也未可知。與其這樣還是以不和他見面爲是。如此想着。把見父親的意思。更爲冷淡。好在經濟來源雖斷。目前還不恐慌。也不至於立刻就要找家款。暫等一兩天考慮考慮也好。那老聽差本來也就不贊成惜時爲人。惜時既不要見父親。也就不再和他說了。惜時在家裏靜臥了五六天燒熱漸漸退去。精神也漸漸恢復。心裏對梅毒侵襲生命的恐怖也淡了許多。心想人家都說我顏色不好。又說臉子分外的清瘦。究竟也不知道壞到什麼程度。自己拿了一面鏡子。就向着陽光一照。這一下子。眞把自己嚇去半條命。兩個顴骨高頂起來。把兩腮瘦削得成了兩張凹下去的白蠟紙一樣。嘴可尖了起來。分外的會現出自己那兩道白牙。眼睛眶子。似乎大了一個圈圈都陷下去了。眼珠是一點光鋩沒有。在鏡子裏發出呆象來。臉上其餘的地方。不但是蒼白。而且在蒼白之間。發着小青斑。一比牆壁上自己掛的像。那樣翩翩少年。簡直是兩個人了。看看鏡子裏的影子。又望望壁上的相。便想到根本就是這樣面無人色。當然也交不着女朋友。也不至於受了許多的冤枉氣。自己一向賣弄自己風流少年。以爲連妓女都不免歡喜。如今性命都還不能保險。又賣弄什麼呢。那都罷了。這樣清秀的人物。在週身的血管裏。却藏上那潰爛身體的梅毒菌子。一輩子洗不清這汚點。多麼可惜。萬一不能除根。將來再傳染到子孫身上去。眞是幾代的罪人。想着想着。不照鏡子了。用手摸摸自己另一隻手臂。又解開衣紐扣。低頭看了看胸脯上的皮膚。外面看去。是很潔白的。然而在這裏面却藏着無數的毒菌。若是發作出來。便是又腥又臭的。現在包在肉裏面。雖是看不出來。也許臟腑都要潰爛了。想到這裏。索興連自己的皮膚都不敢看。兩手放在棹上。只管抖顫個不定。一個病人。精神已是不支。再加以恐怖心的侵襲。越是心慌意亂。坐也坐不住。站也站不定。只是將這身子橫躺在床上。躺了一會子。突然站立起來。又在屋子裏緩踱着閑步。這樣的銷磨了兩天。自己覺得也不是辦法。只好再到醫院去復診一次。看看梅毒是否斷根。大夫診察的結果。算是有了交情了。只要他出十六塊錢。又和他打了一針。據大夫說。現在只要好好的調養。病就算除了根。不必再看了。惜時得了這句話。心中算是安慰了一大半。心裏也就想着。把一切妄念。均要打斷。箱子裏還有一二十塊錢。儘着這個錢。好好的休養一二星期。等錢花光了。再作打算。有十天半月的工夫。當然總可以想出一點法子來。緩圖補救。就是找不着父親。大概和同鄉借貸一點款子。也沒有什麼難處。他一個人是他一個人的想法。不料這天到了家以後。向來不大過言語的房東。却走上樓了。也不進房門。就在走廊子外叫了一聲黃先生。惜時

一想房錢是照規矩先付的。還可以住半個月。房東不應該這時候來要錢。就也毫不躊躇迎出房門來。不料那房東先生見着人出來不但不上前說話。而且還退後走了兩步。同時在身上掏出一方手絹來。握住了他的鼻子。惜時一看這情形。心裏也有點明白。便站定了問道。房東有什麼事見教。那房東皺了眉道。有件事要和黃先生商量。就是樓上這幾間屋子我們要收回來自己用。黃先生找一所房子。搬了出去能。惜時道。房東。我並不是欠你房錢。你為什麼嚇我搬家。就是不租我了。我已經付了這個月的房錢。你得到了日子才和我說這種話。房東道。那也不要緊。我收了黃先生的房錢。當然不能沒有到日子就要黃先生走。但是我們自己的房子。租與不租。自有這種權利。至於收下來一個月的房錢。我情願全部退回。黃先生住的這半個月。我不收費。只當是賠償黃先生的損失。惜時見房東如此堅決。心裏也有些不高興。就板了臉道。我並非有錢租不到房子。非在這裏住不可。只是你辭退我。一定也要說個辭退的理由。你說自己要收回房子去用。以前就不該租人。那房東對於惜時。本就不肯用十分和悅的態度。現時惜時強硬起來。他也紅了臉。望了惜時道。黃先生是個受高等教育人的。還有什麼不白明。傳染病這種事情。人人都可以預防的。而且有了這種病的人。不必人家說話。自己也就可以退避到一邊去。免得城門失火。殃及池魚。他越說話嗓子越硬。那兩隻眼睛。睜得圓圓的。望了惜時。轉也不一轉。惜時對於他這話。否認吧。心裏簡直說不出來。承認吧。未免有些害臊。也是睜了兩隻眼睛望着房東。回答不出來一個字。房東淡笑了一聲道。年輕的人。當然要面子。彼此都是有面子的人。總要彼此心照。平平而過才好。不要鬧得大家抓破了面子。惜時覺得房東言中有刺。再也忍耐不下去了。便道。有什麼抓破面子。為了這一點小事。大概總不能報告警察吧。房東道。黃先生你不要說那種話。我們是好意商量。若是在公事方面說。報告警察。也未嘗不可能的。他說着。把嗓子格外的提高起來。當他這樣大嚷時。前後院鄰都聽到了。樓下院子裏。立刻站了許多人。惜時待再要聲辯兩句。讓許多人看到。把自己的隱事。更要宣傳開去。只得忍下一口氣。退回睡覺的屋子去了。當他進屋子的時候。聽到樓下院子裏站着許多人。哄然大笑了一聲。這一聲笑。不用得說。便是笑自己的。聽房東的那一番話。分明是他已知道我害梅毒。房東知道。院鄰也有知道的。可能自己自負是個文明種子。有高尚人格的人。於今倒染了這一種毛病。讓人家當面來訕笑。這那裏還有臉和這些人相見。房東既是說讓我白住半個月房子。可以退出二十塊錢來。自己正是缺錢用的時候。將這二十塊錢退回來。先搬到那個公寓裏去安

身半個月再說。免得進出見了人都難爲情。如此想着。向窗子外一望。見房東還站在走廊上。便道。好罷。我有錢那裏也可以賃到房子住。你把房錢退回給我就是了。房東看他那樣子也是難爲情。對窗戶點了個頭。又歎了口氣。下樓去了。到了晚上。那老聽差就送了二十塊錢給他。鈔票上還有一張房東的名片。另用毛筆添寫了兩行。乃是足下之病。實難共居。否則其他院鄰亦不肯依允。請明日卽行遷出爲盼。惜時拿了這張名片在手。眞覺惱又不是。哭又不是。怔怔的站了一會。依然倒在床上。可是當他倒下去將精神定了定的時候。却聽到後院裏有談笑之聲。雖聽不清楚說的是些什麼。然而心裏可就想着。除了自己這樣可笑的資料不談。那也就沒有再好的資料了。自己悄悄的走到窗戶邊。打算竊聽兩句。偏是無意之間頭碰了一下窗戶。打得卜通一下響。同時。那後院的談笑聲。也就停止了。由此更可證明後院裏是笑自己了。這也沒有法子干涉人家。只好裝聾作啞。不去理會。過了一晚。次日起了一個大早。就去看房子搬家。一出大門。便有那個老停在大門外的人力車夫。拉了車迎上前來。笑道。黃先生。你的病好了嗎。惜時看他的笑容。將眼角皺出一撮魚尾紋來。那正是含有一種譏笑的意思在內。自己也不知道是不是應該回答他一句話。含糊着鼻子裏哼了一聲。這就算答覆了。也不坐車。一人走去。離所住的地方不遠。就有一家公寓。這公寓裏的住客。一大半是培本大學的學生。在這裏住。當然很合適的。但是剛剛走到那公寓門口。出來一個茶房。就向他一點頭道。黃先生。你好些了。惜時問道。你怎麼認得我。那茶房道。這兩天我有事常到你住的地方去。惜時心裏一動。知道他和房東是什麼關係。再走一家罷。於是不進去。又穿過兩條胡同。再找到一家公寓。這公寓裏到有一間空房。自己在屋子裏看了看。却聽隔壁屋子裏有人叫道。我要撒謊。就害楊梅大瘡。他心裏又是一動。不要是人家笑我的吧。這家公寓。還是不能住。口裏只說屋子小了。便走出來。心想。這附近究竟容易讓人探出破綻。還是住不得。不如將公寓找着離學校遠些。豈能到一處讓一處的人恥笑哩。他這樣不定的打主意。便又去找第三家公寓。這家公寓離着學校很遠的。然而公寓裏又發生了他一種不願意的事情。他依然不能住下。至於是爲了什麼原因。在下回交代明白罷。

隴海路新訂時刻簡表

下行車						站名	上行車					
客貨車		特快	客貨車	區間車	特快車		特快車	區間車	客貨車	特快	客	貨
19	18	14	12	4	2		1	3	11	13	17	19
			18.15到			大浦			6.25開			
			17.25 17.05			海州			7.14 7.37			
		4.47到	8.55 8.35		20.05	徐州	8.10開		15.47 16.02	0.30開		
		23.51 23.21	由銅山縣八點三十分開		16.17 16.02	商邱	12.09 12.29		由銅山縣十六點十分到	5.22 5.52		
		18.26 17.56		20.20到	12.15 11.55	開封	16.32 16.52	7.00開		10.24 10.54		
		15.43 15.28		18.24 18.09	10.02 9.42	鄭州南站	18.51 19.11	8.47 8.57		13.10 13.20		
		15.24 15.04		不停	不停	鄭州北站	不停	不停		13.24 13.44		
	15.45到	10.25 9.55		14.36 14.26	6.35 6.15	洛陽東站	23.12 23.42	13.02 13.15		18.10 18.40	8.20開	
	15.37 15.32	9.50開		14.20開	6.09 6.04	洛陽西站	23.48 23.53	13.20到		18.48到	8.26 8.31	
21.25到	9.10開				0.05開	陝州	6.50到				15.20到	7.20開
15.00開						潼關						13.50到

浙江省杭江鐵路

行車時刻表

民國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起通至金華

民國二十一年三月一日起通車至蘭谿

下行車

站名	一次（由江邊開往蘭谿）	三次（由江邊開往義烏）
江邊	上午九點十五分開	下午三點三十分開
蕭山	上午九點三十五分開	下午三點五十分開
白鹿塘	上午九點五十七分開	不停
臨浦	上午十點十七分開	下午四點三十分開
尖山	上午十點三十六分開	下午四點五十分開
湄池	上午十一點零二分開	不停
直埠	上午十一點二十八分開	下午五點三十八分開
白門	上午十一點五十三分開	不停
諸暨	下午十二點十分到 下午十二點三十五分開	下午六點十六分到 下午六點四十四分開
牌頭	下午一點三十分開	下午七點三十四分開
安華	下午一點五十五分開	下午七點五十九分開
鄭家塢	下午二點十七分開	下午八點二十一分開
蘇溪鎮	下午三點二十二分開	下午九點二十六分開
義烏	下午三點五十二分到 下午四點二十五分開	下午九點五十五分到
義亭	下午五點十三分開	
孝順	下午六點零三分開	
塘雅	下午六點四十二分開	
金華	下午七點三十分到 下午七點五十分開	
竹馬館	下午八點二十分開	
蘭谿	下午九點到	

上行車

站名	二次（由蘭谿開往江邊）	四次（由義烏開往江邊）
蘭谿	上午七點開	
竹馬館	上午七點四十三分開	
金華	上午八點十一分到 上午八點三十五分開	
塘雅	上午九點二十三分開	
孝順	上午十點零六分開	
義亭	上午十點五十三分開	
義烏	上午十一點四十分到 下午十二點十五分開	上午六點開
蘇溪鎮	下午一點開	上午六點四十分開
鄭家塢	下午一點三十四分開	上午七點十四分開
安華	下午一點五十七分開	上午七點三十七分開
牌頭	下午二點二十一分開	上午八點零二分開
諸暨	下午二點五十六分到 下午三點二十分開	上午八點三十七分到 上午九點零三分開
白門	下午三點三十九分開	上午九點二十二分開
直埠	下午四點開	上午九點四十三分開
湄池	下午四點二十五分開	上午十點零八分開
尖山	下午四點五十二分開	上午十點三十八分開
臨浦	下午五點十五分開	上午十一點開
白鹿塘	下午五點三十分開	上午十一點十五分開
蕭山	下午五點五十四分開	上午四一點三十九分開
江邊	下午六點十分到	上午十一點五十五分到

杭江鐵路工程局訂